

血染的冬天

——斯大林格勒大会战

张国浩
著



血染的冬天——斯大林格勒大会战

第一章 柏林的阴谋

1. 面对残雪，希特勒突然头晕目眩

1942年2月的腊斯登堡，寒风凛冽，惨淡凄凉。

这里是第三帝国的战时大本营，它位于柏林东北方向400英里，代号“狼穴”。那一天凌晨4点，“狼穴”主人阿道夫·希特勒仍然毫无睡意，他离开一间间混凝土构成的暗堡，带着他的法国阿尔萨斯种名狗贝尔到户外溜达。

希特勒习惯于蝙蝠式的日常作息，他经常凌晨三四点钟睡下，早上10点多钟才起床，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年，前线传来的总是胜利的消息，希特勒的作息很有规律，每天午后和深夜二点，他时时邀请将军和身边的女秘书饮茶闲聊，边欣赏里查德·斯特劳斯的曲子，边放松一下疲惫的身体。这位法西斯独裁者经常被温柔的抒情曲旋律打动，对漂亮的女秘书打趣道：“姑娘们，你们一定要过好上帝赋予你们的时时刻刻。”

现在“狼穴”已很少举行这类茶会。1941年冬天，苏军在莫斯科顶住了德军进攻。东线形势逆转，希特勒日常作息全打乱了。“狼穴”的气氛变得阴郁了，希特勒的健康也受到很大损害。来暗堡汇报的将军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元首面色苍白、脸变长了，走路也不象过去那样机敏有力。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勒尔开始给他服各种药物，每大要注射不同的针剂，入睡前还要吞下一大把安眠药。但这两天连安眠药都不起作用了，还常常突然头晕。

希特勒来到户外，微驼的身躯不禁打个寒噤。暗堡的夜象墓地一样寂静，它的周围是一片森林，月光下越发显得幽暗可怖。不时有巡逻的哨兵在他周围出没，机敏地注视着他的蹒跚的步态，黑暗中希特勒不敢再独自行走，生怕绊倒，他的狗贝尔则活蹦乱跳着。户外的新鲜空气使希特勒精神一振，他的目光注视着那黑黝黝的夜幕。此时他发现不远处一棵树的底部闪着幽幽的光，他好奇地走近观看，原来是冬天残存的一堆尚未融化的积雪。这堆积雪在夜幕衬托下，在幽幽的月光下，越发显得惨白刺目。面对残雪，希特勒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身体无力地倚靠在大树上。

眼下，希特勒最见不得积雪，见到雪就会引起生理不适。他的思绪也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去年冬季德军在莫斯科经历的悲惨一幕。

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15分，德意志第三帝国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宣而战，发动了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闪电袭击。在德军突然打击下，苏军节节败退，三十个月内竟被击溃数百万，丧失国土超过整个法国。九月，德军坦克已进逼莫斯科城下，希特勒闻讯，欣喜若狂，在柏林的集会上得意地宣告：“敌人已经被打倒，再也站不起来了。”进攻莫斯科的台风战役打响后，德军坦克兵团象一把利刃把苏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切割两半。钳形攻势获得意外成功，德军又俘虏了苏军67万之众。苏联政府开始把办公地点迁往莫斯科以东560英里的古比雪夫城。德军指挥官的望远镜里已看到了克里姆林宫顶上的红星。然而，战场风云瞬息多变。11月7日斯大林在纳粹军队大炮的威胁下，在红场检阅苏军，发表了演讲；大将朱可夫临危受命，开始整顿莫斯科的防御阵地，苏联人的抵抗变得顽强起来。那一年11月，当德军向莫斯科发动第二次猛攻时，严冬开始降临，莫斯科遇上了140多年未遇的寒流。而这时德军士兵还穿着单薄的夏装。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在

凛冽的寒风中被冻死冻伤，更可怕的是连坦克也发动不起来，大炮无法瞄准，机枪和其它自动武器几乎全部失灵，德军士气降到了最低点。

战局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当斯大林顶住了德军进攻后，立刻从远东调来精锐部队，红军的坦克冲垮了德军阵地，屡战屡胜的德国人首次尝到失败的滋味。

俄国战场传来的不祥消息，使希特勒进退维谷，原先估计三个月结束对苏战争，在后方没有作防御准备，现在希特勒老是听到前沿指挥官的抱怨和要求撤退的请求，他本能地意识到，在冰天雪地中撤退会一败涂地。一天，德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向希特勒报告有一个师正在溃退，希特勒立刻接通了这个师指挥所的电话。

“我的元首，我们再也守不住了，俄国人密密麻麻地向我们进攻。我们机枪不停地扫射，前边的人倒下了，后边一群群的敌人又冲上来了。我们再也守不住了，士兵神经受不了了，该撤退了。”几百英里以外的冰天雪地的荒野中传来了绝望的沮丧的乞求。

希特勒气恼地问：“先生，你想往哪里撤退啊？撤多远啊？”

“啊，我也不知道。”对方惊慌失措地回答。

希特勒勃然大怒：“你完全知道再后退 30 英里也是一样冷。”希特勒口气缓和了一些：“你撤退能带走重型武器吗？不能带？将来怎么打仗？什么？你没有选择余地？那么好吧，你一个人回到德国，把军队给我留下，我来指挥。”“啪”地一声，希特勒扔掉了话筒，余怒未消地对哈尔德说：“这帮混蛋！战机都给这些可敬的陆军将领们贻误了。”

不久，希特勒对在冰天雪地中的德军士兵下了“不准后撤”的死命令，凡是稍有异议的将军都被他撤了职，最后连老资格的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也被从岗位上赶走了。一不做二不休，希特勒索性自己当了陆军总司令。1942 年 1 月底，苏军的攻势减退了，德军的阵地稳定了下来。

狗的吠叫声把希特勒从回忆中惊醒。他知道再过个把月冬雪就融化了，东方的道路也变干了，该对俄国人发动新的攻势了。“1942 年一定要在东线结束战事”，他喃喃自语道，眼睛露出了残忍的凶光。天渐渐亮了，希特勒过惯了昼伏夜出的生活，眼睛怕受到阳光刺激，赶紧象幽灵般躲进“狼穴”里。

2. 戈培尔说：元首给我们民族充了电

希特勒计划 1942 年结束对苏战争，他对他的同僚说，这是东方战场“决定性的一年”。

人民也把这一年看作关键的一年。

当 1942 年来临时，世界已处于灾难之中。新年的钟声早已被隆隆的炮声取代，欢庆的鞭炮消逝在硝烟弥漫的血泊中。1930 年日本在远东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把四万万中国同胞推向了战争深渊；1939 年希特勒挑起世界大战，德军闪击波兰，越过马其诺防线，把炸弹扔向了不列颠群岛。法西斯的铁蹄蹂躏着从亚洲到非洲到欧洲的辽阔的土地，昔日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景象随着战火燃烧而成幻影。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是南京、马尼拉、吉隆坡，还是华沙、巴黎、伦敦，一座座城市化为废墟、一栋栋楼房轰然倒塌，一片片肥沃丰饶土地变得荒芜。千百万人无家可归，漂泊逃难。瘟疫肆

虐，子弹象蝗虫追逐着惊慌失措的人群，流血和死亡成了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白骨累累，尸积如山，人类进入了恶梦般的血腥岁月。

然而，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人民也看到了战胜法西斯的曙光。

希望首先来自苏德战场。1941年12月初，苏军在莫斯科发起反攻，德军伤亡50余万，开战以来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产了。

就在苏军在莫斯科反攻的次日，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的美国舰队，从而使战争从欧洲、亚洲和大西洋扩展为全球性的冲突。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承诺了与日本签订的三国公约，向美国宣战。美国 and 英国也以宣战回敬了他们。

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41年底，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从伦敦匆匆飞抵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举行紧急磋商，商讨同盟国的战略，这就是著名的“阿卡迪亚”会议。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所有与德、意、日轴心国宣战的同盟国家签署一项共同宣言，包括美、英、苏和中国在内的二十六个国家在新年伊始庄严宣告，要动员所有的人力、物力反对法西斯。

躲在“狼穴”的希特勒以焦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他对他的将军们咕咕哝哝他说，我从未想让形势变成这样。如果德国不迅速战胜俄国，那么美国潜在的军火生产能力同俄国潜在的人力联合起来，战争将出现非常难于取胜的局势。基于这一战略估计，希特勒决定集中所有力量在1942年对付苏联，尔后腾出手来收拾西方。

要在东方重新发动攻势，必须首先摆脱莫斯科会战的阴影，恢复大后方对自己军事天才的信心。那天早上希特勒回到“狼穴”，就让秘书给他安排演讲，他要如簧巧舌，让战争中的德国人始终保持歇斯底里的狂热。

初春的一天，希特勒在一批将军和副官的前呼后拥下出现在柏林体育馆，面对着一万名刚刚授衔的青年军官作讲演。

希特勒上身穿一件灰色制服，下摆塞在一条黑色的单裤里，胸前佩一枚普通士兵的铁十字奖章。他一出现在体育馆，场内就爆发出一阵狂热的掌声。希特勒双手撑着讲台，板着脸孔，说道：“在冬季期间，一场世界斗争的胜负决定了。”他没有回避德军在莫斯科战役中的惨败，而是反复叙说在危机来临时，是他独自一人扭转了局势，他甚至嘲弄起德国的将领一旦形势危急就纷纷辞职。体育馆响起一阵阵掌声和狂热的欢呼声。希特勒煽起了德国人的歇斯底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在讲演结束时他也开始歇斯底里地狂叫：“我们战胜了一种命运，它在130多年前曾毁灭了另外一个人。”

大凡阴谋家都具有蛊惑人心的本领。希特勒认为政治权力的真正源泉是靠口头演说，而不是书面文字。在他早年年仅被慕尼黑啤酒酒店的常客们所熟知时，他就靠慷慨激昂的演说，最终爬上了国家权力的宝座。现在希特勒又靠演说进行战争动员。他引用1812年拿破仑大军在莫斯科城下的覆灭来证明自己的成功，把德军的一次惨败说成是一件了不起的胜利，是元首本人拯救了德国的军队，拯救了德意志民族。奇怪的是这一类颠倒黑白的演讲，在当时德国朝野被普遍地接受下来。以后希特勒又多次发表演讲，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欢迎。

德国国内的战争叫嚣又一次狂热起来。但希特勒还嫌不够。他认为德军在莫斯科的失利，是由于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和国内有人吵吵嚷嚷，干扰了军令、政令统一。4月26日希特勒来到帝国国会作演讲，他要求国会授予他权

力，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可以惩罚任何德国人，在战后保存下来的录音里我们听到了希特勒的吼叫：

“我十分期望能有这样一个决定：在我为我们无以伦比的伟大事业的服务中，国家能给我以权力，无论在哪里，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采取行动。这对我们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大声鼓掌）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国内，在运输部门中，在行政机关，还是在司法部，必须服从一个思想，就是为胜利而战斗（暴风雨般的掌声）。现在，下许任何人喋喋不休地大讲他的应得的权利，要让每个人清楚地懂得，现在他们只有义务。”

希特勒说这话的时候，他担任德国总理已将近十年，他拥有的权力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届德国政府。他的党卫军和秘密警察常常置法律于度外，同时他还是军事领袖，兼任陆军总司令。但他还觉得不够，他还需要一纸空文，可以为所欲为地于任何事而不受阻挡。

希特勒终于如愿以偿，帝国国会代表们全体起立，发出阵阵欢呼，唱起国歌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历史学家评论道，从此，希特勒本人就是法律。

也许读者会不理解，为什么在打了败仗后，希特勒的威望反而达到顶峰，独裁体制越演越烈？

其实，答案很简单。战争初期希特勒的军事行动曾使得全世界眼花缭乱，也让德国民众形成了战无不胜的幻觉。莫斯科惨败的消息传来后，德国朝野震动极大。但他们不认为德军是被苏军打败的，而是恶劣的气候和给养缺少造成的，更是陆军将领干扰了希特勒的英明决策。1942年春的德同朝野，相信真如希特勒所讲的，只要权力都归他所有，就能保证战争的胜利。这种心态在他的党徒中就尤其明显。戈培尔，这位早年就追随希特勒的德国宣传部长，在他的日记本中描绘了这种心情：元首的演讲“给整个民族充了电，就好象蓄电池似的……只要他健康地活在我们中间·只要他能把他的精神力量给予我们，我们就能逢凶化吉。”

然而，德国的盟国不象德国民众那样容易摆布。它们被德军的修败所震惊，也不愿公开与另一强国美国直接发生武装冲突。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从各自利益出发，一开始对希特勒新一轮的攻势都不热心。希特勒明白，没有了仆从国提供炮灰，单靠开战以来损兵折将的德军，在东线的攻势就会大大减弱。于是他先派陆军元帅凯特尔赶到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说服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增加他们在东线的军队。又派空军总司令戈林元帅奔赴罗马，对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保证说，1942年德国肯定能打败苏联，到1943年英国就会屈膝投降了。这一类保证听得多了，墨索里尼也变得满腹狐疑。他答应戈林增兵的要求，但德国要提供给意大利大炮等武器装备。

消息传到柏林，希特勒吃了一惊。大战在即，主要盟国还在犹豫不决，这可非同小可。他决定亲自出马，为受到惊吓的墨索里尼打气。

4月29日，希特勒一结束在帝国国会的演讲就前往萨尔斯堡，在那里两位独裁者见了面。希特勒象往常一样喋喋不休他说个不停，描绘了一幅美妙的战争前景。在希特勒鼓吹下，心神不定的墨索里尼变得高兴起来。等会谈结束时，两位独裁者都象打足气的皮球，在他们的心里对苏一战已稳操胜券，只等他们重新划分全球的疆域了。

经过一阵紧锣密鼓，德国从仆从国那里搜刮了52个师，其中罗马尼亚27个师，匈牙利13个师，意大利9个师，斯洛伐克2个师，西班牙10个师，这些兵力约占轴心国在东线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看来，希特勒并没有吹牛，他已力东线的新一轮攻势作了详实周密的准备。

3.41 号作战

希特勒是第三帝国的政府总理，但在战争年代，他把国内的大部分事务交给了戈林·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等人，自己有意识地担任一个新角色——元首，即国家的军事领袖。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穿着一身单调的灰色的制服、黑裤子、鸭舌帽，并且佩带着铁十字奖章的缘故。他对人说：“只要我们还 在打仗，我就不能脱下这套军装。”他甚至取消了一切娱乐。有一次希特勒的情妇，那位常常穿着高雅时装的爱娃·勃劳恩女士邀请他去看一场电影，希特勒拒绝了，理由是“我必须节省眼力，好用它来看地图和公文。”

希特勒的住处挂满地图，他的身前身后总跟着一批将军，每天听取汇报，随时有年轻干练的副官听候调遣，那些有权势的陆军元帅们，常常被元首指使得团团转。有一次英国报刊评论说某某元帅成了希特勒轨道的中心，希特勒看后哈哈大笑，对身旁的人说应该改动几个字：“德国历史上元帅曾是军队的中心”。

希特勒很自命不凡，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军事天才。他曾经虚伪他说：“作为一个军事领袖，是我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如果我考虑军事问题，那是因为我 知道，在这方面，目前没有人能比我做得更成功。”

实际上希特勒的军事信条很简单，他信奉两点：第一，是克劳塞维茨的名言：“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第二，拒绝任何形式的军事撤退。所以在德军战线后方很难找到一条预备性的防线。靠这两条，希特勒竟然一次次躲过了灾难。1942年，当苏军的攻势停止时，希特勒更不会畏首畏尾，他自信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将决定战争的最终结局。

1942年3月28日，在与墨索里尼会谈一个月前，希特勒在“狼穴”召开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及各大军团的指挥官。下午二时，希特勒走进挂有大幅作战地图的会议室，长桌周围的元帅、将军们都恭敬地起立致意。副官小心翼翼地为他挪开椅子。希特勒坐下，把一只胳膊放在桌上，环视一下目光专注于自己的部属，开口道：

“各位，去年冬天的麻烦已经过去。战争主动权还在我们手中。这一次我们不能让俄国人靠严冬的积雪苟延残喘，在今年夏秋两季给斯大林致命的打击，过一会儿，你们听参谋长传达计划就知道，这次作战我们要集中在南方，进攻高加索，夺取那里的油田。那里的石油占俄国整个石油产量的80%。另外，我们还要占领顿涅茨盆地工业区、库班小麦产区和斯大林格勒。”

简要介绍了今年的作战目标后，希特勒站了起来，头顶上的吊灯将他脸色照得苍白，他握了握拳头，提高了嗓门：

“先生们，我们占领了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流域，把斯大林格勒从地球上抹掉，战争也就结束了。”

希特勒讲完后，室内一片静寂，反应并不热烈。希特勒不满地皱着眉头，这时戴着金丝眼镜，显得文质彬彬的陆军上将哈尔德走向地图：

“诸位，今年夏秋攻势在41号作战令中有明确规定，目的是消灭苏联人残余势力，切断他们的战争资源。计划由陆军元帅包克车领南方集团军群担任主攻，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作牵制性攻击，迷惑敌人，造成出其

不意效果。”

接着哈尔德详细介绍了担任主攻的南方集团军群的兵力增至 100 个师，下编 5 个集团军，1500 架飞机配合作战。整个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

（一）先实施克里木战役和哈尔科夫战役，由曼施坦因上将指挥的第 18 军团在 4—6 月攻占刻赤半岛和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与此同时，由保卢斯的第 6 军团和克莱施特的集团军在哈尔科夫展开强大攻势，占领哈尔科夫，为进攻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作准备。

（二）七月份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北路由曼施坦因攻打列宁格勒；重点是中路和南路，进攻高加索，夺占油田；进攻斯大林格勒，围歼顿河以西的俄军。无论如何要将斯大林格勒置于我军重武器杀伤范围之内，使敌人下再把它作为工业中心阳交通枢纽。”

哈尔德话音刚落，将军们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会上有人提出破坏高加索油田付出的代价太高。以致失去占领的意义。还有人怀疑是否有足够的人力和弹药执行长距离的进攻计划。甚至连戈林对夏天能否打败苏联表示怀疑。希特勒听着将军们的议论，他知道莫斯科战役后，将军们对战争狂热的信心有听减退，私下他还听到有人比喻俄国是一个大泥潭，陷进去就难以自拔。希特勒不满地扫视了四周一眼，大战在即他不便发作，便振作精神：

“先生们，我们已经征服了连拿破仑都没有征服的俄国恐怖的冬天。它再一次证明我们帝国士兵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士兵，它足以摧毁布尔什维克，使敌人望之丧胆。”讲到这里，希特勒想起莫斯科会战后从内部看到的一部录像片，成群结队的德军俘虏，头上缠着头巾，身上挂着取暖的破布，鼻尖下还挂着一串串冰渣。看到德军的狼狈状态，这位独裁者反而心情平静，他对周围的人说：“看看，多么勇敢的士兵，他们不到绝境是绝不会投降的，想到这，他不由得对在座的将军们说：“这次我们要吸取教训。各军团在攻打顿河、伏尔加河流域时，要沿河挖地掘坑建造冬季营房。到了 10 月，让士兵都住进冬季营房里。”看到众将领眼中赞许的神色，希特勒满意他说：“这次作战，对第三帝国生死攸关，要特别注意保密，让对方造成错觉。保证会战胜利。”

会议结束时，希特勒心中生出一种激动，他有一种预感，这次会战一定会顺利展开。现在他象一条冻僵的蛇刚苏醒过来，在他一生中还从没有象此刻那样焦灼地等待夏天来临。

第二章 大会战前夜

1. 乐观的斯大林想先敌下手

初春的莫斯科街头依然冰天雪地、银装素裹。但街上行人的脸色却开朗起来。虽然是战时，物资匮乏，人民却充满自信。莫斯科保卫战后，他们相信战争中最危急的时刻已经过去，局势在慢慢好转。

这种乐观情绪在当时苏联国内普遍存在，报纸上出现了在新的一年里结束战争的提法，1942年2月23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颁布了庆祝红军成立24周年的命令。在命令中出人意料地宣布，用不了多久，红军会打垮敌人，在苏联整个国土上重新飘起胜利的红旗。事实上，德军被彻底打败，还要经过三年半的浴血苦战。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要清醒地洞察诡谲多变的战局发展是很困难的。

1942年1月1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26个国家代表在美国白宫签署了《联合国宣言》、决心共同反对轴心国，决不单独媾和。之后，美、英两国制订了“先欧后亚”的战略。罗斯福说：“打倒德国是胜利的关键，德国一经击败，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必然跟着而来。”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形成，使苏联拥有了众多同盟者。而美、英的战争战略原则，又使斯大林对战争必胜充满信心。无论从人力、物力还是军队数量、装备，同盟国将远远超过轴心国，这大概是斯大林在1942年初作出“胜利快要来临”判断的重要依据。

再看苏德战场，莫斯科保卫战后，苏军乘胜追击，使缺少防御准备的德军惊慌失措，出现了崩溃的预兆。苏军的浴血苦战，赢得了世界人民敬重，连挑剔的西方记者，对苏联的赞扬也多了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上下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开战初期的失望、沮丧已一扫而空。

三月的一天早晨，斯大林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战时电文大多，他又是一个事无巨细样样过问的人，每天总觉得时间紧迫。

象往常一样，他先翻阅过去一天的世界战况。盟国的处境不妙。德军潜艇在大西洋神出鬼没地袭击英、美船只；日本人已占领了巴丹。这真出人意料。“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军队进攻神速，取得了一连串震惊世界的胜利。三个月来，日军攻占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香港、关岛、苏门答腊岛、新爱尔兰群岛，装备精良的美、英两国军队却只剩下招架之功。斯大林有些沮丧，他没料到他的战时盟国竟如此不堪一击，又有些庆幸，日苏之间还保持着中立关系。如果日本在远东进攻苏联，结果不堪设想。

墙上的挂钟敲了一下，斯大林把几份电文匆匆浏览一遍。开始仔细阅读国内战报，他的心情也由沮丧开始好转。这是总参谋部对冬季战役的总结。在冬季作战中，德军损失50余万，阵地向后撤退了200多公里，从缴获的德军文件表明，德国最高统帅都开始担心他们军队的士气，这是欧洲开战以来的首次。看到这里，斯大林情绪兴奋起来，他记起前些日子情报截获的一份报告，忙把它找出来。

这是一位德国士兵对冬季战役的描述，后通过党卫军渠道，送到了希特勒首席秘书马丁·鲍曼手里，它说明了苏军冬季战役对德军士兵所产生的灾难性的影响：

“为时太晚，而且没有任何重型炮，甚至连一个反坦克炮也没有，我们营就这样作为所谓的临时补缺部队被投到一个缺口处，俄国人当然用重型坦克和数量巨大的步兵袭击我们。把我们向后推去。我们的机关枪因为严寒打不响，我们的弹药又用光了。整整一天，我们营都被包围在我们曾在那里挖过战壕的村子里。在大约横贯 60 英里长的整个前线开始投降。士兵们毫无秩序地大批后退，在撤退中许多人丢了脑袋。军官们用手枪对着他们，枉费心机地试图在大混乱中恢复秩序；到处发生恐慌……一队队的士兵络绎不绝地后退，常常是在一条路上几个人并肩走；钢盔、大炮、防毒面具以及装备丢得满地都是。成百辆卡车因为缺少汽油或者因为霜冻和雪堆无法开动，被我们自己的士兵点着了火；堆放弹药的地方、服装仓库和食品仓库熊熊燃烧。退却的路上满是死马和破车……受伤的躺在他们倒下的地方。一群群不成样子的受难者，身上裹着毯子，腿上缠着破布和绷带，在路上一瘸一拐地走着，看上去很象当年拿破仑退却中的场面。”

报告的最后部分，这位士兵要求道：“我们——这场大灾难的幸存者——只有一个愿望：元首应对负有罪责的人施以严厉的制裁。”

斯大林回想起他刚收到这份报告时，是以十分愉快的心情阅读的。现在重新再读，心情依然激动。这份报告说明什么呢？斯大林从桌旁站起身，拿着烟斗，在屋年来回踱步。这说明德国士兵开始怀疑他们是不可战胜的超人了，他们抱怨将军乱指挥，使他们陷入了战争泥沼，看来战争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要赶快制订夏季战役方案。想到这里，兴奋不已的斯大林拿起桌上的电话：“沙波什尼科夫同志，请来一下。”

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老有经验，惯于识破诡谲多变的战役战略意图，善于估计和预测军事事态的发展，但这会儿他看着摊在办公桌上的两份报告陷入了沉思。

一份是侦察部门送来的情报：“从可靠渠道获悉，德国准备在东线实施坚决进攻，进攻最初在南部战区展开，尔后向北推进……春季进攻比较可靠的时间是 1942 年 4 月中旬或 5 月初。”

另一份是 3 月 23 日国家安全机关向国防委员会的报告：“德军重要突击将在南段实施，任务是突破罗斯托夫，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推进。然后，由此向里海方向进军。德国人期望以此来获得高加索油田石油。”

这可非同小可。沙波什尼科夫望着墙上挂图。3 月份以来，苏德战场上格外平静，苏军突击力量已几乎用尽，德军也熬过使他们疲于奔命的恐怖的冬天。双方战线呈犬牙交错，由列宁格勒沿沃尔霍夫河经旧鲁萨东，折向杰米扬斯克地域东部，然后经霍尔姆、韦利日、杰米多夫，在勒热夫——维亚济马形成突出苏方的突击部，往下经基洛夫、绕过诺沃西利一带。经古比雪沃、沿米乌斯河向南延伸。这条漫长的战线突然沉寂是可怕的，沙波什尼科夫想，它预示着双方在积蓄力量，酝酿着一场更大规模的血腥厮杀。

种种迹象表明，希特勒最近将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经过冬季挫折后，德国已没有力量发动全线进攻，但德军会在何时、何地以多少兵力进攻呢？沙波什尼科夫无奈地摇摇头，现在他更关心情报来源，这不是好奇，而是怕假情报。1941 年 6 月德军进攻苏联前，柏林就炮制了大量假情报，德军使苏方对德军突然袭击猝不及防。然而，要作出准确判断是多么困难。因为前线送来的报告常常彼此矛盾。沙波什尼科夫赶紧把前些日子收到的一份案卷翻出来。

这是德中央集团军群制订的“克里姆林官”战役计划，情报部门千辛万苦才弄到手。这份由司令官克鲁格元帅和参谋长韦勒将军签署的“进攻莫斯科的命令”，给中央集团军群的任务是：“歼灭敌首都西南、南面之敌军，包围莫斯科，牢固控制莫斯科城周边地区，使敌人在战役上失去利用该地区的可能性”。为达到这一目的，命令中还规定德军各参战部队的具体任务。

面对着这几份互相矛盾的报告，身为总参谋长的沙波什尼科夫，突然感到自己才智枯竭，失去了对战局的总体把握和具体观察的能力，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声急骤地响了起来。

两天后，斯大林召开最高防务会议，商讨夏季战役方案。参加会议的苏军高级将领有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朱可夫大将和总参谋部作战处长华西列夫斯基上将。

沙波什尼科夫站在大幅地图前，报告冬季作战战况：“在41—42年冬季攻势中，我军赢得了可喜成就，粉碎了德军攻占莫斯科的阴谋，将战线向前推进了200多公里。根据各种情报分析，总参谋部认为夏季作战德军将在中央战线莫斯科方向发起攻击。”

沙波什尼科夫的这一番话是两天前与斯大林经过仔细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各方面军司令员对此也无疑虑。因为在靠近莫斯科的中央阵地，德军集中了约70多个师，近来又频繁调动，运输了大量的物资。最高统帅部忽略了侦察部门关于德军将在南部展开战斗的报告，结果在这一方向没有设置预备队，造成了苏军夏季作战的被动。

会上研究了苏军夏季战役的战略，是防守为主还是以攻代守？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大将主张前者：“近一个时期，德军已从挫折中恢复了过来。而我军在刚结束的冬季攻势中，兵力和兵器损耗过大，需要补充大量的人员和技术装备。加上天气转热，道路变干了，有利于德军最大限度发挥机动作战优势，下一阶段我军宜采用战略防御态势，以静待变，以静制动。”

“朱可夫同志”，斯大林打断他说：“我们确定夏季作战方案，不能太消极保守，而要在防御基础上主动出击，破坏德国人进攻部署，夺取战场的主动权。”

朱可夫默默地坐到座位上，斯大林环视四周，看到将领们专注的目光，觉得有必要让将军们从宏观上把握这场战争。

“苏德战争现在已进入关键时期，从1941年6月德军入侵到同年底是这场战争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德军利用突然袭击和机动作战，占领了我们许多土地，表面上我们败了，但从整个战局看，我们没有败，我们在辽阔的国土上与敌苦战，使希特勒速战速决、3个月打败苏联的阴谋彻底落空了。”

此时，斯大林脸上浮起一丝笑容：“莫斯科会战是战争的转折点，我军在冬季作战中给敌人很大打击，使一贯轻视我军的希特勒大为震惊。现在德国人已感到兵力不足，补充困难，已无法全线进攻。我军要进行积极防御，积蓄力量。但不是消极等待，在适当时机、场合主动出击，打乱敌人部署，夺占战场主动权。”

斯大林这一番对敌我双方高屋建瓴的长篇分析，使将军们深深折服。会上批准了总参谋部的方案，在全线转入战略防御同时，在一些方向实施局部性进攻战役，改善战役态势；在另一些方向要先敌发动进攻作战，尤其在克里木和哈尔科夫地区。

会议结束时，将军们都满怀希望返回各自部队。谁也没料到斯大林对形

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而先发制人的作战指导又是建立在敌情不明、一厢情愿的基础上。随着夏季来临，灾难也接踵而至。

2. 从克里木到哈尔科夫：忘记防御的苏军

苏军的失利从克里木开始。

克里木位于黑海之滨，它是高加索和顿河的南部屏障。1941年秋天起，它成了苏德争夺的战略要地。克里木半岛上空飘散起浓烈的硝烟。

整整半年，苏德两军展开拉锯战。先是德军稍占上风，曼施坦因指挥的德第11军团凭着优势的装备冲破苏军防御，但在攻打塞波斯托波尔要塞时，遇到苏军顽强狙击。苏军依仗要塞严密的防御阵地，击退了德军的进攻。随着冬季来临，苏军由守转攻，把德军赶到刻赤半岛。之后，战场出现胶着状态。苏克里木方面军从1942年2月到4月接连发动三次攻势，都没有突破德军防御。

现在又轮到德国人发起进攻了。曼施坦因，这个风度优雅的日耳曼人，是德军杰出的指挥官。他指挥作战不靠勇猛取胜，而多以谋略见长。1940年德军曾出人意料地越过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使巴黎屈膝投降，靠的就是“曼施坦因计划”。1941年夏天，曼施坦因指挥的装甲部队从东普鲁士出发，四天之内横扫200公里，成为苏军最可怕的手。

五月的克里木海岸，风光迷人。曼施坦因无暇欣赏美丽景色，他乘着一艘巡逻舰沿着海岸视察着前沿阵地，攻占刻赤半岛的方案已在脑中酝酿成熟。

这个方案命名为“鸨”。先在阵线北部频繁调动部队，设胃虚假的炮兵阵地，造成假象，让苏军预备队留在其北翼后方。

尔后沿着黑海海岸，从南部登陆，用摩托化部队快速向纵深发展。5月8日德军发起进攻。在轰炸机掩护下，德军坦克蜂拥而入，很快冲破苏军防线。5月16日，德军占领刻赤，17万苏军被俘，海滩上堆满了苏军各种车辆、大炮。

当时，苏守军人数是德军3倍，共有3个集团军、17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2个骑兵旅、2个骑兵师和4个独立装甲旅。这样雄厚的兵力竟吃了败仗，原因很简单：部队是按进攻态势部署的，忘记了防御。

斯大林十分震怒，立即将统帅部代表梅赫利斯、方面军司令员科兹洛夫中将撤职降衔。并于6月4日发出训令，要求各方面军吸取教训：“懂得现代战争的性质，懂得必须把部队做纵深梯次配置和建立预备队。”亡羊补牢，临阵斩将，斯大林悲愤心情可想而知。

当斯大林严厉训斥部属时，他是否意识到最高统帅部应负的责任？科兹洛夫忘了防御，甚至在德军进攻的前一天，还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夺取科伊——阿桑的进攻计划，这是否与统帅部制订的防御中进攻的指导有关呢？科兹洛夫自己说部队按进攻态势布置是为了随时发动进攻，然而他却犯了兵家大忌，攻与守必须根据战场态势而转换，忘了防御的军队哪有不失败的？

刻赤半岛失后，使据守塞瓦斯托波尔的苏军陷入困境。曼施坦因集中20余万人马，把要塞围得水泄不通。经一个多月激战，德军用大炮轰塌了要塞，克里木全境落入了德军手中。

战场上态势继续朝着苏军不利方向发展。在总结失败的教训时，斯大林

对朱可夫说，“瞧，这就是防御的结果……我们必须对逃避责任、指挥无能的将领严厉处置。”说着，他又满怀明望他说：“铁木辛哥就要在哈尔科夫进攻了。”

当曼施坦因在克里木频频得手时，苏西南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元帅正挥师向哈尔科夫的德军发起猛攻。这次战役是这位战功卓著的元帅用脑袋担保争取来的。铁木辛哥是一员虎将，他善打硬仗。战争初期，斯大林让他当苏联军事委员会主席。尽管事实上的总司令是斯大林，但铁木辛哥在苏军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铁木辛哥没让斯大林失望。1941 年秋他组织了基辅保卫战，赢得了时间，使德军对莫斯科的围攻拖延了至关重要的一个多月。在随后的罗斯托夫战役中，他又让德军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之后，悠军厄运临头，在莫斯科城下和冬季作战中连遭败绩。

然而，世无常胜将军，打了胜仗更应保持头脑清醒，铁木辛哥指挥作战勇猛顽强，有时又不免蛮干，1942 年春，他和斯大林一样对战争形势过于乐观。他完全赞同斯大林判断，既然已判明敌人将对我发动一场攻势，何不先发制人呢？于是他很快制订了在哈尔科夫方向的作战方案，并以急件呈送大本营。

1942 年 3 月底，斯大林电召他飞赴莫斯科，国防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南方面军提出的进攻计划。会上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和朱可夫大将对计划怀有疑虑，但斯大林支持铁木辛哥：“我们岂能坐等德寇首先突击！必须在宽大正面上先敌实施一系列突击。”一锤定音！铁木辛哥雄心勃勃地步出会场。

铁木辛哥对哈尔科夫战役充满自信，他对说三道四的怀疑论者说，我用脑袋担保战役的胜利。

铁木辛哥的自信来自对敌情判断。

德军在夏季可能从布良斯克、奥廖尔地域实施突击，从南面和东西绕过莫斯科，前出至高尔基地域的伏尔加河，进而切断莫斯科与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的联系，然后攻占莫斯科。根据这一判断，苏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在哈尔科夫实施进攻，一定会打乱德军部署，使苏军前出到基辅、切尔卡瑟、五一城，尼古拉耶夫一线。

铁木辛哥元帅差一点成功。

5 月 12 日，哈尔科夫。

树林中隐蔽着整装待发的苏军坦克。当旭日从雾气笼罩的天边冉冉升起时，铁木辛哥下达了开始进攻的“日日命令”，命令第一句话就透露出这位元帅的雄心：“兹令我军展开决定性攻势”。

攻击起初进展顺利。苏军坦克三千内推进了 50 公里。德国人惊慌失措，冯·包克元帅打电话给希特勒，因为德第六军团受到猛烈进攻。希特勒动用了克莱斯特集团军以攻对攻。形势突变。苏第 9 集团军防线被突破，并直接威胁到苏西南方面军突击集群的后方。

拿破仑有句名言：“不要做你的敌人所愿望的任何事理由极简单，就是因为敌人如此愿望。”

1942 年春夏之交，希特勒的愿望就是和斯大林在战场南翼决战，只要苏军敢打就行，它正好一口把你吞了。铁木辛哥太自信了。当地发动进攻时，他不清楚进攻的正面德军正屯集着 100 个师的重兵。当德军反攻时，他又以

为是小股部队的滋扰，三天后才作出反应。战机稍纵即逝，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克莱斯特军群合围了苏三个集团军，苏军损失惨重，24万人被俘。成千上万的红军牺牲。壮烈殉国的有方面军副司令员科斯坚科将军、第57集团军司令员波德拉斯将军和战役集群司令员博布金将军。

噩耗传来，举国震惊。

苏西南战区元气大伤。铁木辛哥元帅把这次失败当成了终生耻辱。战役后期，铁木辛哥清醒过来采用且战且退战术，把突围部队带至顿河。不久，西南方面军撤销，铁木辛哥担任新成立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但他担任此职只有10天便免去职务，从此再未被斯大林委以重任。

一场打胜了一半的战役落得如此惨败的结局，终于使斯大林清醒了过来。

3. 咄咄逼人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苏军在克里木、哈尔科夫相继失利后，在列宁格勒、沃尔霍夫方向的进攻也接连受挫。希特勒的军队开始步步进逼，装甲部队浩浩荡荡地穿过南方草原，俄国人已无法堵住这股钢铁巨流。

苏军开始不战而退。清醒过来的斯大林明白了不能与德军在不利时机地点上硬拚乱打。他只得忍下这口气，在一个月德军围追堵击下，相继后撤了150—400多公里，已经退到了伏尔加河畔了。

1942年7月3日，希特勒离开“狼穴”乘专机飞往德军东线作战指挥部。他正在考虑要将大本营从“狼穴”迁至乌克兰境内的维尼察，代号“狼人”的暗堡。以便就近指挥第二阶段攻打斯大林格勒战役。

飞机穿越云层，希特勒凝望着机翼下辽阔的俄罗斯大地，心中充满了欣喜。他想到他的军队正兵分三路在这块肥沃的领土上挺进。其中一支他心爱的精锐之师——第6集团军已经越过平原，向顿河河岸进逼。一场血战将要在斯大林格勒打啊。

这时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半年多前遭到苏军顽强抵抗最终以德军惨败而告终的莫斯科会战，心中对即将开始的作战有些担心。但随即担心就消失，眼下正是无处不飞花的夏天，不是严寒的冬季。何况这一次苏军已快崩溃了，他想起前线送来的报告，这位法西斯独裁者脸上浮出了残忍的笑容。

第三章 最初的序战

1. 战斗在一座不知名的村子打响

1942年7月，战火燃烧到了伏尔加河畔。

成千上万的德军坦克轰鸣着向前奔驰。一个月来，如一股旋风从哈尔科夫经罗斯托夫、沃罗涅什，向顿河弯曲部刮来。坦克途经的村镇、田野似末日来临，熊熊烈焰吞没了房屋、财产、人群，横尸遍野，瘟疫肆行，整个空间布满了鲜血、死亡、痛苦和仇恨。

凶神恶煞的德军坦克冲垮了苏西南战区的层层防线，现在如同决堤的江河，在一片辽阔无际的草原上肆意横行。这一带没有高山峻岭，也没有莫斯科周围黑黑的森林，铁木辛哥的部队已无法阻挡它们逼向沃罗涅什两侧的顿河河岸，向斯大林格勒扑来。环绕该城奔腾不息的伏尔加河似乎在叹息、呻吟，变得惴惴不安，它们在为斯大林格勒担忧，为俄罗斯的命运担忧。

不设防的斯大林格勒一夜间成了前线城市。

同一时刻。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华西列夫斯基上将坐在斯大林办公室。桌前摊着一张大幅地图。这位接替因病去职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新任总参谋长，正焦虑地向斯大林汇报战局，他困乏而清瘦的脸上愁眉不展，一双眼睛因睡眠不足黯然无光泽，斯大林铁青着脸听着汇报，手里拿着烟斗在屋内缓缓踱步前方的战报让人压抑、沮丧，甚至惊愕。仅仅三个月前，斯大林对战局充满乐观、自信，岂料战场形势逆转，冬季期间节节败退的德军突然如潮水般涌来，从克里木到哈尔科夫，苏军全线溃退。斯大林还没好好思考一下，德军的坦克已冲向伏尔加河畔。

斯大林连连摇头，他后悔居然没有判断出希特勒夏季攻势的主要方向，更让他痛心的是哈尔科夫的惨败，现在为时已晚，斯大林格勒危在旦夕。

“斯大林同志”，华西列夫斯基打断了他的沉思，向他介绍起斯大林格勒防御状况。

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位于伏尔加河下游西岸，对这座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斯大林是再熟悉不过了。1918年苏联内战时期，斯大林率领红军打退了白匪军的进攻。战后它成为苏联南方交通枢纽和重要工业城市，共有一百多家企业，如“红十月”厂、拖拉机厂、“街垒”厂等。它还是通向粮食、煤炭、石油主要产区顿河下游和库班流域的门户。如果德军占领它，将一举切断苏联中部同南方的联系，夺取粮食和石油资源，还可北取莫斯科，南出波斯湾。斯大林不敢再想下去。他斩钉截铁他说：“斯大林格勒无论如何要守住，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德军前进。”

当时在斯大林格勒方向只有第62、63两个集团军，约16万人，2000门大炮，400辆坦克，454架飞机。而进攻该城的德第6军团拥有6个主力军、2个坦克军，27万余人，3000门大炮，500辆坦克，还得到德第4航空队1200架飞机的空中支援。于是斯大林作出了命运攸关的决定：组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将驻守莫斯科的预备队调往斯城。

一道道命令从克里姆林宫发往各地：

7月4日，第5预备集团军司令员接到命令：“集团军主力火速进抵顿河东岸，其任务是固守顿河东岸。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军渡过顿河。执行情况要及时上报。”

7月9日，驻扎图拉集训的一支后备军被紧急改编为第64集团军，代司令员瓦西西·崔可夫中将奉命率部前往斯大林格勒加强防御。

7月11日零时20分，第62集团军B·R·科尔帕克奇接到命令，要求部署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该集团军火速进抵该市接近地，在克列茨卡亚至苏诺维基诺设置防线。

7月12日，大本营命令组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统辖第62、63、64集团军及原属西南方面军的第21集团军、第8航空兵集团军。司令员由原西南方面军司令铁木辛哥元帅担任，赫鲁晓夫任军事委员，博金任参谋长。方面军的任务是固守顿河沿岸，从巴甫洛夫斯克至上库尔莫亚斯卡亚500公里长的防线。

7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宣布斯大林格勒进入战争状态。

危如累卵的时刻来临了。

铁木辛哥元帅随着溃退的苏军向伏尔加河畔撤去时，心里是多么不情愿，悔恨和内疚折磨着他，才几天人就瘦了一圈，望着周围军服上沾满血迹、尘土的士兵，他的心在淌血，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悲凉的表情。

当他接到最高统帅任命他担任新组建方面军司令时，他有点出乎意外，感动得两眼潮湿，暗暗下了决心，拚死也要顶住德军的进攻。

新组建的方面军在各级指挥员的努力下，开始向指定地域开拔。在通向斯大林格勒的大路小径上，出现了一支支由军队、汽车、坦克、炮车连成的急流，它们昼夜向伏尔加河奔去、向顿河草原奔去。在开阔的地带，每当天空出现德军飞机，这一股股车流、人流或就地待命、养精蓄锐，或跑步跳跃、加速前进，一走进伏尔加河畔，他们就按照命令，消失在茫茫的顿河草原里。

最先进入阵地的是科尔帕克奇少将指挥的第62集团军，该集团军编成内有6个步兵师、4个团和6个独立团，防守着从顿河大弯曲部的克列茨卡亚至苏罗维基诺约90公里防线。科尔帕克奇将军经历了多年战争考验，部队一到，马上组织防御，组织火力系统，对阵地实施观察。科尔帕克奇站在一座小山岗上，通过望远镜观察着周围的地形。他发现由于战线过长，苏军大部分阵地设置在光秃秃的草原上，没有来得及利用周围河流沟谷等天然屏障。这一地形对防守极为不利，却能有效地发挥德军空中和坦克优势。他不由地深深担忧起来。

科尔帕克奇不知道，其它部队准备状况更糟。第64集团军还在由图拉向斯大林格勒进军的途中。

战争爆发以来，由于地处后方，斯大林格勒一直远离战场，城市的工人加紧造坦克、大炮支援前线。直到1942年4月22日夜晚，敌机才第一次大规模空袭了这座城市。随着夏季来临，前线不时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满载疏散居民的列车也源源不断开进城市，斯大林格勒开始动员起来。当局发现该城防御状况极糟。原先没有系统修筑过城防工事，已修筑的防坦克壕和火力点，在春天里也被雨水淹没冲垮。1942年5月3日，斯大林格勒市城防委员会收到上级一份文件，称“1.我州境内的防御地区和工事当前急需大修，否则将无法用于防御，下可能成为防止德军摩托化部队前进的障碍。2.防御地区的走向必须重新审查，在某些地区要有所变动，从四面处在开阔地的地区迁移出来。”

6月，斯大林格勒市开始沿城修筑环形野战工事。市民们积极响应，成

千上万的工人刚下班就跑到城外掘战壕。到 7 月中旬，挖掘了简易战壕 2750 公里，防坦克壕 1860 公里。7 月 15 日，斯大林格勒州决定在城郊构筑第四道防御战壕。然而，没等工人们把简陋的壕沟挖完，战斗就打响了。

7 月 17 日拂晓。苏第 62 集团军第 192 师第 676 团在顿河草原的普罗宁村与德军第 6 军团的先遣部队相遇。两军接火后，德国人的坦克就围了上来。第 676 团战士依仗地形顽强抵抗，德军投入了增援部队，连飞机都赶来助威，大炮轰鸣，眼看快被包围，苏军开始向后撤退，潮水般的德军向顿河大弯曲部涌来。

这场规模不大的遭遇战揭开了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序幕，它很快引起世人瞩目，逐渐演变成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一次转折性战役。斯大林和希特勒就是从这一天起把各自越来越多的部队投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血战之中，并最终决定了双方的命运。

2. 一想到金光灿灿的元帅肩牌，保卢斯心花怒放

德军第 6 军团司令官保卢斯上将一个月来一直处于兴奋之中，由于战事顺利，他那谦逊的脸上常常露着笑容。

保卢斯身材不高，面容消瘦。他没有德国将军惯有的骄横与狂妄。早年在军营中只获得上用军衔，由于勤奋，很快脱颖而出，成为陆军参谋长哈尔德的首席助手。大战中他亲自拟订了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莎”计划，受到希特勒青睐。1942 年 1 月，将他提拔为德军精锐之师第 6 军团司令官。第 6 军团是苏德战场上最大的一个集团军，编成内有 5 个军，共 18 个师，其中有 2 个装甲师和 1 个摩托化步兵师。在保卢斯前面至少有十几位更有经验的资泽将军胜任这一职务，而他当时才刚提拔为少将。

于是，性格温顺的保卢斯对元首更是言听计从。也该他官运亨通，上任不久哈尔科夫一战，使他获得了德国最年青的著名将领的声誉。哈尔科夫战后，第 6 军团士气旺盛，攻城拔寨，不到一个月就打到伏尔加河畔。17 日在普罗宁村与苏军交火后，由于兵力不足耽搁了两天。等主力一到，苏军立刻溃退了。作战行动又按计划顺利进行，一周内，他的军团已将顿河弯曲部的苏第 62 集团军包围住了，进抵到卡拉奇地区，距斯大林格勒市区只剩 150 公里了，也许不出几天就结束战斗，一想到战后金光灿灿的元帅肩牌正等着他呢，保卢斯心花怒放。他突然发觉顿河草原的夏日风光比普鲁士森林景色更为迷人。

7 月 22 日，德国第 6 集团军司令部。

晚上八时，集团军各军司令官准时走进挂有大幅作战地图的会议室。

“立正！”随着一声口令，保卢斯在军官们两腿并拢的撞击声中走进来，他的身后紧跟着阿图尔·施密特少将和集团军首席副官 B·亚当。

保卢斯示意大家坐下，声音宏亮他说：

“先生们，刚刚收到元首签署的第 45 号作战命令，进攻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了。”保卢斯看着军官们兴奋的神色，继续说：“元首命令我们 B 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在向斯大林格勒推进的过程中建立起顿河防线，击溃正在组建的敌兵力集团，占领该城，封锁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陆桥以及河流。”

保卢斯说完后，施密特少将开始布置具体任务：“为了抢在苏军后备军赶来之前夺占该城，我集团军分成两个突击集群。北部集群由坦克 14 军、步

兵第 8 军（后来还有 17 军）组成，位于佩烈拉佐夫斯基；南部集群由步兵 51 军、坦克第 24 军编成，位于奥勃利夫斯卡亚地区。7 月 23 日，两集团军在顿河大弯曲部内沿顿河河岸向卡拉奇推进，在该地区会师，强渡顿河，夺占斯大林格勒。”

施密特少将布置完任务后，面向地图指着上面箭头：“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正集结重兵，司令官由戈尔多夫接替了铁木辛哥，在巴甫洛夫斯克到库尔莫亚尔斯卡亚一带设置防线，防线正面 530 公里，纵深 120 公里。兵力配备由第 21、62、63、64 集团军作第一梯队；第 57、28、38 集团军为预备队。别看有这么多集团军编号，有的是原西南战区溃退的散兵收容组成，有的刚从后方调来，缺少作战经验，武器装备严重不足。苏军的外围防线也只是些普通的野战沟壕，对我军不会构成大的威胁。待战役打响后，意大利第 8 军团，罗马尼亚第 3 军团将赶来参战。

施密特的话使在座的德军军官早已跃跃欲试，按捺不住了。保卢斯最后总结说：“先生们，攻打斯大林格勒是我军团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攻坚作战。你们必须明白，俄国人已危在旦夕，只要再来一次果断的冲击，敌人就垮了。快去准备吧，你们动作要快、要猛。”

3. 华西列夫斯基一下飞机，就明白形势糟透了！

7 月 23 日拂晓，上布津诺夫卡、马诺伊林和卡缅斯基一带响起激烈的枪炮声。德军北部集群以优势兵力向苏第 62 集团军右翼阵地扑来，62 集团军近卫第 33 师、步兵第 192 师、184 师奋起迎战。

这一天，巴尔拉季扬中校指挥的近卫 33 师 84 团阵地上硝烟弥漫，德军以坦克 14 军第 113 师和坦克第 16 师兵力冲击该团阵地，空中黑压压的飞机助战，地面上数百辆坦克冲来，卷起滚滚尘烟。在苏军阵地一侧的高土岗上，四位英勇的战士架起两支反坦克枪。这四个人中有个满脸络腮胡子叫博洛托，他蹲在反坦克枪前，一边观察一边对圆圆胖胖的萨莫伊诺夫说：“咱们别着急，先喂饱肚子再干。”于是四个人隐蔽在阵地前，吃着干粮。等干粮吃好，远处德军的坦克慢慢接近了高土岗，一辆、二辆，共有三十辆。四个人沉住气，等坦克靠近了才扣起扳机，立刻前面一辆坦克颤抖了一下，冒起一股黑烟，又击中了一辆，德国人退了回去。

不一会，德军轰炸机开始轮番轰炸，把小土岗炸得树黑土焦。轰炸一停，阵地前又冒出德国人的坦克。四位战士沉着应战，再次击退了德军。这一天他们击毁了德国人 15 辆坦克。

四位战士的英雄事迹立刻传遍前沿，阵地上掀起了杀敌竞赛热潮，这一日，第 84 团共击毁德军坦克 45 辆，打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

次日，德军加强进攻，终于突破了苏 184 师、192 师的阵地。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德军以一个营的兵力出现在苏 192 师司令部。师长扎哈尔琴科上校立即组织参谋人员反击，扎哈尔琴科率领二十余位师部参谋边打边退，空中出现了敌机。扎哈尔琴科操起机枪对空猛扫，一架德机被击中油箱摇摇晃晃坠落了下來。苏军战士齐声喝采。这时一颗炮弹飞来，扎哈尔琴科当场牺牲。这一天苏第 192 师伤亡大半，伏尔加河呼唤着他们不朽的英灵。

7 月 24 日夜，第 62 集团军各兵团同突人防御纵深的德军发生激战。德军飞机对集团军阵地狂轰滥炸，62 集团军第 184 师、192 师，近卫步兵 33 师、坦克第 40 旅、第 644 营、三十炮兵团陷入重围。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茹拉夫廖夫上校，冒着德军炮火乘飞机抵达被围阵地，组织剩下的 500 名

士兵顽强抵抗。

7月24日24时，集团军司令员科尔帕克奇少将在呈送方面军的报告中，心情沉重地写道：

“1. 敌人向集团军中央和左翼的步兵发起攻击，并继续调摩托机械化部队，准备在右翼实施战斗。同时，突入的集群仍梦想瘫痪我指挥，向卡拉奇推进。

2. 未获步兵第184师和192师情况，已派一个坦克通信分队恢复联系。

3. 我决定继续坚守已占领地区，消灭突入防御纵深的敌军集团。”

科尔帕克奇写完报告，已决定背水一战，与阵地共存亡！

此刻，苏62集团军右翼阵地——64集团军也陷入困境。崔可夫中将指挥的64集团军7月上旬奉命由图拉南下，7月17日，顿河上的战斗打响时，64集团军才刚下火车，于是连夜奔袭，于21日才匆匆进入阵地。但集团军的辎重尚未完全到位，德军就开始冲锋了。64集团军在光秃秃的阵地上筑起了“血肉长城”，但终因寡不敌众，第229师，第214师阵地被突破。崔可夫见状，将被围的214师、154海军旅撤至顿河左岸，才避免全军覆没，但顿河右岸自奥勃利夫斯卡、上阿克先诺夫斯卡亚一带被德军占领。

7月23日，就在德国人在顿河大弯曲部发动猛烈攻势当天，一架从莫斯科机场起飞的专机穿过层层云雾，降落在斯大林格勒。华西列夫斯基上将以统帅部代表身份走下飞机。他看见前来迎接的新任方面军司令员戈尔多夫阴沉着脸，就知道前线的形势糟透了。次日深夜，他见到科尔帕克奇少将的报告，已经明白，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整个苏军防线就崩溃了。

4.7.25 反突击

华西列夫斯基一到方面军司令部就忙于调兵遣将，想方设法堵住正在溃迟的顿河弯曲部苏军防线。起先他对第62集团军防线被突破很不满意，曾直截了当地责备戈尔多夫对部下指挥不力，使斯大林格勒远接近地防线受到威胁。临上飞机前，斯大林对他说：“敌人采用了声东击西战术，他们把一些部队调到齐姆拉河吸引我们注意。借此机会将主力调到第62集团军右翼。现在顿河弯曲部危机已影响全局，你要想办法恢复原势态。”现在他觉得要执行斯大林命令是多么困难，也开始意识到局势为什么会这样。

桌上放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最新战报摘要，与第62、64集团军对峙的德第6军团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其步兵为苏军1.5倍，炮兵为苏军2.6倍，坦克为苏军2倍。而苏军阵地工事简陋，第64集团军刚进入阵地就投入战斗，弹药不足、缺乏经验影响了战局。

华西列夫斯基俯身于地图，保卢斯为什么要集中力量攻击第62、64集团军呢？这意味着两点，敌人采用两翼突破纵深包围战术，围歼第62集团军：同时进抵卡拉奇，强渡顿河，在行进间占领斯大林格勒。

好狠毒的一招！华西列夫斯基想，德国人第一目的已经达到，无论如何要阻缓敌军进攻势头。

华西列夫斯基没有更多选择，第21、62、63、64集团军正在与敌交战，唯一可支配的只有尚在组建的坦克第一和第四集团军，把组建才一大的部队投入战火连天的前线，无疑是犯了兵家大忌。可不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

7月22日，第38集团军司令莫斯卡连科少将接到命令，将部队改编为

坦克第1集团军，下辖坦克第13、28军，步兵131师、两个防空炮兵团，一个反坦克炮兵团和第168坦克旅。别看番号这么多，总共才100多辆坦克。次日，一道命令又传至莫斯卡连科手里，让他两天后向敌发起反突击。莫斯卡连科立即将司令部人员组织起来，然后就率领部队出发了。拟订计划、进行战斗准备是在行军中进行的。

由于时间仓促，部队是分批投入战斗的。

7月25日注定要成为斯大林格勒会战中一个重要日子。天刚破晓，德第6军团的北方集群坦克部队已逼近卡拉奇渡口，离渡口仅剩最后二、三公里路程。如果让德军占领渡口，就会将城内苏军补给线切断，德军会源源不断渡过顿河。在这危急时分，莫斯卡连科的坦克赶到，双方的坦克展开了遭遇战。

莫斯卡连科在阵地前举着望远镜观看着，在一片坑坑洼洼的荒坡上，两股坦克流在全速中遭遇，钢甲碰撞，洪流弯弯曲曲扭动起来，冒起了一股股浓烟和火焰。

空中传来了引擎刺耳的轰鸣声，德军“米歇尔”飞机赶来参战，莫斯卡连科觉得地面在旋转，互相射击的炮火，迎头碰撞坦克，爆炸的火光、浓烟这些惊险场面在莫斯卡连科的望远镜中一一掠过，这真是空前激烈的坦克大会战。

莫斯卡连科要通了28军军长罗金的电话：“罗全上校，快组织突击队从侧翼进攻。”

阵地后方突然出现了苏军十几辆坦克，它们是沿着一条弯曲的道路挺进的，战场形势起了变化，德军开始撤退，苏军坦克占领了阵地。

莫斯卡连科刚松口气，又接到报告，友邻部队坦克第4集团军在顿河西岸与德军陷入血战，让他立刻前去增援。

铁流奔驰，又开赴新的战场。

苏军坦克反突击，挡住了德军沿顿河右岸向南、向东挺进的势头，并冲破了德军对第62集团军的合围。7月31日，茹拉夫廖夫上校率领被围的残部5千人，在第1和第4坦克集团军配合下，突破德军围困，回到后方阵地。

华西列夫斯基花了不小代价，阻止德军占领卡拉奇，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又为第64集团军阵地的安危忧心忡忡了。7月25日，德军以两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的优势兵力攻打第64集团军第229师，该师防御正面近15公里，却只有5个营的兵力。德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接连发动数次进攻都失败了。

时近中午，阵地上苏军死伤大半，弹尽粮绝，德军在一次猛烈进攻后，终于得手。该师指挥所亦受德军攻击，师长被迫后撤，与部队失去联系。

次日，德军坦克密密麻麻地碾过苏第229师防线，向顿河右岸推进。

崔可夫接到报告，急调海军陆战第66旅一个炮兵营前去阻击敌人。崔可夫站在前沿掩蔽部，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另一只手拿着电话筒，扯着沙哑的嗓门喊：

“中尉同志，无论如何得挡住坦克！你的后方已没有预备队。”

炮兵营长达特里耶夫中尉把部队拉向前方时，已看见德军四十多辆坦克边开炮边冲了过来。他立刻命令战士在裸露的地形上摆开阵势，冒着炮火，等德军坦克抵进炮阵地400米处才下令开火。

德军坦克阵形乱了，滚滚浓烟遮蔽了一切，好几辆坦克烧了起来，德军

撤退了，他们以为苏军早有防范，这就为苏军增援部队赢得了时间。

战后崔可夫元帅在回忆起这场战斗时还心有余悸。他说，如果那天没有炮兵营及时赶到，行进中的德军就占领了下奇尔斯卡亚，渡过奇尔河，先于我军抵达旧马克莫夫斯基、奇尔火车站和雷奇科夫斯基地区，从南面逼近苏第 62 集团军的翼侧和后方。苏坦克集群的反突击所取得的战果就丧失殆尽。

这一仗赢得好险，但不是侥幸，它靠的是苏军的勇敢和牺牲。一般来说战争是实力的较量，战场胜利天平往往倒向占有优势兵力一方。但有时候弱者悲壮动人的视死如归精神，也会打破胜负的平衡，正义者的血肉之躯会比烈火和钢铁更有力量。

1942 年 7 月末的最后几天，苏军就是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钢铁长城，打破了德国人在行进间抢占顿河渡口、夺占斯大林格勒的企图。

第四章 无路可退

1. 战斗打响七天，希特勒作战部署作了重大调整

“一群废物！”

希特勒用拳头擂着保卢斯送来的进攻受挫的密报，怒气冲天地喊了起来。7月25日，华西列夫斯基组织的反突击，对希特勒不啻为一声惊雷。他气恼他的将军们愚笨无能，更让他吃惊的是，溃退的苏军竟然有力量如此凶狠地进行反攻。

被希特勒当作决战来打的夏季攻势，一直进展顺利。到6月底，德国军队已象潮水般向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推进。一切迹象表明苏军已全线崩溃，快要垮台了。为了最后击溃斯大林，希特勒决定将他在腊斯登堡的大本营迁往更靠近前线的俄国境内乌克兰行营。

1942年7月16日上午8时15分，在保卢斯军团向斯大林格勒发起进攻前一天，希特勒带着随从兴致勃勃地登上迁场的飞机。

三小时后，飞机在维尼察降落，“克虏伯”轿车沿着土气的小巷，驶往被矮树环抱代号“狼人”的暗堡。盛夏的维尼察，白天酷热，夜里冰冷。希特勒很不适应环境潮湿的新营地，他抱怨这里蚊虫太多。幸亏前线的好消息大大缓解了因休息不好导致的情绪沮丧，保卢斯的军队进攻顺利，希特勒高兴地对秘书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

7月23日，希特勒召集他的军事将领开会。在仔细研究了前线形势后，希特勒决定加快进攻节奏，让霍特指挥的第4装甲集团军帮助A集团军群进攻高加索。攻打斯大林格勒只需保卢斯军团就行了，因为俄国人快要完了，“只要最后一击，我们就扼住了斯大林的喉咙。”

本来，在希特勒的计划中，高加索的战略地位优于斯大林格勒。尽管斯大林格勒是工业城市和交通要地，但高加索油田是苏联战时经济基础。占领高加索等于切除了苏军战争资源，德军坦克则会得到它一直迫切需要的燃料。更重要的是德军越过高加索，德意两军就会携手共同占领英国统治下的中东，并迫使摇摆不定的土耳其对苏作战。高加索的目标关系到轴心国的全球战略。战后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富勒分析道，1942年夏天，德军“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摧毁俄国的经济力量，破坏俄军的物质基础。为此就必须夺取俄国的顿巴斯工业区、库班粮田和高加索的石油。”里宾特洛甫也声称：“当俄国储备的石油用完时，俄国就要屈膝投降了。”

所以，在1942年4月5日，希特勒发出的第41号训令中，明确规定德军夏季作战的主要目标就是夺占高加索：“要把现有的兵力全部集中到南线去进行主要战役，以便将敌人消灭在顿河以西，尔后夺取高加索的油田并翻过高加索山脉。”斯大林格勒只是“将它置于我重武器的杀伤范围之内，使之成为被摧毁的又一个军备和交通中心”的辅助战略目标。

由于苏军失误，使德军夏季作战出乎意料的顺利。此刻希特勒认为德军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便兵分两路展开进攻，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由最初的主次，先后变为同样重要的了。

战后德国将领指责希特勒45号“不伦瑞克”指令，贪心不足，兵力分散，导致斯大林格勒悲剧。事后德国人才知道，苏军夏季作战的失利虽然造成战局被动，但俄国的力量并没有枯竭，8月份，希特勒看到东线情报处长盖伦

上校的一份情报，声称在7月的一个半月内，斯大林就重新组建了54个步兵师和56个装甲师。不久，盖伦又报告说，斯大林还拥有593个师的兵力，一个月能生产1000辆坦克。希特勒被气糊涂了，他怎么也不相信俄国人会越打越多。等到真相大白，为时已晚，德军已陷入了两条战线，首尾难以兼顾了。

再说那天希特勒接到保卢斯的密报后吃惊不小，立刻把参谋总长哈尔德召来。两人在分析了前线形势后，确认俄国人正在向斯大林格勒集结重兵。“哈，这是天赐良机。”希特勒冷静下来后，突然发觉这是最后击溃斯大林的难得机会”他对哈尔德说，他要改变作战计划，把苏军主力歼灭在伏尔加河畔。

数小时后，一份密电从维尼事发出传到了霍特将军手里。

正在向高加索全速前进的德国第4装甲集团军奉命停止前进，掉转头来向顿河以南推进，越过卡尔穆克草原，配合第6军团从南面进攻斯大林格勒。

原先处于辅助目标的斯大林格勒现在成了德军主要作战方向了。对这一战略调整希特勒充满信心，下达命令后，希特勒在女秘书陪伴下饮茶休息去了，他哪里料到他的军团开始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血战。

2. 顿河大弯曲部拉锯战

霍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编成内有坦克第48军（坦克14师和摩托化步兵第29师），步兵第4军（步兵第94、317师）和罗马尼亚第6军。夏季作战以来，坦克第4集团军连战皆捷，士气正旺。接到希特勒命令后，即刻南下，只用三天时间就驰驱数百公里，7月29日未遭抵抗渡过顿河，出现在斯大林格勒南部。

这一地区由苏第51集团军设防。该集团军只有4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防线长达200公里。兵力分散，又没有坚固工事，而德军是坦克、火炮和飞机联合作战，只几个回合，防线就垮了。

第4集团军长驱直入，配合西南方向保卢斯军团，不顾一切冲杀过来。8月3日，进至阿克赛河；8月5日，向阿勃加涅罗沃、普洛多维托那推进，8月7日，向第74公里会让站、京古塔车站冲来。

形势万分危急！苏军最高统帅部立即作出反应：

命令第62集团军加强顿河以西阵地防御，挡住保卢斯军团突击；

向令第64集团军在霍特军团突破方向（格罗莫斯拉夫卡、京古塔一带）设置纵深防御；

命令第64集团军副司令员崔可夫中将（7月28日舒米洛夫少将任该集团军司令员）率独立战役集群（步兵29、138、157师，坦克第6旅、第154海军陆战旅、2个炮团）奔赴阿克赛河一带，堵住南部缺口。

命令……

经过一番调兵遣将，两军在顿河大弯曲部展开了激烈较量。包围与反包围、冲击与反冲击，冲上去、打下来，阵地前的掩体、堑沟、弹坑都成了争夺焦点。无休无止的拉锯战，使顿河上浮现起殷红的鲜血，炮弹爆炸开来，飞溅起血染的水花。

8月5日，在阿克赛河一带，霍特第4军团气势汹汹地向柳德尼科上校的第138师和库罗帕坚科的第157师扑来。德军采用惯用战术，先是飞机轰炸，尔后火炮射击，继之步兵和坦克进攻。趁苏军立足未稳，一天内竟发动

十数次进攻，终于冲垮苏军坚韧顽强防守，从两个师的结合部深深地楔入数公里。

当晚，崔可夫将两位疲惫的师长从阵地上找来，告诉他们德军在前面山谷集结了大批坦克。“在他们凌晨发动进攻前”，崔可夫信心十足地说：“用炮火把狗日的揍趴下。”

次日破晓前，第 138 师和 157 师所有 400 余门大炮都指向了那一片幽幽的山谷。“开炮”，随着一声令下，万发炮弹如一阵冰雹倾泻在那窄窄的山谷里，群山在颤抖，发出轰鸣。崔可夫从望远镜里看到山谷里冒起一股股浓浓的黑烟和火焰，数十辆坦克燃烧起来，发出噼啪响声，惊慌失措的德国人正四处溃逃，崔可夫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足智多谋的崔可夫将军将山谷里德军击溃，仅仅使疯狂的德国人发起冲锋推迟了数小时。战场上态势依然严峻。同一天，斯大林根据形势变化，调整了苏军指挥系统。将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分为两个独立方面军：东南方面军由戈尔多夫中将任司令员，管辖第 64、57、51、近卫第 1 集团军、坦克第 3 军和航空兵第 8 集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叶廖缅科上将指挥，管辖第 21、62、63 集团军、坦克第 4 集团军、第 8 军和航空兵第 16 集团军。斯大林在给两位方面军司令员的训令中，命令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粉碎德军从南、西两个方向进攻斯大林格勒的企图。

此时，南面霍特军团终于凭着优势兵力冲破崔可夫集群防御阵地，向苏 64 集团军左翼——阿布加涅罗沃和京古塔区域进发。经过两天激战，势单力薄的苏军被击溃，德军占领了第 74 公里会让站。这里距斯大林格勒市区只剩 30 公里。

霍特军团的进攻使叶廖缅科上将极为不安。8 月 7 日，他搜罗了方面军所有的预备队和装备，共 4 个师，1 个坦克旅，不顾一切地抵挡住德军进攻，在 74 公里会让站，坦克第 133 旅表现出色。旅长布勃诺夫少校进攻前对全旅官兵说：“弟兄们，我们没有退路了，我们身后就是优尔加河和祖国。”他一说完就率先驾驶着一辆 KB 式坦克向德国人冲了过去。德军终于被赶出第 74 公里会让站，但第 133 旅 1200 多人伤亡近 400 人。

曾任东南方面军副司令的戈利科夫元帅对布勃诺夫有极高评价：

他是一位才能出众的指挥员，能够迅速判断敌情，合理调配兵力。他出众的地方不只象许多人那样勤勉可靠和勇敢，还具有令人羡慕的主动精神。他的旅总是行动神速，战果显著。

尼古拉·马特维耶维奇·布勃诺夫少校生于 1905 年，曾在战争中两次负伤，因战功显赫荣膺列宁勋章。

8 月 9 日在 74 公里会让站，布勃诺夫旅总共只有 25 辆 KB 式坦克，但却使德军失魂落魄。曾参加过那次战役的德国士兵罗尔夫·格拉姆斯，战后详细地回忆了那几天的战斗经过：

“8 月 3 日，同往常一样，坦克第 14 师以第 64 摩托车营为前卫，从烈蒙特纳亚地域出发作最后的一次长途行军。此事完成后，即可直接兵临斯大林格勒城下。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热浪翻滚，尘柱阵起，绵延不断。人和车辆都难以忍受。”

几天后德军终于抵达 74 公里会让站，却与苏 133 旅遭遇，展开混战。格拉姆斯说：“那几天是坦克团和炮兵团最不好过的日子。苏军重坦克如入无人之境，疯狂地冲撞过来。”德国兵望之丧胆。一战下来，德坦克 14 师第

36 团 200 多辆坦克只剩 24 辆。这次惨败，对格拉姆斯感触颇深。

德军并不甘于失败，又源源不断投入新的兵力。74 公里坦克混战一直持续到 8 月 17 日，双方损失都很大。

西面的保卢斯军团乘霍特军团节节推进，也发动了攻势。7 日晨，德军以两个军的兵力向第 62 集团军南北两翼发起攻击。第 62 集团军撤至顿河左岸。

8 月 12 日，华西列夫斯基将军再次飞抵斯大林格勒督战，疲惫不堪的苏军在缺少树木的顿河草原上仓促挖掘战壕，组织新的防线。

15 日晨，保卢斯以 16 个师兵力将苏军第 62 集团军切割、包围。凌晨 5 时，突然爆发的枪炮声，打破了草原寂静。从地面到空中到处马达轰鸣，子弹射击声、炸弹爆炸声。德军坦克凶猛地涌了过来，空中密麻麻飞机向苏军阵地俯冲轰炸。

苏 192 师殊死抵抗。参谋长塔兰采夫重伤身亡。师长茹拉廖夫上校身负重伤，昏迷过去。师政治部主任谢列布里亚尼科夫指挥全师，亦阵亡。全师三千余人，除数百人突围，全部阵亡。

位于顿河右岸的苏 184、205 师亦损失惨重，阵地前布满双方士兵尸体。

8 月 17 日。德军以惨重代价占领顿河左岸。历时一个月的顿河弯曲部战斗拉下帷幕。在这一个月中，苏军顽强抵御，使德军总共推进 60 至 80 公里。希特勒只好放弃行进间占领斯大林格勒的计划。

17 日晚，保卢斯获悉部队已占领顿河弯曲部，大大松了一口气。尽管德军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但他脸上依然挂着骄横的神色。他对副官亚当说：“该发动总攻击了。”

19 日下午 18 点 45 分，保卢斯在他的司令部签署了“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命令。命令中第一句就狂妄地宣称：“由于近几周的致命突击，俄国人已经没有力量进行坚决的抵抗。”大获全胜指日可待。

保卢斯签署这份命令时决不会想到，他正带领着第 6 军团向陷阱走去。伏尔加河畔的决战进入了白热化。

3. 丘吉尔来访

斯大林办公室的门轻轻响了一下，莫洛托夫走了进来。

“柯巴，让你高兴一下。”一向沉稳的莫洛托夫，语调有些激动，手里拿着电报。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斯大林诧异地问。他刚接到情报，顿河弯曲部已落入德军手里，德国人正从南、北和西北面向斯大林格勒市区逼近。

“丘吉尔来了，他要与我们商讨对付希特勒的计划。”

如一缕阳光透过乌云，斯大林忧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把大部分军队投入到东方，在欧洲只维持着 30 个师。

1941 年 7 月，斯大林致函他的新盟国，希望英国在欧洲开辟对德作战第二战场，使德军在两条战线作战。丘吉尔答称，目前在西欧登陆，“意味着流血与失败”。

珍珠港事件后，英、美、苏三大国结成战时同盟。美国参谋总部的将军们发现，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从军事上看，是“直捣德国心脏

的一条捷径”。制订了在欧洲大规模登陆方案，并鼓动丘吉尔同意这一代号“大铁锤”计划。

1942年5月20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和伊萨伊夫少将应美、英两国政府邀请先后访问伦敦、华盛顿，苏联与美、英两国签署互相援助议定书和同盟条约。应苏方要求，美、英、苏三国公报宣布：“会谈中就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个刻不容缓的任务达成了圆满协议。”

公报发表，激起强烈反响：

英国《泰晤士报》1942年6月12日声称：“英苏友谊和合作已经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同一天，《每日电讯报》写道：“由美国和英联邦根据该条约规定的方针同俄国采取一致的行动，欧洲可以指望出现一个一百年来最为安全的时期，全世界也可能会进入一种最为幸福的秩序。”

美国报纸也一致欢呼三国结盟，《纽约时报》6月12日评论道，这将“预示着力量均衡的一次根本变化，这对欧洲的未来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莫斯科，浴血奋战的苏联人从西方盟国身上看到了赢得战争的曙光，《真理报》6月20日宣称，条约是“投进敌人营垒里的一颗炸弹。”当莫洛托夫圆满结束对英、美两国访问，在莫斯科机场走下飞机时，他发现人民已把他当作凯旋英雄来迎接。很快，最高苏维埃以盛大而隆重形式批准英苏条约。莫洛托夫在会上对西方盟国动了真情：

“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将给希特勒军队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不久世人就能看到三大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合作的后果。”

苏联人已把胜利希望很大程度上寄托在1942年盟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上。

8月12日。丘吉尔座机进入苏联领空。望着机翼下蜿蜒曲折的伏尔加河从宽广黑色的沼泽中流过，他的心里揣测不安。苏军正与德军在这一带激战，他却要给翘首以待的苏联人带去一个不幸的消息。同行的韦维尔将军早就看透了英国首相的心思，做了一首诗，诗的每一节末尾是同样的一句：“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这位二十世纪最能言善辩的政治家不由暗暗叫苦，他形容他这次访问是：“搬一大块冰到北极去。”

1942年夏天，同盟国处于黑暗的深渊。英、美、苏三国各有各的难处。

在东方，德国元帅克莱斯特的高加索军群的部队占领了迈科普附近的第一个苏联油田；曼因施坦奉命调动大炮和最新式的火箭炮朝着布尔什维克的堡垒列宁格勒挺进；而B集团军群正日夜围攻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

在西方，英、美两国军队亦处处受挫。德军来到挪威马格尔岛和位于地中海的克里特岛，来到芬兰北部和英吉利海峡的岸边。隆美尔元帅站在离亚历山大港80公里处，在那里升起了纳粹党徽的旗帜。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制定了进军开罗的计划。日本海军仍活跃在太平洋。

丘吉尔启程前往莫斯科前，大英帝国在中东正遭受一次灾难性的失败。坚守托布鲁克要塞达33个星期的25,000名英军，出人意料地向隆美尔投降了。消息传来，对“大铁锤”一直心怀二意的丘吉尔更坚定了信念，督促罗斯福同意取消了这一计划，代之以在北非登陆的“火炬”。

下午5点，丘吉尔座机安全抵达莫斯科中央机场。机场上挂着美、英、苏三国国旗。迎接来客的有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和一批苏军将领，以及外交使团和美、英大使。在莫洛托夫陪同下，丘吉尔检阅了仪仗队，乐队演奏三国国歌。简短的仪式后，莫洛托夫陪同丘吉尔一行下榻在莫斯科郊外

奢侈豪华的“国家别墅七号”。

当晚丘吉尔和美国总统代表哈里曼应邀去见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客室，斯大林带着拘谨的微笑迎按客人，紧紧握手，热情地说了一段问候的话，两位昔日宿敌、二战时的盟友坐到了一起。

大家在椭圆形桌边就坐，一方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元帅，另一方是丘吉尔、哈里曼、英国大使。会谈一开始，丘吉尔就开诚布公地说起此行目的：

“我这次来是要向元帅阁下说明英、美两国政府的决定，在 1942 年我们两国军队无法在法国沿岸登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接着丘吉尔开始详细说明为什么采取这一决定，要动手，时间没有了，9 月是英吉利海峡靠得住的最后一个月，余下时间不可能发动一场大规模渡海作战。而且，盟国登陆艇眼下只够运送 6 个师的兵力上岸，这实在太少了。

丘吉尔的话如晴天霹雳使斯大林脸上布满乌云，他怀疑狡猾的英国人正在推诿，让苏联人孤军奋战，等希特勒被削弱后再动手。斯大林不由得逐点批驳丘吉尔的话，最后，他激愤他说：“你们要是不愿冒险，就不能赢得战争。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德国人？”

丘吉尔早已料到他的一番话会引起斯大林情绪激动，处于为生存而战的苏联人迫切希望看到盟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但他不能冒太大风险。他不愧是外交谈判高手，为打破僵局，他拿出一幅地图，就“第二战场”问题作了一番发挥：

“元帅阁下，我认为法国并不是进行第二战场的唯一地点。我和罗斯福总统已商订了另一项计划，那就是英美军队在北非发动攻势的‘火炬’计划。”

丘吉尔的话引起了斯大林浓厚兴趣。为说明“火炬”行动重要，丘吉尔在纸上画了一条鳄鱼，强调说：“大铁锤”风险太大，因为它打击的是希特勒这条鳄鱼坚硬的口鼻部，弄不好会被它一口吞了。而“火炬”是在这条鳄鱼柔软的下腹部燃烧，风险小威力却更大。

斯大林立刻洞察盟军在北非登陆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意义，虽然在近期内这一行动无法减轻苏联战场的压力。两人越谈越投机。

半夜，丘吉尔和哈里曼满意地离开克里姆林宫。

其实，丘吉尔并没有说服斯大林。英、美政府放弃“铁锤”计划，显然只是从本国利益出发，不愿为处于战火中的苏联“两肋插刀”，这对正在为生存而战的斯大林是当头一棒，他内心的愤怒是可想而知。

第二天，斯大林向丘吉尔和哈里曼特使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

“苏联统帅部是以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为前提来制定自己的夏秋军事行动计划的。

英国政府拒绝在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对苏联人民是一精神打击……而且使红军在前线的态势复杂化。

我和我的同事认为，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已经具备极为有利条件。因为几乎所有德军精锐部队都调到了东线。……1942 年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我为此事曾力图说服英国首相先生，不幸未收成效，而美国总统代表哈里曼先生在莫斯科会谈中则完全支持首相先生。

斯大林（签字）”

丘吉尔不由得为英、美政府决定滔滔不绝地争辩一番。经过一阵唇枪舌剑，“两巨头”还是以大局为重，握手言和。临别之夜，斯大林在他私人别

墅孔策沃设宴为丘吉尔饯行。两位政治家谈笑风生。16日晨，丘吉尔如释重负离开莫斯科。在飞机上丘吉尔暗自庆幸，本来英、美毁约很容易变成同盟国的一场灾难，现在却使英、美和苏联的战时关系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斯大林对丘吉尔的来访，由最初的热切期待到愤怒和失望，最后不得不咽下丘吉尔给他带来的苦果。大敌当前，他不能与盟国弄僵，只能在心里骂一句：狡诈的英、美资产阶级。

一想到盟国在紧要关头竟然见死不救，只在北非战场上无关痛痒地摆摆样子，反而使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略苏联，加重苏军压力，他的内心充满悲愤。

有一点他更清醒地意识到了，在1942年的苏联战场上。打好打坏都是苏联自己的事，不能指望别人来帮忙。

孤立无援的斯大林承受压力之大，痛苦之深可想而知。他明白眼下只有咬紧牙关，背水一战，顶住希特勒的进攻才是唯一的出路。

所以，当丘吉尔刚刚离去，华西列夫斯基从斯大林格勒报告说：德军又发动了新一轮进攻，战况不妙。斯大林有点失态地对着高频电话喊道：“顶住，不准后退。谁违抗军令，按照第227号命令处置。”

4. “不准后退一步”

第227号命令是斯大林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的名义在7月28日颁发的，这一命令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作影响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进程。

那正是希特勒变更部署，将霍特第4军团调来攻打斯大林格勒，形势急转直下、惊心动魄之时。那些日子，斯大林焦虑万分，精神高度集中，脾气也暴躁起来。

他坐在宽敞的办公室思前想后，忽然忆起十月革命前的往事。

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在神学院读书时就具有强烈的叛逆性格，阅读了大量禁书，成了“柯巴”，一个投身革命的“无情的人”。后来是坐牢、流放，流放到西伯利亚伊尔库次克省的新乌达村。他出生在炎热的格鲁吉亚，西伯利亚严寒可真是严峻考验。曾遇上一次可怕的暴风雪，差点冻死……从流放地逃跑，到第比利斯。后来又是坐牢、流放，再逃跑。

流放复流放，斯大林叹息道，真是坎坷多难，可他从没有低头。最后一次流放，已是35岁了，这时候他成了职业革命家，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后来就和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炮打冬宫。想到这里，斯大林快活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对对，1918年他在察里津打退了哥萨克进攻。这是他指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那场战斗可真险啊，新生的苏维埃遭到了国内外敌人武装干涉，一场暴力、仇恨和戮杀的风暴席卷全国。斯大林想起当时的察里津没有粮食、没有武器，部队缺少纪律，一片混乱，听到哥萨克来了就溃退了。那时他采取了果断措施，撤换了一大批不称职的军官，整顿战场纪律，凡逃兵、战败者就地枪决，战线稳定下来。

与斯大林并肩战斗的伏罗希洛夫后来说：察里津是被“斯大林决战决胜的意志”拯救的。

对，意志，沉浸在回忆中的斯大林忽然若有所思，情不自禁地叫出声。“现在斯大林格勒如同20多年前的察里津，最需要的是战场上的钢铁般的意志。”

当你无计可施时，最好回顾一下过去。斯大林再次体会到这一点。

50年后，笔者见到了斯大林为整顿战场纪律颁发的第227号命令，被命

令中极其坦率的口吻所震惊：

“……德国占领军正冲向斯大林格勒，冲向伏尔加河，企图不惜任何代价攫取拥有丰富石油资源和粮食的北高加索和库班河流域。”

“我们的领土大大缩小了，人口、粮食、金属、厂矿也减少了许多。我们失去了7千多万人口，年产8亿多普特粮食的产粮区以及年产1千多万吨钢材的生产能力。”

没有矫饰和闪烁其辞，而是直截了当指明局势严重与危险，斯大林在说这一切的时候，心情是焦虑的，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人民：

“我们每放弃一寸土地都将极大地加强敌人的优势，极大地削弱我们的防御，削弱我们的祖国。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杜绝诸如‘我们可以无休止地退下去’、‘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粮食取之不尽’之类的论调。……是停止退却的时候了。‘不准后退一步’，这应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口号。必须顽强地坚守每一个阵地，坚守每一寸苏联领土，尽最大力量去保卫它，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夏季作战接连受挫，在苏军中产生了怯战心理。笔者推测在下这道命令时，苏军中临阵溃退的现象是很普遍的。笔者的这一推测，在苏军将领在战后的回忆录里得到证实。

曾任64集团军副司令、62集团军司令的崔可夫元帅，在回忆录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次他在前沿视察，发现德军正在发起进攻，而苏军阵地却按兵不动。

“为什么不开炮？”崔可夫责问炮团团长。

“炮弹快没了。”团长窘迫地说。

事实上弹药是不缺的。崔可夫写道：“指挥员在准备后撤时，往往这样搪塞。”在他命令下，苏军击溃了德军进攻。

命令最后部分，斯大林口气十分严厉：

“惊慌失措者和胆小鬼应该就地枪决。从今以后，每个指挥员、红军战士、政工人员都应遵守这个铁的纪律：没有最高统帅的命令绝不后退一步。”

战场上毫无秩序的撤退是会传染的。当有人惊慌失措往回跑时，坚守阵地的人也会恐慌起来，结果变成一场大溃败。我想在接到斯大林这一命令时，大部分苏军官兵会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对他们来说，撤退逃跑的日子结束了，现在人人要拧成一股绳，不仅为祖国而战，也为自己生存战斗。

严厉的命令激发了苏军勇气。曾任第64集团军司令员的舒米洛夫说：

“命令一到，我们马上向全体指挥员做了传达。以后集团军所属部队再未发生过未接到命令便放弃哪怕是一寸土地的情况。”

舒米洛夫讲的或许有些夸张，但这一命令却使苏军士气大为改观。连德国人都奇怪第一天逃跑的苏军，次日会莫名其妙进行最疯狂的抵抗。

当然，如果以为靠一纸命令就扭转了战局，未免太天真了。

斯大林命令能起作用，因为它充分反映了苏联人民的愿望。战争初期，苏联不少士兵对德国人恨不起来。战时曾任《红星报》记者的苏联作家伊里亚·爱伦坡在回忆录中讲了这么一件事：

“我记得在前沿阵地上同炮兵们的一次困难的谈话。连长接到了向公路开炮的命令，战士们一动也不动。有个战士对我说：‘不应该光向公路上开炮，然后又撤退，应该让德国人走近一些，试着向他们解释，现在他们该觉悟了，该起来反抗希特勒了’。其它人则同情地点点头。一个外貌挺机灵的

小伙子说：

‘我们向谁开炮？向工人和农民。他们会以为我们在反对他们，不给他们出路。’”

当德国人坦克开来时，苏联士兵受战前虚假教育影响，幻想着向刽子手解释一番就能使他们掉转枪口，真是可笑。随着战争深入，德军暴行终于使战士们醒悟过来。苏军也改变了报喜不报忧做法，把真相告诉战士，使他们明白为谁扛枪。在苏军接连撤退的日子，战士们经常收到亲友来信，控诉法西斯暴行。下面这封来信，刊登在苏军前线报纸《为了祖国，前进》上。这是一位母亲写给在前线作战的儿子，在部队中广为流传，后被前苏联国防部档案馆收藏（档 244，编号 759，卷宗 45，第 1—2 页）：

“科里亚：

我亲爱的儿子呵，我是流着痛苦的眼泪在给你写这封信。我对自己说：哭一会儿也该停停了。可是，不行。当我蓦地想起法西斯暴徒的时候——痛断肝肠。亲爱的儿子呵，你都难以想到我们村在德国铁蹄下是怎么熬过来的！你的亲人中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全被万恶的德寇赶到德国做苦工去了。你可爱的小妹妹已不和我在一起了，这伙暴徒把她掳到万恶的德国去了。科里亚！当他们捆你妹妹的时候，我昏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可爱的小女儿已经不在，条凳上只留下她一绺头发。

当时我们村象个奴隶市场。他们把人们从各个村庄赶到这里，并在押走以前把他们冻饿几天。就是现在，我也忘不了有个小女孩扑向她母亲，德国兵推搡，并用枪托打这个小姑娘。可怜的母亲披头散发站立一旁哭泣，她好象是疯了。不，科里亚，我写不完我们遭的罪，就是下地狱，大概也比这要好受得多。我就是在黄泉之下，也绝不会忘记这群法西斯匪徒。我要永世诅咒他们。儿呵！向你致以亲人的祝福并嘱咐你：为你的妹妹季娜报仇，为我们被洗劫的村子，为祖国的一切报仇。”

类似这样的信件在苏军到处传递着，苏军战士每一个与希特勒不仅有公账还有私仇，他破坏和平，拆散这一家人骨肉，又毁坏那一家人的家园，杀死另一个人的父母兄妹。仇恨的火焰一经点燃，斯大林“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就成为苏军士兵自觉行动。

从 8 月下旬起，伏尔加河畔的决战日趋激烈，苏军的抵抗也明显加强。背水一战、哀兵必胜的军事准则又一次拯救了斯大林格勒。

第五章 胜负难卜

1.8月23日：难忘的一天

在斯大林和丘吉尔莫斯科会晤4天之后，德军又发动了新的攻势，这次德军分成南北突击集群。南部集群是霍特第4坦克集团军，除原有编制外，又增加了坦克第24师和步兵297师，计划从普洛多维托耶、阿勃加涅罗沃出发，占领京古塔车站，沿铁路线向北突击。北部集群是保卢斯第6军团，担任主攻。计划在佩斯科瓦特卡和特烈霍斯特罗斯卡亚之间强渡顿河，在雷诺克方向突击斯大林格勒北部，直抵伏尔加河，两个集团军有18个师，21万人，配备2100门大炮，1100架飞机，进攻中有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罗马尼亚2个师掩护其侧翼，兵强马壮，志在必得。

对这次进攻，希特勒寄予很大希望。进攻命令下达后，他得意地对身边的女秘书说：“跟我去斯大林格勒吧，时间不会太久的。”

战斗打响后，遇到了苏军顽强抵抗，但保卢斯军团还是取得了进展。担任先锋的冯·维特尔斯盖依姆的坦克第14军攻占了顿河小弯曲部的登陆场，到22日日终前，德军已把突破口扩大到45公里。

南部集群也不甘落后，起初进攻受挫，后来将突击方向由阿勃加涅罗沃东移后，在21日日终前，终于突破苏第57集团军的右翼。现在还剩一道防线，德军坦克就能长驱直入，饮马伏尔加河。

伏尔加河滚滚滔滔，急流中泛起红色涟漪。不，这不是朝霞辉映，而是人的血，那般红的血正汨汨涌入水中。炮弹和炸弹爆炸了，掀起血色水柱。天空中响起刺耳的飞机引擎声，地上坦克隆隆开来。河边拥挤的人群骚动着，水面上燃烧起大火，恐怖的叫声充满空间。

华西列夫斯基醒来，脑中还清晰忆起梦中那一幕。这些日子，将军被战局缠得失魂落魄。德军新一轮攻势之猛，出乎统帅部预料。一个月来，苏军只有招架之功。作为统帅部代表、总参谋长，该城守军的最高统帅，虽手握千军万马，却感到肩上责任太重，身心极度疲乏。有几天没合眼了，才打个盹，又被恶梦搅醒，他揉揉酸涩晕眩的双眼，看了一下桌上台历：8月23日，星期天。

天渐渐亮了，但愿新的一天有好的开端。

几十年后，一大批苏军将领都不约而同地记住了这一天。东南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上将对这一天印象颇深。晚年在回顾征战一生时，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战火纷飞的二百天中的一天》。

这是难忘的一天，也是悲惨的一天。

这一天是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开始的。

8月23日清晨。雷诺克方向。德军坦克第14军正向苏第62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结合部发起冲锋。坦克14军是保卢斯的王牌，每次作战，都是它打头阵。23日那天，骄横的维特尔斯盖伊姆先让飞机和大炮狂轰苏军阵地，尔后才让坦克发起冲锋。

狙击德军的是苏62集团军步兵87师。该师在22日日终前奉命换防，行军途中遭敌军飞机轰炸。拂晓前尚未完全进入阵地，德军坦克就冲了上来。全师被分割成零星小股，喋血奋战。最后弹尽粮绝，阵地上连一门迫击炮都被炸毁，伤亡惨重。

德 14 军冲垮了苏军阵地，长驱直入，切断了苏联城北守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与市区守军（东南方面军）间的联系。下午 16 时，进入拉托善卡、阿卡托夫卡、雷诺克一带，涌向伏尔加河，直接威胁北郊的拖拉机厂。

同一时刻，在城西南部。德军南部集群发起进攻。至中午 12 时已占领第 74 公里会让站和京古塔车站，苏步兵 38 师陷入重围。

华西列夫斯基和方面军司令员是在稍晚的时候才获悉防线被突破的。上午 9 时，查里查河左岸坑道东南方面军指挥所的电话铃声急骤地响了起来。

“空军第 8 集团军参谋长谢列兹涅夫上校报告：据飞机侦察，小罗索什卡地域发生激战。敌两路坦克纵队每路约 100 辆，后面跟着满载步兵的密密麻麻的汽车纵队，向斯大林格勒市区逼进。敌空军现正轮番轰炸我军阵地。”

“命令第 8 集团军所有飞机全部起飞，轰炸德军”。叶廖缅科将军大声说道。

指挥所气氛静得快要凝固起来。

小罗索什卡由苏 62 集团军之个师防守，德军突然出现在那一地域，表明德军在苏军阵形中已穿插纵深达 60 公里。华西列夫斯基紧锁双眉，与叶廖缅科商量该抽调哪些部队去堵住缺口。正商议着，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东南方面军工程兵主任舍斯塔科夫少将、后勤部部长阿尼西莫夫少将走进指挥所，对叶廖缅科一个立正，汇报道，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修建的一座横跨伏尔加河的浮桥已提前 2 天完成任务，桥总长 3 公里多。

这座浮桥是 10 天前方面军决定修造的，为的是让拖拉机厂每天制造的 50 多辆坦克及大炮快捷迅速地开往战场。岂料形势发生了突变。

叶廖缅科竭力显出平静的神态：“我代表方面军嘉奖所有建桥的人员。现在，我交给你们俩一个任务：炸了它。”

叶廖缅科不忍心看他们惊讶的神态，足足有一分钟，他们才回过神来。等到明白非这样做不可时，沮丧地走了。

小罗索什卡离拖拉机厂只有 5 公里。

这一插曲使司令部的人情绪越发低落，他们发现舍斯塔科夫是含着泪走的。但这却使华西列夫斯基振奋起来。他在地图上顿河与伏尔加河间划了一道线。说：“把工人狙击营、军政学校学员营组织起来，加强这一带防御，消除德军走廊的威胁。”说完，他就信心十足地向莫斯科报告。

当天下午 16 时 18 分。

斯大林格勒城市上空突然响起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城市惊呆了，车辆停止了行驶，行人奔向附近防空掩蔽部，街道上响着警察刺耳的警笛。

空中出现了数百架德国轰炸机，扔下了数千枚炸弹和燃烧弹，城市上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8 日的斯大林格勒酷热异常，当德军轰炸时，正刮着大风。风助火势，一条条火龙吞噬着一座座房屋，一条条街道。成千上万座建筑倒塌了，斯大林格勒成了一片火海，数百名平民葬身于大火里。

在伏尔加河边火焰有数十米高，德军把油库炸着了，燃烧的石油翻卷着，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响声。

石油不断地从油库里涌出，大火奔腾着、呼啸着，它贪婪地吞食着周围的一切。被石油浸润了的土地，也开始冒烟；石油流向马路，柏油路烧糊了，发出阵阵臭味；它流向伏尔加河，河面上立刻滚动着火焰，把停泊在河上的船只也烧焦了。在熊熊大火中，不时传来炮弹和炸药的爆烈声，这一切真让

人毛骨悚然。

德军的空袭持续了数小时，晚上斯大林格勒上空被火光照得如同白昼。

空袭将苏军通讯线路破坏了，那一夜许多部队与指挥所失去了联系，陷入了混乱。

空袭发生半小时后，莫斯科与斯大林格勒失去了联系。斯大林来到通讯机房，焦急地等候着。机要秘书戴着耳机不停呼喊，数小时过去了，仍未联系上。斯大林脸色阴沉：难道斯大林格勒陷落了？

斯大林格勒不会陷落，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战士们拿着枪坚守着阵地，工人们也冲向了前线。

8月23日晚，拖拉机厂经受了战火的考验。17时40分，厂区响起了警报，工人们连工作服都未换，迅速地奔到集结地，拿起了武器。

第一次奔赴前线，难免有些紧张。队伍中的廖尼亚·苏波尼茨基对一位面容姣好的姑娘打趣道：“莉达，把画笔和颜料保存好，打完仗我还要用呢。”

被唤作莉达的女工使劲点点头，感激地看了廖尼亚一眼，她明白他的用意，心情开始平静下来。

这支工人营当晚进入了麦切特卡河一带阵地。工人们架好机枪，挖好掩体，准备战斗。

德军坦克出现了，工人们举枪射击。突然莉达尖叫一声，脸色发白，衣服上渗出鲜血。

“快下去。”廖尼亚喊道。

但她摇摇头，又向敌人瞄准。敌人太多了。廖尼亚沿着沟渠爬进一辆被击毁的坦克，给坦克炮装上炮弹，等敌人靠近了才发炮，德军后退了。不久，德军的炮弹密麻麻地飞来，砸向了廖尼亚坐的坦克上。廖尼亚身负重伤，临终前向伙伴们喊道：

“亲爱的，再加一把劲，德国人完了。”

“为廖尼亚报仇”，参战才一天的工人们把数倍于己的敌人打退了。

歼敌营阵亡23人，伤30人。

那天晚上与德军激战的，还有“红十月”厂、“街垒”厂工人营，捷尔任斯基、伏罗希洛夫、叶尔曼区的民兵队伍，斯大林格勒军民并肩作战终于阻挡住了德军的进攻。

23日白天小罗索什卡战斗异常激烈。驻守在无名高地的苏62集团军87师1379团的33名战士一天之内打退了德军十数次进攻。起初德军出动70辆坦克、以一个营步兵将高地团团围住。面对占优势敌人，初级政治指导员叶夫季费耶夫临危不惧，将手下人召到一起：“沉住气，放近了打。”德军仗恃人多，横冲直撞扑来。正好成了叶夫季费耶夫一班人的靶子。前面数辆坦克一下就被击毁了，但其余仍冲了上来。

听得见德军哇喇哇喇的叫声，谢苗·卡利塔上士冲出掩体，选好角度将一个燃烧瓶抛了出去，尔后连滚带爬翻进掩体。德军一辆坦克火焰四起，瘫痪了。卡利塔用此法又摧毁了两辆坦克。守在阵地上的苏军信心大增，纷纷效仿他们的伙伴出击。最后连五名通信兵也看着眼红，扔起了燃烧瓶。打了一天，33名勇士竟打死了150多名德军，击毁27辆坦克。苏军只有一个负轻伤。

这真是奇迹，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

当晚，叶夫季费耶夫接到命令，向冲进苏军阵地的德军实施反击。

反击是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副司令科瓦连科少将亲自指挥。科瓦连科是个有经验的指挥官，下午2时接到命令，仅用5个小时就把突击集群召集起来。共有3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一个坦克军。任务是针对德坦克14军形成的长60公里、宽8公里的走廊。这条走廊的出现，切断了苏军两个方面军联系，对苏军极力不利。

那天晚上，伏尔加河畔炮声一阵紧一阵，淡淡的月光透过硝烟，照在战场上。苏军坦克集群悄悄逼近德军阵地。随着炮声轰鸣，战斗打响了。

德坦克14军穿插速度过快，其两翼步兵未能跟上，在苏军冲击下阵形大乱。但坦克14军不愧是王牌军，很快稳住阵脚。科瓦连科指挥的突击集群兵分两路，一路受挫，另一路进展顺利，于24日凌晨2时冲进了大罗索什卡地域。切断了德14军后勤供应车队。但最后德国人预备队赶到，又恢复了供应。

这场战斗打响之前，华西列夫斯基就对科瓦连科说，“这不是歼灭战，而是拚消耗，挫一挫德国人的锐气。”结果双方损失很惨重，但苏军达到了自己目的。

8月23日24时，斯大林格勒与莫斯科恢复了联系。华西列夫斯基汇报说：

“……城南德军占领了京古塔车站、74公里会让站。城北德军已进抵斯大林格勒北郊。在那里被阻后，向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进攻。敌人在维尔加契田庄、佩斯特瓦特卡车站地域突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左翼防御，并从拉托申卡地域向东突击，已前出至伏尔加河，将我方面军分割为两部分。

敌军航空兵猛烈空袭斯大林格勒，城市处在火海之中。伏尔加河水上航道和供应我军给养的铁路线均遭严重破坏。”

汇报结束时，华西列夫斯基强调道：“形势万分危急，但斯大林格勒仍然在我手中”。

2. 朱可夫来了！

斯大林格勒已成为一片废墟。

德军突破了顿河防御，成功地把守军分割为两部分。城南德军攻占了阿勃加涅罗沃、攻占了京古塔车站、占领了通杜托沃镇；城北德军步步紧逼，已前出至阿卡托夫卡至雷诺克一线的伏尔加河边。德军主力渡过顿河，正向市区推进。

在敌军逼迫下，苏军从斯大林格勒外围撤了下来，守在一个狭长的地带。形势在恶化！

8月24日24时整，斯大林格勒进入戒严状态。

8月26日，城防委员会向全市发出号召：十万火急，大家修筑街垒去！斯大林格勒进入临战状态。

8月27日，星期四。格奥尔吉·朱可夫大将奉命离开西方面军飞赴莫斯科。

晚9时。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灯火通明。

斯大林脸色忧郁，对匆匆赶来的朱可夫说，“碰上难关了。德寇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高加索战局也不妙。”

他拿着烟斗的手挥了一下，像要驱散心中的不安：“国防委员会刚作出决定，任命你为最高副统帅，负责斯大林格勒防斯大林期待地看着他，决然

地说：“我们不能丢掉这座城市。”然后郑重其事告诉朱可夫，他已被授予全权，可以调动城内两个方面军、空军及其它部队，还有机动集结兵力的大权。交待完了，他才发现朱可夫神色疲乏，关切地问：“你不饿吧？吃点东西吧！”

秘书送来了茶和夹肉面包。朱可夫喝着茶，听着斯大林介绍战况，神态严峻。

两天后。

一架利—2型飞机从莫斯科中央机场起飞。飞机在湛蓝的空中飞行，机翼下飘浮着一团团、一簇簇松软灰白的云层。朱可夫透过舷窗，望着变幻莫测的白云，陷入沉思。

此次出征，朱可夫感受良多。每当战局危急，斯大林总是想到他，让他去承担几乎无法忍受的重压，先是到列宁格勒接替伏罗希洛夫元帅，后又到处于危难中的莫斯科组织防御，现在斯大林格勒又岌岌可危。斯大林明确告诉他，非他莫属，大本营和总参谋部也这么认为。这对驰骋疆场的将帅来说是多大的荣耀。在旁人眼里，这已经是军人最高的荣誉了，他当然也免不了有一种虚荣心，看看，非我莫属，力挽狂澜。但眼下不能想自己太多。战争时期，一个驾驭千军万马的统帅，他的荣辱是与他战场上的胜败休戚相关，而难以预料的战局又使胜与败只隔一层纸，关键是能否捕捉住转瞬即逝的战机。困难啊，他感到肩上责任实在太重，如果不能扭转战局，他真有点不寒而栗。

但很快他就从疑虑不安中解脱出来，他具有刚强性格，从不怨天尤人，患得患失。早年他就矢志报效祖国，先在沙皇军队里当士官，后来在红军中当排长、连长、团长、师长、军长，竟然青云直上，往后呢，是无休止的演习，沙盘模拟。1939年6月，已是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的朱可夫刚刚结束对军区军事演习的讲评，忽然接到莫斯科来的电话，让他立刻动身晋见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

第二天，朱可夫向伏罗希洛夫报到。伏罗希洛夫表情严肃地对他说：“上个月，日本关东军突然从满洲里的海尔欣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蒙军发生冲突。我国与蒙古签有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决定出兵援助蒙军，”

伏罗希洛夫说完后，直截了当地问他：“你能否立即起飞去那里，肩负起指挥军队的重任？”

这时朱可夫扫了一眼墙上那幅巨大的蒙古地图，看到在哈拉哈阿以东画了一条日军入侵路线。他早就懂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常识，眼下一不知己，二不知彼，但他胸中却涌起一种激情，他愿一试身手，把平时沙盘上演练、军事书上钻研得出的结论运用于实战，他毫不犹豫答道：

“元帅同志，我马上可以起飞。”

当时的果断应战，就决定了他现在军事上的辉煌。

哈拉哈河战役结局是众所周知的。起初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对塔木斯克进行闪电袭击，击落苏军飞机120多架，同时日军渡过哈拉哈河，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与苏蒙军厮杀。

朱可夫去时前线正处于最困难时期。朱可夫巧设陷阱，在诺门坎投下3个狙击师、2个坦克旅和炮兵军团，日军7个大队兵力全部被歼。

这一仗狠狠教训了日本，使它在德国入侵苏联后，不敢对苏联轻举妄动。在战役中表现出精湛指挥艺术的朱可夫也受到斯大林赏识，晋升大将，获苏

联英雄称号，以后又当了一阵苏军总参谋长。

朱可夫想到这里，胸中又涌起一股激情，当时情景与现在多么相似。眼下他不能保证一定能扭转斯大林格勒危难局势，力挽狂澜，但他对自己军事才能还是充满自信。作为一个光彩夺目的将帅，不仅要能所向披靡，无往不胜，更要有勇于挑战、克服危难的气魄，越是危险越镇定自若。

4 小时后，飞机降落在斯大林格勒。朱可夫充满自信走下飞机，登上来接他的“艾姆”牌越野车。路上他想，如果让他作出选择，他宁可死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也不平庸地度过一生。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小伊万诺夫卡。朱可夫一下车，华西列夫斯基迎了上来，第一句话就劈头劈脑：“什么时候进攻？”朱可夫诧异地问：“哪儿来的消息？”华西列夫斯基笑着说：“战士们告诉我的，前沿流传一句格言：朱可夫大将一到，进攻就开始了！”朱可夫大笑，走向布满作战地图的长桌：“看来，战士们士气很高噢。”

3. 又一次反突击

9月5日拂晓，朱可夫组织苏军在城北进行了一次进攻。进攻前，朱可夫显得信心不足。他觉得兵力太少，准备也过于仓促。果然在炮火准备之后，苏三个集团军的进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可有什么办法呢？再不发动反击，城市就危险了。

二天前，一份密电送到朱可夫手里：

“朱可夫：

斯大林格勒的形势恶化了，敌人距斯大林格勒3俄里（1俄里等于1.06公里，笔者注）。如果北部集团部队不立即援助，斯大林格勒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被攻占。应要求位于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的各部队司令员立即突击敌人和援助斯大林格勒的军民。

不得有任何迟延。现在迟延就等于犯罪。应将全部飞机都用于援助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剩下的飞机很少下。

最高统帅部

N·斯大林

1942年9月3日

朱可夫接到电报，立刻与莫斯科联系。斯大林格勒遭到空袭后，部队给养遇到困难。原定9月5日发起的反攻要提前2天无论如何不行：“三个集团军缺少弹药，最快在明晚黄昏时才能把弹药送到炮兵阵地。部队无组织进入战斗会遭到无谓损失。”

电话那一端的斯大林叱责道：“你是不是以为敌人会等你慢腾腾地弄好了再干？……叶廖缅科断定，如果你们不立即由北面实施突击，敌人只要用一次猛攻就可以拿下斯大林格勒。”

朱可夫不同意这一判断。斯大林格勒是万分危急，但在一、两天内敌人还不可能占领它。他也提不出什么证据，只是相信他的预感不会错。他甚至想一个被硝烟和炮火所包围的战士对战斗态势的预感，往往会比在司令部地图上作出的判断更贴近战场实际状况。

最后，斯大林让步了，他没有理由不相信声名显赫的朱可夫：“那好吧。9月5日发起攻击。如果敌人对市区发起总攻，你不待部队做好准备就迅速向敌人冲击。你的主要任务是把德寇的兵力由斯大林格勒引开，如果办得

到，还应消除隔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德军走廊。”

朱可夫放下电话，觉得斯大林对反击的期望过高。

战局发展证实了朱可夫的判断。

苏军 24 集团军、近卫第 1 集团军、第 66 集团军发起冲锋后，立即遭到德军强有力的回击。德军集中了大量的坦克、炮兵和摩托化部队阻止苏军进攻，德军轰炸机不断轰炸运动中的苏军队形。第一天结束时，苏军才前进 2——4 公里，而第 24 集团军仍在出发阵地上。

第 2 天苏军航空兵大规模参战，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德军立刻从斯大林格勒地域调集新的部队。交战的三、四天，进攻已停止了，主要是各种火器和空战。

当斯大林获悉战斗的结果时，颇为失望，只得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尽可能多的敌人调开斯大林格勒市区。”

这次战役成功的地方，是阻缓了德军进攻的势头。事后朱可夫总结道，这与一个多月前华西列夫斯基组织的 7.25 反突击多么相似啊，唯一值得夸耀的是苏军战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C·N·鲁坚科少将指挥的新建航空兵 16 集团军，从 9 月 4 日起编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9 月 6 日，两个歼击机团已从伏尔加河流域和沃罗涅夫方面军飞往斯大林格勒，参加了苏军的反击。

阿列柳欣才跃出机舱，第 268 歼击机航空师师长西德涅夫上校就把他叫去。站在师长面前，他还沉浸在刚结束的激烈的空战中，半小时前一架德国轰炸机被他击落了。

西德涅夫打开地图，把图上用红铅笔标出的卡拉奇地域的顿河渡口指给他看：“德寇在不停轰炸，需要掩护。”

一小时后，阿列柳欣航空大队的小伙子们已坐进战斗机座舱。信号升起来了，一架架“拉格—3”式飞机呼啸着升上了天空。

飞到了指定空域，阿列柳欣发现了两组各有 6 架“容克——88 式”德机的机群。德机没有掩护，“太狂妄了”，阿列柳欣心想，就用无线电向僚机发出攻击的命令。

阳光下，苏机开足油门冲了上去。嘿，德机没有察觉，以为是自己人。阿列柳欣轻松地把一架德机捕捉到，随着一声炮响，“容克”在空中爆炸了，又有两架德机也起火向地面栽去。

第二大战斗就激烈得多。那是为了掩护地面部队的突击。阿列柳欣大队接到警报后就升向空中，发现有三组各九架轰炸机群在战斗机护航下接近我军地面目标。阿列柳欣大队投入了一场悬殊的战斗。德“麦谢尔施密特”战斗机迎了上来。富有经验的阿列柳欣驾机一个转弯占领有利空域，向第一组轰炸机长机俯冲。只剩 400 米了，阿列柳欣在瞄准具里已看得清敌驾驶员惊慌失措的脸。随着一串曳光，德机爆炸了。但他的飞机也被三架德机盯住了，他们在空中追逐着，展开格斗。阿列柳欣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突然一个急转弯做了一个惊险动作，一瞬间，他就捕捉到战机，把他头上飞过的一架德机揍了下来。不幸的是他的飞机也中弹了，敌机打中了他的座舱，血从军服中汩汩流出，他强忍住痛跳了伞，失去了知觉。

阿列柳欣后来被苏联集体农庄的庄员发现送到了医院，因作战勇敢，曾两次荣膺苏联英雄称号。

当阿列柳欣跳伞时，朱可夫还不认识这位英雄，但他清楚空军大规模参

战在这次作战中的巨大作用。当这次反击战结束时，朱可夫从内心感觉到凭现有的兵力是无法彻底扭转战局，要消灭敌人，必须另外寻找出路。

如果说朱可夫有什么高明的地方，那就是他对战局准确判断和战机捕捉比别人要准确和及时，面对地图，他总是目光炯炯，地图上的红、蓝线条在他面前是活的生动世界，他从中找到自己的部队，也默默思考着敌人在做什么、想什么，他很奇怪自己在地图前会涌现出无穷的灵感。1941年7月，他准确预计敌人计划，提出放弃基辅。他的意见没被采纳，引起莫斯科危机。这一次，当他决定向最高统帅汇报他对目前战局的判断时，心里产生了一丝犹豫。

但这一次他很幸运。斯大林已不是一年前的斯大林，他在听了朱可夫对形势的分析后，没有轻率否定，而是思考了一会，对他说，如果你能亲自飞到莫斯科阐述自己的看法，可能更好一些。

这是9月10日的事。两天后，一架“利—2”，飞机穿越密密云层，在莫斯科中央机场降落。巧的是，这一天，斯大林格勒另一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保卢斯将军也飞向了希特勒战时大本营——乌克兰境内代号“狼人”的暗堡。

4. 保卢斯如释重负

苏军9月5日的猛烈反击，使保卢斯大吃一惊。他属于智慧型的军人。贬抑他的人总认为他是参谋军官出身，言外之意象斯大林格勒这类攻坚作战于他并不合适。这一说法有些根据，因为直到八个月前他才出任第6军团司令官。起初，第6军团内部对这位新任司令员有些瞧不起，但不久他们就心悦诚服了，先是在夏季作战中，面对铁木辛哥元帅猛烈进攻，保卢斯采用以攻对攻，以精锐部队突击苏军防线，尔后分割围歼。接着在伏尔加河，保卢斯又娴熟地运用了经典战法，采用两路突击，穿插迂回战术，因为德军在飞机、坦克上占很大优势，这一战法屡获成功。然而，同任何智慧型军人一样，他们的长处是以谋略见长，思虑周详；但有时又容易患得患失，缺少果断勇猛作风。保卢斯意志还不够坚强。尽管他喜欢思考的习性弥补了经验不足，但他没有料到苏军的抵抗会越来越激烈，他的心情也时好时坏。使他感触最深的是冯·维特尔斯盖伊姆的变化。坦克14军军长维特尔斯盖伊姆将军素以作战勇猛著称，每次进攻，他总是积极请战。8月23日，德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苏军发起冲击。担任北部作战的坦克14军冲锋陷阵，很快突破苏军防线，穿越小罗索什卡——137高地——康内会让站地区以北的一排小岗冲向伏尔加河。当参谋在地图上标出坦克14军进攻路线时，司令部内充满欢欣情绪。14军的纵深突破，已把苏军防线切割得支零破碎，在苏军阵地内形成一条长60公里、宽8公里的走廊。

可是没等兴奋异常的保卢斯平静下来，科瓦连科指挥的突击集群已猛扑过来。坦克14军由于进军过快，两翼步兵师没有跟上，立刻陷入了困境。

保卢斯接通了与维特尔斯盖伊姆的联系。

“司令官，我军已陷入重围，后勤供应线路已被切断。”

“沉住气，我立刻派飞机空投弹药和粮食，援兵立刻就到。”

电话里维特尔斯盖伊姆的声音有点惊慌：“苏军炮火很猛，请援军快点到达，形势很危急。”

援军也遇到麻烦，步兵第8军紧跟着坦克14军突击，刚渡过顿河，指挥部就遭到空袭，几名参谋当场炸死。原本掩护坦克14军右翼的步兵51军伤亡也很大。该军在苏军反击下，行动迟缓，陷入进退维谷境地。直到一星期后，保卢斯从登陆场又调来几个步兵师，才使14军冲出重围。

当晚，维特尔斯盖伊姆丧魂落魄地出现在第6军团司令部。与7天前相比，保卢斯简直认不出他来了。维特尔斯盖伊姆情绪低落，在汇报完战况后，他没马上离开，呆滞的目光忧郁地望了保卢斯一眼，心事重重。

“有话就说嘛”。过去保卢斯对他一向很客气，见他这副沮丧神态，也有些不耐烦。

维特尔斯盖伊姆终于鼓足勇气：“报告司令，这是一座巨人般的城市，我们攻不下来。我知道元首要攻下它的全部意义，但是俄国人太可怕了。与我们作战的不仅仅是军队，还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们象野兽一样哇哇叫着冲上来，一批又一批，啊，这些穿着工作服的敌人作战勇猛，战死了僵硬的手中还握着步枪，简直太可怕了。”维特尔斯盖伊姆生怕被打断，急急地说道：“我建议第6军团撤出伏尔加河，否则……”

保卢斯再也沉不住气了：“住嘴，你是帝国的将军，别忘了军人的荣誉。”

维特尔斯盖伊姆垂下了头。保卢斯怜悯地看着他，不忍心再责骂，挥挥手道：“你累了，快回去休息吧。”

望着维特尔斯盖伊姆垂头丧气地走出房间，保卢斯心想：完了，这个人吓破了胆，已经没救了。

两天后，维特尔斯盖伊姆被解除了职务。

这一事件后，德军凭着优势兵力，终于在苏军阵地上站稳脚跟，将苏军赶到内郭（市区）一线。可没等保卢斯松一口气，苏军在北部又出人意料地发起反击，使保卢斯不得不减弱进攻节奏，把市区的部分兵力抽调到郊外应急。保卢斯觉得再这样下去，对德军士气会受影响，一定要尽快拿下斯大林格勒，否则的话，又会冒出象维特尔斯盖伊姆这类吓破胆的军人。

正沉思着，参谋长施密特少将手拿电报兴冲冲地走了进来：“好消息，前线传来捷报，苏军9月5日发起的进攻已被击退了。”

保卢斯如释重负，情绪又高涨起来。他一把抓住施密特：“通知各部队指挥官马上开会，研究新一轮进攻计划。”

次日晨，保卢斯带着作战计划心情轻松地登上飞机，参加元首召开的大本营会议。临行前，他对送行的施密特说：“苏军被打垮了，这一回我们不会让元首再次失望了。”

9月12日中午，希特勒在“狼人”大本营召开军事会议。希特勒对保卢斯的报告很满意，立即批准了他带去的作战计划。

该计划决定由第6集团军作为主力分两路突击，进攻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第一路由步兵71、94、295个师和坦克24师组成，从亚历山大罗夫卡向东突击。第二路由摩托步兵291师、坦克第141师、罗马尼亚步兵20师组成，从萨多瓦亚向东北突击。两路兵力应分割围歼苏防御正面第62集团军，迅捷占领斯大林格勒市。

在城南和城西北作战的德军任务是钳制与其对峙的苏军。

会议结束时，希特勒下令要在最短时间内攻下斯大林格勒，不许再拖延了，“把他们统统赶入伏尔加河”。

第六章 浴血苦战

1. “我们决不离开这个地方”

一辆涂着绿色伪装的“艾姆”牌越野车，在斯大林格勒市内公路上急驰。小车忽而绕过一个个弹坑，忽而为躲避空袭紧急刹车。车上坐着挂着中将肩牌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当车子上下颠簸时，他身子微微前倾，手扶车杆，如脚踩马蹬纵马飞奔。此刻他望着车外已成废墟的城市，脸色阴沉。两个月前这里还是繁华的景象，如今到处是烧毁的建筑物，烤焦的树干上冒着浓浓黑烟，不时响起炸弹、炮弹的爆炸声。在渡口边拥挤着一群群急于疏散的妇孺和伤员，他们的脸上挂着泥痕。崔可夫的心揪紧了，喉咙象被一团苦涩的东西堵往数小时前，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将他召去，出人意料地对他宣布了一个决定：让他接替洛帕京将军担任第62集团军司令，负责守卫斯大林格勒市区的重任。叶廖缅科告诉他，他的前任认为没有把握顶住德国人的进攻，然后两眼专注地望着他：“崔可夫同志，你怎么理解这项任务？”崔可夫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不能把城市交给敌人。我发誓要么守住这座城市，要么就战死在那里！”

司令员很满意他的答复，拍着他的肩说：“方面军会尽力帮助你的。”

此刻，在风驰电掣车上，崔可夫想，我是不是过高估计了自己，过高估计了我们的力量？两个月来，双方在斯大林格勒郊外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尽管苏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不断组织反突击，从侧翼重创突入防御纵深的敌军，但德国人还是一步步逼近了伏尔加河，逼近了斯大林格勒，眼下，他们已从西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冲入市区，斯大林格勒已危在旦夕。

当崔可夫意识到第62集团军已是这座城市最后一道屏障时，他有些心惊肉跳，一个劲催促司机向马马耶夫岗驶去。

斯大林格勒依伏尔加河而建，南北长50公里，东西宽仅5公里。东北地势略低，都是工厂和工厂住宅区。西南地势稍高，几个大的火车站和仓库都集中于此。第62集团军承担着斯大林格勒市的主要防守任务，它的防御正面从伏尔加河右岸的雷诺克村，经奥尔洛夫卡、戈罗吉什和拉兹古利亚耶夫卡以东地域，再经实验站、萨多瓦亚火车站到库波罗斯纳亚。整个防线距伏尔加河仅十数公里。62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城中制高点马马耶夫岗的山脚下。

9月12日傍晚，崔可夫走进这所被灌木丛遮掩着的简陋的指挥所。

集团军参谋长克雷洛夫铁青着脸在电话里大声训斥道：“不能再往后撤了，同志，再撤就撤到伏尔加河里去了。”放下电话，看见新任司令员崔可夫，立刻象熟人般叹起苦来：“将军同志，欢迎你。你瞧，情况糟透了。敌人在加紧进攻，我们的人却擅自把指挥所撤向后方。”

“谁？”崔可夫问。“坦克兵团的司令员。”

崔可夫立刻叫接线员接通了坦克兵团司令部。他拿起听筒：“我是新任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中将。你为什么把指挥所撤向后方？什么？炮火太猛，伤亡太大？谁允许你这么做？作为一名将军，如果你的下属也象你一样擅自行动，你怎么处理？我认为你的行为违反了国防人民委员227号命令。限你立刻把指挥所迁往原地。今后再有类似事件，要受到军法处置。”

坦克兵团司令羞愧得无地自容，连连称是，当夜将指挥所迁回前沿阵地。

上任第 1 天就遇上下称心的事，崔可夫开始理解了他的前任的苦衷。

当夜，克雷洛夫向崔可夫介绍前线形势。进攻第 62 集团军的德国人约有 9 个加强师，空中有近千架飞机掩护。而 62 集团军在郊外作战时已减员大半，有的师只剩 200 多人，有 2 个坦克旅连一辆坦克也没有。

讨论结束时，疲惫不堪的克雷洛夫用一只手撑着地图：“预计明天在马马耶夫岗和中央车站会有一场激战。集团军快要顶不住了，而我却无能为力。”说着热泪涌了出来。

崔可夫一阵心酸，他一下子了解了这位才结识一天的伙伴，感动地说：“就是剩下我们俩，也要战斗到最后最后一粒子弹。”

9 月 13 日，双方直接争夺斯大林格勒市的战斗打响了。

德军以一个师的兵力向马马耶夫岗和中央车站推进。炮弹和炸弹如雨点般落在马马耶夫岗上，指挥所与前沿部队通讯失去了联系，崔可夫被迫将指挥所迁移到察里察河谷一个坑道内。

坏消息接踵而至。苏 62 集团军北面奥尔洛夫卡防线被突破，126.3 高地被德军占领。左翼，苏 62 集团军一混成团在德军进逼下被迫放弃了萨多瓦亚车站东边的拖拉机站。在马马耶夫岗和中央车站，德军凭着优势兵力也突破了苏军防线。14 日下午，德军攻占马马耶夫岗，中央车站和专家楼，沿察里察河向东扑向伏尔加河。

冲入市区的德国兵以为苏军已经溃退了，高兴得手舞足蹈。纷纷从汽车、坦克和装甲运兵车上跳下来，象醉汉般狂呼大叫，有的还吹起口琴，在大街上跳起舞来。隐蔽在地下室的苏军战士气得咬牙切齿，端起枪向德国人瞄准。

随着一阵枪响，德国人纷纷倒了下来。但后续部队仍象潮水般涌来。德国人开炮了，那幢地下室的楼房燃烧了起来。

14 日下午 2 时，第 62 集团军司令部。

告急电话纷纷打来，崔可夫显得焦虑万分。他手头已没有预备队。根据地图上的标志，德国人的坦克只需再推进 10 公里，就要夺占这座城市了。

“近卫步兵第 13 师怎么还没到？”克雷洛夫把目光从桌上军用地图上挪开，踱步来到崔可夫跟前问。

崔可夫也不清楚。他看了一下手表，快 10 个小时过去了。今天凌晨三点，方面军司令员告诉他，将派近卫 13 师增援，部队已在途中，可到现在还不见踪影。

司令部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崔可夫身上。他意识到下属们都在焦急地期待着。今天凌晨，62 集团军曾发起反攻，但在敌空军猛烈轰炸下，效果不大。如果援兵不到，整条防线就要瓦解了。

指挥所门开了，一个身材高大、满身尘土的人闯了进来。

“近卫 13 师师长亚历山大·伊里奇·罗季姆采夫少将向您报到。全师一万名官兵经过四昼夜急行军，现已全部集结在伏尔加河岸边待命。”

崔可夫和在场的人象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驱使，一下子围了上去。

“我命令你，今夜率全师渡河，明晨 3 时投入战斗。用 1 个团攻占马马耶夫岗，用 2 个团消灭市中心、专家大楼和车站一带法西斯，一个步兵营目作预备队。指挥所设在码头附近的伏尔加河岸上，不准后退一步。”

“是，司令员同志。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准备离开这个地方，也绝不离开这个地方”。罗季姆采夫说完，举了个行手礼，指挥部队去了。

真象童话中的一样，奇迹发生了。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2. 近卫 13 师——利箭出击

罗季姆采夫奉崔可夫命令，连夜返回部队召开军人大会，进行战前动员。部队求战心切，发誓要守住斯大林格勒。

13 师是一支英雄部队，1941 年 11 月在空降兵第 3 军所属部队基础上组建。组建之初，德军已深入苏联腹地，进逼莫斯科。全师立即开赴沃罗涅夫阻击德军。在艰苦的防御作战中，全师重创德军，荣获列宁勋章，于 1942 年 1 月 19 日改称近卫步兵 13 师。

晚 9 时，部队悄悄进抵伏尔加河边。河对岸德军已占据好几座高大建筑物。虽是无阴无月，但离渡口不远，有一艘被炸毁的驳船在燃烧。在火光映照下，河对岸德军不停向河道开枪开炮。

先遣队 42 团第 1 营出发了，战士们登上 2 艘快艇，冒着弹雨前进。曾参加渡河作战的近卫 13 师老战士 N·A，萨姆丘光回忆道：

“快艇离右岸越来越近时，敌人的炮火更加猛烈。炮弹不时在快艇周围爆炸，掀起根根巨大水柱，伏尔加河水象开了锅似的。不能再迟疑了，营长费多谢耶夫上尉一声令下，快艇迎着炮火疾速驶向岸边。战士们没等船靠稳就纷纷跳入水中，涉过浅水，登岸投入战斗。”

由于情况紧急，13 师官兵一上岸就一营一营地投入到连天的炮火和呼啸的弹雨之中，他们消失在市中心的大街小巷里，使德军如潮水般的攻势受到阻击。

罗季姆采夫近卫军的出击有效地影响了战局，经一天血战，消灭德军 2000 余人，尔后他们扑向德军在城西和市中心两个主要据点——中央火车站和马马耶夫岗，在那里与德国人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

从中央火车站到马马耶夫岗——血染的风采之一、之二中央火车站是市内交通枢纽，它是通向伏尔加河河岸的主要通道，62 集团军防线也由此穿插而过。那天晚上崔可夫在街头指挥作战，发现火车站被德军占领后，将集团军防线一分为二，部队处于分割围歼境地。正焦急时，只见一位个子不高、动作敏捷的战士迎面走来，崔可夫示意他停下。

“报告将军同志，42 团 1 营 1 连连长安东·库兹米奇德拉甘上尉正带领全连去市中心执行任务。”

“那好，我命令你带领全连占领这个车站。”

“是”，德拉甘接受任务后，迅速拉开队形，在夜幕中冲向车站方向。几分钟后密集的枪炮声在车站上空骤然响起。

车站周围的建筑物已被德军控制，他们躲在厚墙和掩体后面，居高临下，从四面八方射出的密集的枪弹，在苏军前进的道路上织成了一道道火网。

德拉甘决定避开正面突击，采用迂回战术，抄后路攻占车站大楼。他将战士分成若干小组，借着断壁残垣，悄悄绕到楼后。然后让战士们每人准备好三、四枚手榴弹，德拉甘一声喊，手榴弹冰雹似地砸了过去。乘着硝烟，德拉甘率战士们冲了进去。大楼里敌人猝不及防，不知苏军底细，仓皇出逃。

就这样，一连顺利地拿下了车站大楼，在德军进攻的主要方向，筑起了一座坚强的堡垒。

然而，这只是一场大血战的前奏。

德军对车站失守大为惊慌，很快查明占领车站的苏军只有一个连，便调

集重兵反扑过来。

16日拂晓，猛烈的枪炮声重又响起。

德军俯冲轰炸机几乎擦着对面工厂的烟囱从车站上空呼啸飞来，疯狂地扫射，投下了几百枚炸弹。轰炸之后，炮击又开始了。大火在车站的大楼里熊熊燃烧，房屋倒塌，连钢筋都扭曲了，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硝烟。

经过狂轰滥炸，德军以为车站里边的苏联人已炸得差不多了，又呼啦啦地拥了上来。等到德军刚接近车站，从断壁残垣的废墟中飞来了一阵手榴弹和密集的子弹，双方距离太近了，德国人成了挨打的靶子，一拨拨地倒了下去。

战斗持续了一天，车站大楼仍岿然不动。

正当车站的战斗日趋激烈之时，叶林指挥的42回2个营与步兵第112师416混成团余部对马马耶夫岗发起了勇猛进攻。

马马耶夫岗位于斯大林格勒市中部的西侧，它居高临下，俯瞰着整个市区。站在山岗上，城北的码头、大型工矿企业，如“红十月”厂、“街垒”厂、拖拉机厂以及城东宛如一条宽宽飘带的伏尔加河尽收眼底。此处阵地得夫对市区战斗胜负有重大影响，交战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展开争夺。

9月16日拂晓，42团团长叶林带领两个营潜伏在山脚下。苏军战士伏身于枯草里，仰望着山顶，心想只等一声令下，高地就是我们的了。

马马耶夫岗响起了隆隆炮声，浓烟四起，弹片横飞。红色信号弹升起来了，战士们一跃而起。冲在最前面的是政治指导员帕坚科，他在敌人机枪阵地前扔出了几颗手榴弹，与此同时，他也中弹倒了下去。战士们奋勇冲了上去，许多人倒了下去，鲜血染红了发烫的土地。

战士们终于冲进了堑壕，与德军展开了白刃搏斗。双方用刺刀、枪托混战一场。战士皮沃瓦罗夫原先跟在帕坚科身后，当帕坚科倒下后，他一直冲在前面，用反坦克枪向山顶扫射。冲进德军阵地时，他又操起一支自动步枪左冲右突，接连杀死了4个德国鬼子。这时有个德国兵躲在石头后向他射击，他中弹倒下了，但立刻又站起来，用一只负伤的手艰难地托着枪射出了仇恨的火焰。

苏军终于占领了马马耶夫岗。然而未等他们喘过气来，德国的轰炸机飞来了，整个高地被炸弹翻了个儿，笼罩在一片硝烟中。叶林团长发现德机来时，急忙呼叫战士们撤退，但已来不及了。

17日，车站大楼前的枪炮声稀落下来。原先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突然间减弱了，使德甘拉感到惊奇。德国人不会撤退，因为火车站现在已成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德国人非欲除之而后快。原来进攻的敌人改变了策略，正向车站后楼的制钉厂室结。

这制钉厂是广场右边靠近车站大楼的一栋两层楼房，它与车站大楼成90度，德甘拉皱起眉头，心想：鬼子真狠毒哇。德国人占据它，可以从侧面向大楼突击，也可以打通各房间隔断墙后，迂回到大楼后面，对大楼进行前后夹击。看来死守是不行了。想到这，德甘拉便对周围的战士们喊：

“乌拉弟兄们！”

带着一个排战士主动出击。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恶战，他们冲进制钉厂的一个车间，把里面德国人消灭了，但相邻车间和楼上房间却被德国人牢牢占据着。

敌人从外面将手榴弹往里扔，车间里硝烟弥漫，德国兵乘烟雾冲了进来。

这时苏军从角落里、从机床后面爬起来投入搏斗。车间里只听到扭打声、喘气声以及夹杂其间的愤怒叫骂和哀叫声。

好不容易把敌人打退，战士们还未坐下休息。外面的敌人又开始进攻了。手榴弹又扔了进来，德军的机枪疯狂地扫射着，战士们强忍着饥渴又投入了战斗。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战士们也在烟尘中熏呛了一天，嗓子冒烟，滴水未进。可他们知道这里不可能弄到水，只得把干裂的嘴唇贴在冰冷的机器上。

“连长，有水啦”。随着一声枪响，一位战士惊喜地欢叫起来。原来他找到一根自来水管，用子弹把它击穿，残存在水管中的水正一滴一滴地渗了出来。众人欢呼一声，一个个围了上德甘拉有些伤感地看着这个场面，经过两天激战，全连伤亡严重，他已向营长请求支援，可是援兵还未到。

外面又响起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德甘拉以为德军又要进攻了，只见正在门口放哨的战士搀着一位头上缠着绷带的少尉跌跌撞撞走了过来。

“3连代理连长科列加诺夫少尉向你报告，……全连还剩20人。”

原来营长接到德甘拉报告立刻派3连增援。在路上，这个连遭到密集的炮火袭击，遭到德军多次进攻，他本人也受了伤。但科列加诺夫在给营里报告时写道：“营长，我们已到达‘制钉厂’，情况极为严重。但只要我还有口气，任何恶棍也休想胡来。”

9月18日。德军飞机又开始了狂轰滥炸，飞机在车站附近扔下了大量的炸弹和燃烧弹。德甘拉据守的“制钉厂”车间与其它建筑物围墙已被炸开，苏军中受伤的越来越多，整个车间已被熊熊大火包围了。在敌人强攻下，德甘拉被迫放弃了车站制钉厂阵地，向伏尔加河岸边撤去。在撤退的路上，每一个残存的建筑物，都成了苏军抵抗的据点。

马马耶夫岗的拉锯战仍在激烈地进行着。事实上这场殊死的搏斗一直持续到1943年的一月底。精明强干的叶林上校当时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他坚决执行着崔可夫的命令，无论如何也要守住这一制高点。

整个62集团军仅有80辆坦克，在这场拉锯战中，42团得不到坦克支援，叶林团长指挥官兵用仅有的几门反坦克炮打击敌人。

炮手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当德国人一拨一拨冲来时，他们沉着地把坦克放到100米以内才猛烈开火。身材魁梧的炮兵狙击兵普罗托季亚科诺夫在17日一天的激战中就让德军十多辆坦克变成废铁。最后，阵地上只剩他一个人了，他仍沉着地操纵一门45毫米加农炮单独战斗。

普罗托季亚科诺夫巧妙地把炮安置在马马耶夫岗北坡的一个凹地里，瞄准敌坦克连续射击。德国坦克手直到坦克被炸才知附近有苏军。最后德军根据炮声测出了他的炮位。一批密集的炮弹飞来，但大炮却安然无恙，直到把德军打退了，普罗托季亚科诺夫还活蹦乱跳地在阵地上收集弹药，准备下一次战斗。

德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轮番进攻，马马耶夫岗的山顶凡易其手，浮土都被炸弹炸遍了。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德军才占领了半个岗。

从此苏德军队各自占据着半个岗对峙着，交战部队换了无数批，一直到会战结束。

德拉甘上尉带领余部向伏尔加河撤退途中，占领了红色彼得堡街和共青团街交叉道上的一座三层楼房，这座楼房有效地控制着所有接近的道路，也是1营最后一道防线了。1营营长费多谢耶夫已阵亡，德拉甘上尉自告奋勇

接替了他的指挥，全营现在只剩 40 人。德拉甘下令在所有的出口构筑防栅，在窗口和墙洞裂口架起机关枪。

德军又开始了进攻，每次打退德军进攻后，德拉甘都以为下一次再也无法顶住德国人的进攻了。可德军再次进攻时，那些疲惫不堪的、负伤的战士又都神奇地承担了残酷战斗的重担。

战斗持续了 5 天 5 夜，地下室里的重伤员愈来愈多，能作战的只有 19 个人了。没有水，只剩下一些被大火烤焦的干饼。德国人不明白就是这些憔悴不堪、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几十名俄国人，竟然会弄得他们无法越雷池一步。他们停止了进攻，想把他们困死在孤立无援的破楼里。

德同人开始了攻心战，他们用扩音器向楼里喊话：

“俄国人，快投降吧，要不就死路一条。”

“投降吧！你们会受到优待……你们会吃得大大的好！”嘶哑的声音在黄昏中扩散着。

“笨蛋，想用一片面包收买我们，也太小瞧我们了。”

“瞧，法西斯除了吃饱外，其它什么都没有了。”

楼里的苏军战士听到喊声轻蔑地议论着。

德拉甘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摘下身上的挎包，让大家把党证和团证放在里面，安置在地下室的一角。“同志们，我们决不屈服，让我们在楼顶上升起我们的红旗。”在德甘拉建议下，一位重伤员脱下一件血迹斑斑的白衬衫。浸透着战士鲜血的红旗被德甘拉绑在一节铁管上，插在了屋顶上，在弹雨中迎风招展。

德军恼羞成怒又发动了进攻，回答他们的是子弹、石块和最后一批手榴弹。最后的时刻到了。德军的坦克出现在苏军后方。反坦克手别尔德舍夫带着一支只剩三颗子弹的反坦克枪，打算从暗道去拐角处，从背后袭击这辆坦克。然而德甘拉不愿看见的事情发生了。别尔德舍夫刚冲到拐角，却被一个德国兵抓住了。

在一刹那间，他手中那支坦克枪响了，击毁了德国人的一辆坦克。德国兵把他推倒在瓦砾上射杀了。

这一幕让楼内的苏军看得一清二楚，德甘拉痛苦地闭上眼睛。通讯兵科茹什科用刺刀在墙上刻着“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军人在此地为祖国战斗、献身”，这一行字刚刻完，德军又开始炮击，大楼轰地一声倒塌了，德甘拉他们被压在三层楼的废墟里。

经过 7 天激战，火车站附近的枪声平息了。崔可夫得到消息：42 团 1 营全部阵亡，他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15 年后，崔可夫的预感被证实了。原来那天德拉甘等人被压在地下室里，黑暗中他们苏醒过来。开始用手挖掘废墟，扒呀扒，数小时过去了，他们眼前闪现出星星光亮，一股清新的空气从小洞口飘了进来。他们从废墟中爬出时，只剩下 6 个人，而且全部有伤，只有科茹什科伤势较轻。他们在德军后方冒死突围，趁夜色掩护，干掉了两个德国巡逻兵，抵达伏尔加河边。当晚他们用木头扎了一只木筏，顺流而下。天快亮时，他们被冲向沙滩。沙滩上的苏军费了好大劲才认出眼前几个衣衫褴褛的人是自己人，6 名勇士终于回到自己队伍里。1958 年，崔可夫元帅找到了当年的幸存者德甘拉上尉，他们的英勇事迹才流传开来。

3. 德军第一次突进到伏尔加河

崔可夫彻夜不眠睁大眼睛注视着集团军阵地的态势。集团军右翼：从雷诺克至马马耶夫岗形势稳定，德军的几次进攻都被击退了。在中央防线，马马耶夫岗仍然是争夺焦点，双方各自对峙着，呈胶着状态，中央车站守军陷入了围困。德国人开始向伏尔加河中心渡口突击。防线左翼，在德军4个师兵力的进攻下，驻守该地的巴特拉科夫独立第42坦克旅被迫退向察里察河北岸一线。

形势在恶化，由于不断遭到德军炮火袭击，崔可夫把集团军指挥所从察里津河谷迁往缺少防御的伏尔加河一段陡峭的岸边。

崔可夫预计德军攻势还将增强，而他手上已没有预备兵力，请求方面军火速增援。

援兵来了。坦克第137旅派往近卫13师右翼，步兵第92旅则护卫该师左翼，阻止德军沿察里察河扑向伏尔加河。

新锐部队到来减缓了近卫13师压力。尤其是第92旅，在察里察河以南设立了一个个据点。他们据守着一排排高耸的粮仓。德军虽然把粮仓炸坏烧毁了，但这些粮仓从底仓到顶层，每一层都由苏军层层把守着，德国人无法将其夷为平地，反而丢下了一批批尸体和烧毁的坦克。

但保卢斯的军队仍不顾一切地向市中心和城南进攻，把整团、整师的部队投了进来。

此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指挥所里灯火通明。最高副统帅朱可夫、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刚从莫斯科飞到前沿，正与叶廖缅科、戈尔多夫商议着减轻斯大林格勒守军主要是第62集团军的压力。

戈尔多夫说：“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无休止的空中轰炸造成了大破坏，全城已成一片废墟。9月13、14、15日三天，德国人正不顾一切一步步逼近伏尔加河，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压力太大了。”

叶廖缅科接着通报了第62、64集团军近日战况。

崔可夫听着他们的议论，把目光长时间留在地图上，良久，对众人说：“应该实施反突击，不把德军兵力从斯大林格勒引开，就无法遏制形势恶化。”想了想，他说：“向最高统帅报告我们的决定。”

反突击计划很快得到斯大林同意。

计划从18日起，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近卫第1和第24、60集团军在古姆拉克、戈罗季谢方向对敌实施反突击，迫使保卢斯从斯大林格勒市内抽调兵力。同时，命令第62集团军在马马耶夫岗和城市西北郊组织反击。

9月19日12时，崔可夫奉命实施突击。突击达到了一定目的，但到了当日下午17时，城内德军力量增强了，双方开展遭遇战。

20日，罗季姆采夫师形势恶化，近卫35师亦严重减员，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攻击。马马耶夫岗仍处于恶战之中。

晌午第95师师长戈里什内上校坚定沉着的声音通过电话在崔可夫耳边响起：“马马耶夫岗局势稳定，双方防线一天内只有100公尺变化。”

崔可夫警告说：“此处关系全局。要注意，哪怕是100公尺变化，也会导致阵地丢失。”

“宁死，我也不放弃马马耶夫岗。”

戈里什内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使崔可夫十分满意。

午后，德军再次对近卫13师发起进攻。德军小股部队已悄悄渗透到苏军

稀疏防线，来到伏尔加河中心渡口。罗季姆采夫赶紧派叶林团增援，半途中遭到敌机轰炸，迟迟未能到达指定地域。

21日深夜2时，崔可夫有过一小会儿心情舒畅，他接到方面军司令员电话，通知他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一个坦克旅已从北面冲过德军阵地，将与62集团军会师。崔可夫狂喜，立刻把睡下的司令部人员叫起来，大家守着电话机不时与前沿部队联系，整整一晚上毫无音讯。第二天消息传来，希德贾耶夫上校指挥的坦克第67旅在敌防线纵深处陷入重围，全部阵亡这时又传来了中央车站失守噩耗，近卫13师42团1营已全营覆没。崔可夫这才预感到德国人将涌向中央码头渡口，第62集团军已被切割成两半，处于危急之中。

即使在形势最危急的时刻，崔可夫也没想到要撤退。一次，集团军政委古罗夫悄悄告诉他，为防万一，他已为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留了几条船。崔可夫说：“这与我毫无关系，我不会撤到伏尔加河左岸去。”古罗夫激动地紧紧拥抱了他。参谋长克雷洛夫在一旁建议道，在最后时刻，“我们将一起清洗好自己的手枪，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脑袋。”为了稳定部队情绪，他们经常离开指挥所，到前沿部队去，为的是让战士看一看集团军首长没有离开他们，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部队士气也就更加高涨。

大批德军突破近卫13师防线，第1次来到伏尔加河边，向中心码头挺进，这一招颇出乎崔可夫预料。他立刻意识到，敌人如果占领了中心码头，就会控制伏尔加河，切断第62集团军可提供增援和补给的生命线，并将威胁城北工厂区。崔可夫当即命令巴秋科师沿伏尔加河向中心码头反攻，同时罗季姆采夫师也得到了2000人兵员的补充。

激战持续了两昼夜，终于挡住了德军进攻的势头。崔可夫舒了一口气，对第62集团军来说，危机暂时已经过去，他也用不着为自己留一颗子弹了。苏军虽然损失很大。但在大街上也趴着敌几十辆燃烧着的坦克和数以千计的德国士兵的尸体。

第七章 燃烧的母亲河

1. 希特勒撤换了陆军总参谋长

秋天了。希特勒大本营周围漂亮的橡树林中香气浓郁起来，罌粟黑了，谷穗黄了，圆鼓鼓的西瓜堆满了地头。躲在“狼人”的希特勒对满目秋光没有丝毫感觉，他对眼下的战局十分失望。

一个月前东线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在高加索，李斯特的部队已占领了迈科普的油田，他的坦克大军正打算穿过山岭向图阿普谢和苏呼米港进军；中央战线上，陆军元帅冯·克鲁格军团刮起的“旋风行动”进展顺利，德军象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苏希尼契，希特勒盼望他再来一次哈尔科夫式的大捷。北方的列宁格勒也已陷入德军重围，曼施坦因这位塞瓦斯托波尔的征服者想故伎重演，在城外集结了 1000 门大炮，富有想象力地要组织一次自瓦尔登以来未曾有过的大炮重奏曲。伏尔加河畔的战役也逐渐取得进展，苏军的防线已越缩越小。希特勒兴高采烈的情绪也影响了身边的部属，大本营里竟然讨论起“俄国被解决后”的话题。

谁也没想到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在高加索，李斯特的军队在穿越崇山峻岭途中遭到了苏军顽强抵抗；那过山的路只有一条，而且狭窄险要，德军装甲车无法大范围迂回穿插，眼睁睁看着庞大的军团被阻挡在二道道山谷隘口间难以动弹。俄国人甚至动用了 3000 多架飞机进行轰炸。到 8 月末，李斯特的攻击力减退了——那不可逾越的道路、毁坏的吊桥、浓浓的大雾、猛烈的暴雨、大雪和俄国人殊死抵抗，把这个剽悍蛮横的日耳曼元帅击垮了。

冯·克鲁格的“旋风行动”也遇到了麻烦。本来克鲁格对元首组织的这次战役就怀有成见，现在他的军队面对的是一片沼泽地和雷区，德国士兵的伤亡出人意料的沉重。

现在轮到了曼施坦因。他想用大炮把一座城市夷平的奇招，竟被俄国人识破了。他们早有防备，几十万工人一听到炮响就扔下工具，拿起步枪，涌到战壕工事里去了。大炮把城市大部分建筑毁坏了，可要占领它，德军要被迫在斗折蛇行的街道和杂乱的瓦砾间展开巷战，所需的兵力远远超出他的第 11 军团范围，他不得不推迟了对列宁格勒的进攻。

唯独伏尔加河边出现了一线曙光，经过两个多月血战，保卢斯终于撕开了苏军顽强的防线，冲向了市区。里希特霍芬的第 4 航空大队每天把 1000 吨炸弹扔向这座城市。从飞机上望下去，地面情况令人胆寒，到处是熊熊烈火，战场上空弥漫的灰尘有两英里之厚。希特勒现在把希望都寄托在保卢斯身上了，他对将军们说，只要占领了这座城市，其它战线的僵局势必打破，到时候，“战争也就百分之百打赢了”。9月13日，对斯大林格勒有计划的进攻开始了，希特勒告诉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他要保卢斯把这座城市中男性居民“处理”掉，把妇女运走。这一年乌克兰气候热得出奇。九月的太阳还把地面照得裂开了一道道不规则的大口子，草也晒得发蔫变黄，大树小树上积满了尘土，道路上空热浪滚滚，尘埃翻腾，使人难以呼吸。希特勒的速记员格雷纳在“狼人”写道：“我们都渴望下雨，也希望来几个凉爽天气。但是又怕下雨，因为下了雨，条条小巷几分钟之内就会变成泥潭。”当他写下这几行字时，雨点开始在暗堡木头屋顶上敲打起来，树丛中也升起了层层

蒸气，“狼人”快要被泥潭围住了。

9月中旬，当德军的坦克隆隆驶进斯大林格勒市区后，遭到了苏第62集团军的顽强狙击。离开了顿河辽阔的草原，德军机动作战的优势减弱了。当坦克进入两边都是残破建筑物的狭窄街道后，很容易遭到在它们头顶上发射出的反坦克枪和手榴弹的袭击。保卢斯只能改变战术，把部队折成小股，整营、整营地向四面八方投入兵力，去争夺每一条街、每一个坍塌的建筑物，每一寸毁坏的城市。

苏军的战术变得高明起来。在优势敌人的冲击下，苏联人开始两三人一组，或独自作战，他们隐蔽在地下室、被炸毁的瓦砾里，甚至弹坑中，出其不意地向德军射击。当德军摆开阵势围攻时，要么久攻不下，要么对手已消失了。结果形成这样一种格局：德军可以凭借优势的兵力占领一个大的区域，但区域中总有几座建筑物被苏军士兵占据着。在另一些地方，德国·99·人的楔形攻势将小股部队渗透进了苏军防线，并建立了稳固的“滩头阵地”；而有些地方的争夺更为激烈，在一栋大楼里、在一条街道内、在一座山岗上，双方各据一半互相对峙着，谁也无法如愿地消灭对方。

进入巷战的斯大林格勒已无战线可言，城市的每一条街、每一栋楼甚至每一楼层每一房间都成了两军交战的场所，斯城60万老百姓和苏军与几十万德军陷入了一场真正的大混战之中。

在乌克兰境内的维尼察，现在已被秋色笼罩。9月底一天，阿道夫·希特勒独自一人在矮树环绕的小径上散步。这几天，斯大林格勒战况令他烦躁不安，难以忍受。俄国人竟然一次次地阻缓了第三帝国士兵的进攻，简直不可思议。毛病出在哪里呢？他怀疑是周围的将军们背叛了他，使他的伟大的战略一次次落空。当然保卢斯他是绝对信任的，这是一个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问题出在总参谋部的军官身上。

希特勒对总参谋部不信任是有缘由的。战争初期，是他，阿道夫·希特勒决心要改变世界，可在他的军事顾问们看来，1939年进攻波兰的决定是匆忙作出和不现实的，他们以德军准备不足来搪塞，结果德军闪电突击使世界吃了一惊。后来，在作出于1940年开始进攻法国和在1941年进攻俄国的决定时，总参谋部也表示反对，认为德军无法完成希特勒不断提出的要求，可事实上希特勒又一次赢了。从此希特勒对他身边的将军们很瞧不起，他把那些反对他的军事决策的将军除掉，让那些愿意执行命令的将军留在身边。

现在又有人开始反对他了，那就是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希特勒厌恶地想，这个人仪表威严、反应灵敏，他的知识和机敏没有人怀疑，可就是缺少一点勇气。他想起在最近的战务会议上，他总是与这个专家出身的将军发生争执，有时甚至面红耳赤，双方都很难堪。

那是在八月末，德军在高加索和中央战线进攻陷于停顿。在大本营例行的战务会议上，希特勒对克鲁格大加训斥：“我们的将军们能进攻几个方面，就进攻几个方面，却没有掌握住进攻一要快、二要面容。他们都干什么啦？”弄得在场的人面面相觑，默不作声。过一会儿，哈尔德报告说，高加索的德军也陷入困境，燃料短缺、兵力不足，看来只能收缩战线，把部队往后撤。希特勒闻言大发雷霆：“你好象总是这样建议——撤退”，他突然咆哮起来：“这个想法必须从陆军中铲除，永远铲除。”在结束讲话时，希特勒强调说：“我必须要求指挥官和士兵一样顽强。”说着瞥了哈尔德一眼，在场的人都领会了希特勒话的含义，不由得笑了起来。

哈尔德，这个对元首一向唯唯诺诺的将军这次可受不了了，他争辩道：“我是很顽强的，我的元首。可是在那里，我们的步兵和尉官正数以千计的死亡，而这只是因为他们的司令官拒绝唯一可行的决定——他们的手脚被束縛住了”。没等他说完，希特勒按捺不住地嘲笑道：“什么，哈尔德先生，你在第一次大战中是坐办公室的，这次也是这样，关于士兵，你认为能给我一些什么见教呢？你这个甚至在军服上连一道弯杠都没有得到过的人！”他敲敲自己胸前的黑色杠杠。

希特勒对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的反感与日俱增。私下里他抱怨哈尔德处处作对，象哈尔德“这类专家，只会向我精确解释某件事为什么不能那样作，士兵有点伤亡，就吓得不知所措了”。

似乎为了验证希特勒的话，一星期后，哈尔德向元首作每日一次例行战况报告时，又一次与希特勒产生分歧。这次争论的焦点是斯大林格勒。哈尔德竟然说，保卢斯军团在那里进行逐屋逐街的争夺，牺牲太大，“从军事战略考察，占领这座已成废墟城市价值不大了。”这一次希特勒终于忍无可忍了，把哈尔德职务免除了。由47岁的库特·蔡茨勒接替了他。

希特勒散步回来，新任参谋总长蔡茨勒在他办公室已恭候多时了。希特勒对他说：“你告诉保卢斯，红军已被打垮，他们没有预备队了，因此没力量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英勇的第六军团士兵想打哪里就打哪里，就是打到天上也能办到。”希特勒下达完指示，就乘飞机返回柏林，国内有一大堆事等着呢。

9月30日，希特勒在随从的前呼后拥下出现在德国国会大厦，好几十月来这是第一次他公开露面。面对国会大厦内狂热欢呼的议员们，他开始保证道：“你们可以相信，我们将进攻斯大林格勒并将占领它，……如果我们占领了某个地方，那谁也休想把我们从哪里赶出来。”

希特勒确信斯大林格勒现在已是囊中之物了，整个柏林都相信了他的话，恭候着佳音，期待着斯大林格勒陷落的消息。

2. 斯大林格勒象一座燃烧的大火炉

接到大本营要尽快结束战局的指令，保卢斯明白眼下已到攻城的最末关头。

9月13日德军攻入斯大林格勒城区后，战斗就变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为争夺每一座房屋、车间、水塔，甚至为争夺一堵墙、一个地下室、一堆瓦砾展开激烈交战，其激烈程度是开战以来所未有的。经过13天的血战，德军终于占领了该城城南和市中心大部分区域。本来保卢斯打算让参战部队休整一下，补充弹药和人员再继续作战，岂料大本营一再催促，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甚至把对斯城作战有不同看法的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的职务都免除了，这使保卢斯意识到大本营把此项战役看作关系到第三帝国的整个战局，已容不得有丝毫闪失。

要重新进攻必须补充兵力，大本营立刻满足了他的要求。从其它战线已陆续抽调部队开往斯城，同时将霍特坦克第4集团军的2个师调拨给他，又给他增派6个师的兵力。元首通过电话告诉他：“你带领你的集团军，你将所向无敌。”

保卢斯心情亢奋起来，他立刻调兵遣将，对战线作了重大调整，除了攻

占马马耶夫岗外，将进攻重点转向城市北部，摧毁仍在源源不断生产坦克、大炮的“红十月”厂、拖拉机厂、“街垒”厂，将苏 62 集团军彻底消灭。在一次作战会议上，保卢斯对心有疑虑的部属点拨道：“考虑战事首先要从第三帝国整体利益出发，无论如何要攻占斯大林格勒，即使第 6 军团战斗到最后最后一兵一卒。”

从 9 月 27 日到 10 月上旬，德军精心准备的新一轮攻势打响了。

德军在拉兹古利亚耶夫卡和戈罗季谢一带的大量集结，使崔可夫立刻觉察了保卢斯要将战斗重点转向城北的意图，他开始为马马耶夫岗忧虑起来。

上文说到马马耶夫岗是全城制高点，它也是通向城北工厂区的咽喉。当时的形势是，马马耶夫岗顶部由苏 95 师控制，而其南坡和西坡则在德军手里。这些天，德军已加强了在马马耶夫岗的兵力，崔可夫想：与其坐以待毙，莫如先敌下手。9 月 26 日下午 18 时，他给守军下达了反击命令。次日清晨，苏军集中了 150 门大炮和 3 个火箭炮团，对马马耶夫岗南坡施行猛烈炮击，尔后戈里什内上校指挥第 95 师发起冲锋。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只用一个小时就把德军赶出了山岗西坡和南坡。

那天早晨，保卢斯也签署了进攻命令，只是苏军反击提早了两个小时，接下来的战斗变得十分激烈。早有准备的德军 3 个师向马马耶夫岗发起冲击，空中有数十架飞机参战。在一阵狂轰滥炸几乎把山岗顶部削掉半米后，德军的坦克和士兵就涌了上来。傍晚，苏 95 师顶不住了，从山岗西面和南面溃退下来。

德军开始冲向城北“红十月”工人新村、“街垒”工人新村和拖拉机厂，占领了沙赫京斯基大街、热尔杰夫斯基大街和 107.5 高地。在德军疯狂进攻时，崔可夫未能及时作出反应，原因是他与前沿部队失去了联系，无法洞察战场的变化。

那天中午，德军轰炸机袭击了苏 62 集团军指挥部，大地在不停地抽搐、颤抖，附近的油槽燃起了熊熊烈火，烈火无情地烧毁了一切，使指挥所与集团军部队的联系突然中断。崔可夫只得奔赴前沿，这一来就失去了对战场全面了解。而在前沿阵地前，隆隆的炮声和不停的进攻与反击，使人无法准确判断敌情，这一天对崔可夫来说长得似乎熬不到头。

深夜，崔可夫回到指挥所，发现又失去了不少战友。更可怕的是形势不能再糟了：“再有一次这样的战斗，我们就落到伏尔加河里了。”

在莫斯科，斯大林望着地图上标出的苏军日益缩小的防区，陷入了忧虑之中。这一天他与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讨论了前线形势，作出了影响战局的两项决策：第一，迅速向被包围的苏第 62 集团军增派部队；第二，改组斯大林格勒战区的指挥系统。

以后的日子崔可夫是在焦虑不安和期待中渡过的，苏军的顽强抵抗和源源不断的援军使他松了口气，对战局日益充满信心。从 9 月 27 日夜到 10 月 2 日，短短六天，最高统帅部派来了 5 个师的兵力，它们是 9 月 27 日夜参战的步兵 193 师；9 月 30 日参战的近卫 39 师；10 月 2 日参战的步兵 308 师和近卫 37 师以及拥有 12 个机炮营的第 159 筑垒地域。苏军的顽强抵抗和援军到来，终于遏制住了德军狂潮般的进攻势头。

斯大林格勒的指挥系统也得到显著改善。9 月 28 日，最高统帅部命令：将正在保卫斯大林格勒的东南方面军更名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叶廖缅科上将将继续任方面军司令员，编成内有第 62、64、57、51 和 28 集团军。原斯大

林格勒方面军改名为顿河方面军(含第63、21、24、66和近卫第1集团军),由罗科索夫斯基中将任司令员。各方面军直接受大本营指挥。同时指派最高副统帅朱可夫大将、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上将作为统帅部代表亲临前线指挥。这次改组,为苏军一个月后的反攻打下了基础。

a. 保卢斯进攻受挫保卢斯的进攻,受到守军层层阻击,交战双方陷入了一场大混战。

在奥尔洛夫卡。守卫该地区的苏军直接威胁着德军部队侧翼,为消除隐患,保卢斯的进攻首先在此打响。

9月29日,德坦克16师、步兵389师和“施塔赫尔”突击集群向防守在该地区突出部的苏步兵115旅、149旅和摩托步兵第2旅发起进攻。在德军强大攻势面前,守军陷入重围,德军原以为很快会结束战斗,没料到竟打了7天7夜。

以奥尔洛夫卡山谷之战为例,苏115旅第3营被德军围了整整六天,但他们仍一次次击退德军进攻,最后在弹尽粮绝下才被迫突围,全营400余人只剩下20多人。

参加过那次战斗的原德军T·P·丁勒上校战后在描述这一战役时,仍对苏军的顽强作战感到不可理解,他说:

“我们想一切办法把在沟里的(指奥尔洛夫卡山谷,苏第115旅第3营防御阵地)俄国人的反抗压下去,但都是徒劳的。我们的轰炸机向山沟投下许多炸弹,炮兵对其进行猛烈的炮击。我们还派出一队队精锐分队进行冲击,但他们总是丢盔卸甲地往后退。俄国人荫蔽战壕里是多么牢靠啊……。最后,俄国人完全与外部世界断绝了联系。他们已经指望不上由空中供应食品,因为我们的航空兵这时完全掌握着空中优势。但也别想以饿死来威胁敌人投降,……这个沟简直就是我们的眼中钉,阻碍着我们前进。”

9月末10月初的日子里,苏62集团军的防线上,到处进行着激烈的交战,类似苏115旅第3营的例子实在太多。德军占领了奥尔洛夫卡后,就对靠近伏尔加河边的“红十月”厂、“街垒”厂和“拖拉机”厂发起进攻。

守卫“红十月”厂的是古里耶夫少将指挥的近卫39师,这个师把工厂的各个车间都变成了攻不克的堡垒,而工人们竟然在密集的枪声中坚守着岗位。

德国人的进攻开始了,密密麻麻炮弹把工厂围墙轰塌了,但德国士兵一接近工厂区就遭到苏军猛烈炮火的还击。战斗呈胶着状态。几天后德军发现在“红十月”厂和“街垒”厂之间,有一条从伏尔加河一直向西延伸的冲沟,沟里堆满了炉灰渣。他们打算利用冲沟发起进攻。

其实,苏军早已发现了冲沟的秘密,彼得·扎伊采夫中尉率领一个机枪排守卫在冲沟后面。当德军悄悄逼近时扎伊采夫用准确的点射回敬着他们。偷袭不成,就来强攻。德军的炮兵压得阵地后的苏军抬不起头,但炮火一停德军开始冲锋时,苏军的机枪就响了起来,忽然一机枪手被敌炮火击中倒下了,列兵叶梅利扬诺夫立刻冲上去,用机枪不停扫射着。机枪开始发烫,枪筒里的水也沸腾了,苏军仍不停扫射着。这一天德国轮番冲锋数十次,扎伊采夫受伤了,排长也倒在机枪旁,最后是卡拉肖夫中士指挥作战。黄昏时,那条沟里横七竖八躺着400多具德军尸体。

十月初,整个斯大林格勒象一座熊熊燃烧的大火炉。城北作战异常激烈,市中心枪炮声也从未停止。经过不停的轰炸,城市建筑早已倒塌。但行进在

瓦砾间的德军依然心惊肉跳，他们不知什么时候会从什么方向射出一串子弹，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即使是德军完全占领的区域，也总有几座楼房成为德军难以攻克的堡垒，消耗着德军力量。保卢斯不得不分散力量，去对付来自四面八方苏军的威胁。德军的进攻也就从开始的狂潮怒涛，渐渐变成平缓的细流碎浪最终走向枯竭。“巴甫洛夫楼”就是苏军在这场巷战中的典范战例。

6. “巴甫洛夫楼”——血染的风采之三在战后的斯大林格勒市列宁广场旁，矗立着一座暗红色的四屋楼房，近卫步兵第13师第42团3营7连的战士曾用生命和灵魂在这里铸造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这就是著名的“巴甫洛夫楼”。

9月底的一个夜晚，7连战士巴甫洛夫中士奉连长命令，带领3名战士前往“1月9日”广场旁一座四层楼房侦察。四个人身上挂满手榴弹，拿着冲锋枪悄悄逼近那座楼房，发现守楼德军躲在一个房间内谈话，于是他们在投掷一颗手榴弹后趁着硝烟，冲进屋内用冲锋枪一阵狂扫。德军被消灭了，苏军四名战士占领了大楼。

这幢大楼是周围地区的最高点，从这里往西一公里都在大楼的观察范围和射程之内。它还能与附近的“扎鲍洛特诺伊楼”、面粉厂四号楼、铁路员工大楼的各支撑点互相支援，形成交叉火力。

德军被赶出这幢大楼后，立刻进行凶猛反扑。整整两昼夜，苏军四勇士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进攻。德军用飞机轰炸，迫击炮轰击，机枪扫射，大楼的墙倒塌了，大楼内苏军仍顽强抵抗着，正在弹尽粮绝之际，增援部队赶到了，来了一个机枪排和一个反坦克枪小组，几天后，又有4人带着两门50毫米迫击炮赶来。“巴甫洛夫楼”的守备部队，是一个多民族的集体，其中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鞑靼、犹太人，还有一名战士的姓名至今尚未查明。

在此后50多个日日夜夜里，守楼的勇士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沐浴着枪林弹雨，夜以继日地与德军进行殊死搏斗。清晨，德军用火饱和迫击炮对大楼实施密集轰击，接着便开始进攻。坦克后面的德军喳喳叫着从三面逼了上来。守楼的勇士用反坦克枪先把领头的坦克击退，尔后用机枪狂扫德军士兵，机枪不停扫射着，一位机枪手倒下了，另一名战士立刻冲上去。德军的火力也很凶猛，他们对每一块石头，每一个掩体都进行扫射，用砖和木头建成的大楼因炮火袭击损坏严重。

一天夜里，德国航空兵停止了空袭，但四周仍然炮声隆隆、枪声不断。对于久经阵战的守楼勇士，除了值班放哨的，正抓紧时间吃饭休息。尽管周围爆炸声此起彼伏，忽明忽暗的炮火照亮了城市的废墟、岸边的石油库和工厂烟囱，但战士们不为所动，他们知道用不了多久，还有更残酷的战斗等着他们。

门口出现了一位30多岁青年人，大家眼前一亮，是团长叶林上校来看望大家。团长望着眼前因缺少睡眠而眼睛红肿的勇士，勉励一番，尔后说：“德寇什么手法都用尽了，最后它肯定会穷凶极恶地烧掉这幢大楼。”

“上校同志，我们一定不让他们烧楼”，战士们回答说。

上校笑了，严肃地说：

“你们要记住，重要的不是楼房，而是有利的阵地，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离开这里”。

团长走后，大家纷纷想办法。决定在楼外修建火力点，距大楼 20—30 米处，有一座废弃的钢筋水泥储油库，勇士们挖了一条地下交通壕通向那里，设置了机枪。他们还按照 3 营营长命令，开掘了通往面粉厂大楼 100 米的交通壕。在楼内，对阵地进行了加固，又开凿了不少枪眼，使一位射手可以在三、四个地方射击。这样，当德军炮轰时，楼内除留下观察的战士外，其他人都进入掩蔽所。炮击一停，战士们又出现在楼里，继续歼灭德军。

整幢楼房已被炮火炸得千孔百疮，有一堵墙已倒了下来，但在 58 天里，7 连战士击退了德军无数次进攻。没让敌人穿过列宁广场向伏尔加河推进。直到苏军大反击，把德军赶出列宁广场及附近地区前，“巴甫洛夫楼”始终是 42 团的一个重要据点。这座攻不破的堡垒不仅具有军事价值，还具有远大的精神价值。“巴甫洛夫楼”是一种象征，它代表着苏军英勇无畏的精神，正是靠这一点，苏军才能在劣势的处境下，挡住德军进攻，并最终将其消灭。

在 9 月底、10 月初，苏 62 集团军主要据守在伏尔加河西岸 25 公里狭长的地带，阵地伸入到被摧毁的城市半公里至两公里，苏军依河背阵，防御缺少纵深，而德军则占据了市中心大部分地区并前出到中心码头区的伏尔加河岸。德军凭着优势兵力，一次次试图把苏军赶下伏尔加河，但均未奏效。一个重要原因是苏军在巷战中血战到底的决心和气概，使斯大林格勒的焦土废墟成了德军无处逃生、处处是火力网的迷魂阵。正如苏军前沿流传的一首《献给守卫城市的英雄》歌曲所唱的那样：爆炸声震颤着大街小巷，马达声日夜不停地咆哮。坚如磐石般的红军战士，誓死保卫伏尔加河两岸。同志临牺牲时说：让敌人永远记住，第 62 集团军从不后退，哪怕是一步！3. 巷战喋血斯大林格勒守军最艰苦的日子来临了。城内展开着激烈的巷战，冲锋和反冲锋、突破与反突破、包围与反包围混作一团，双方交战阵势犬牙交错着，为争夺每一条大街、每一幢房屋、每一个广场、每一家工厂而奋力拼杀着、搏斗着、鲜血染红了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但是，在 10 月上旬的日子里，德军凭着人多势众，逐渐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德军占领了城南和市中心，他们插入城北叶尔曼区、捷尔任斯基区、红十月区、街垒区和拖拉机厂区的楔形攻势在不断地扩大，隐蔽在河边的德军机枪在不断地朝着伏尔加河左岸扫射。德军轰炸机从日出到日落不停地向大地俯冲着，发出低沉的怪叫，连续不断地轰炸着苏军阵地。躲在战壕里的苏军战士脑中在闪现着一个令人心悸的念头：我们的条状防御地带会不会被德军冲破呢？

这一念头也在崔可夫的脑中闪现。这几天，他焦虑地发现，指挥所地图上标示战线的位置变化很大，蓝色铅笔标着的战线在持续推进，红铅笔标示的苏军防线在逐渐缩小，变得越来越窄。

从 10 月 3 日起，德军向“红十月”厂、“街垒”厂、拖拉机厂发起猛攻。守卫这一地域的苏近卫 37 师、近卫 39 师和步兵第 308、95、195 师奋起反击。德军在进攻前，先以飞机狂轰滥炸，尤其在拖拉机厂区战斗异常激烈。从 9 月底起德机每天出动数百架次对拖拉机厂不停轰炸，工厂已陷入了一片火海。

工人参战了。10 月 5 日 62 集团军决定将斯大林格勒各工厂的工人武装总队编入集团军，发给武器和给养，与士兵协同作战，保卫自己的工厂。

工人们表现得十分勇敢，他们虽然是第一次拿起武器，但对炮轰和空袭早已习惯了，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现在他们在车间里已听得见德国人皮靴的脚步声、听得见口令的喊叫声，甚至

子弹上膛的声音，他们立刻拿起武器，埋伏在马丁炉旁、昏暗的机器旁，瞄准着德军射击着。

工厂成了战场、成了堡垒，不时有火光闪动，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忽而又传来阵阵爆破声。

然而德国人还是一步步向前推进。

1942年10月14日，希特勒向德军下达命令，在整个苏德战场上转入战略防御，而在斯大林格勒方向发动更猛烈的进攻。这一天，保卢斯调集了5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向城北工厂区只有5公里深的狭长防线猛扑过来。在经过5个多小时昏天黑地的轰炸之后，德军突破了拖拉机厂防线，冲向伏尔加河边。炮弹和炸弹使苏军遭到重大伤亡，仅在崔可夫设在地下坑道的指挥所；竟有61人牺牲。崔可夫后来写道：“10月14日将作为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最为血腥、最为残酷的一天而被载入史册。”

这天清晨，崔可夫就预感到了危险。德国轰炸机在空中隆隆作响，炸弹雨点般地纷纷落下，高射炮弹的曳光划破长空。62集团军指挥所的掩蔽部象发疟疾般颤抖着，四周是一片轰鸣、爆炸声，那一天，崔可夫走出掩蔽部，没有发现一丝阳光，空中只有一个栗色的亮点高悬，火光和烟雾笼罩着整个城市。

事后查明，进攻的德军有9万人，2,300门大炮，约300辆坦克，1000余架飞机。而62集团军只有5万5千人，1,400门火炮，80辆坦克，180多架飞机。

清晨8时，德军在拖拉机厂、街垒厂发起进攻。守卫该地域的近卫37师、步兵95、308师在10月初的激战中减员严重，德军以优势兵力发起攻击。

在近卫37师109团阵地上，德军的三次进攻都被击退了，阵地前有20余辆坦克被击毁，德军丢下了300多具尸体。但德国人在进攻被击退后，又不顾一切地冲了上来，德军的大炮压着109团苏军抬不起头。10时整，109团阵地被德国人夺走了。

但战斗没有结束，苏军士兵钻入地下室和残破的楼房内。当德国人以为敌人已被消灭、大摇大摆行进在座座倒塌的建筑物时，立刻遭到迎头痛击。手榴弹、燃烧瓶从瓦砾堆里飞了出来。最后德军使用喷火器，烧一段攻一段，苏军一边还击、一边撤退。经过4个小时激战，37师防线被突破。

这一天，崔可夫指挥所一片忙乱。电话员们向各通信线路拼命呼叫着，通信参谋在向集团军参谋长报告不断收到的战况，打字机也在噼噼啪啪响着，掩蔽所上空炮弹和炸弹呼啸着，棚屋上的尘土不停洒落下来。久经阵战的崔可夫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他打电话给空军集团军司令员赫留金将军，请求他设法让德国人的飞机安份点。赫留金回答说，爱莫能助，德军已封锁了苏军各个机场。

接下来是一连串不幸的消息：

11时，德军突破近卫37师和步兵112师左翼阵地；

11时50分，德军占领拖拉机厂的体育场，守军一个营与敌陷入混战。37师报告：被敌包围的114团固守在楼房和废墟里。呵纳尼耶沃营6连官兵全部阵亡。

12时，无线电传来近卫第117团报告。“团长安德烈耶夫牺牲，敌人包围了我们，我们宁死不降”。

12时30分，近卫37师指挥部被炸。数小时后，师长若卢杰夫将军从废

墟中爬出，跑到集团军指挥所，向崔可夫报告：“近卫 37 师仍在战斗，我们决不后退。”说完，眼泪从他的脸颊上滚了下来，全师大部分官兵已经阵亡。

指挥所气氛越来越凝重，14 时，指挥所掩蔽部被炸，与部队的联系中断了。

对于被围困的步兵 95 师某团第 3 炮兵连来说，那一天是漫长而又可怕的。在一阵山崩地裂的轰炸中迎来了这天的早晨。上百架德机在空中盘旋，到处响着炸弹和炮弹的爆炸声，一团团的烟云笼罩天空。在数小时的天昏地暗的轰炸过后，德军发起了猛烈进攻。第 3 炮连战士沉着地把一发发炮弹填入炮膛，一声令下，炮弹呼啸着扑向德军阵中。德国人象镰刀前的草一样成排地刈倒。整整一天，炮连在连长雅西科指挥下打退了德国人一次次进攻。黄昏时，炮连的每门炮前只剩 2—3 人了，许多人被埋在尘土里，仍不停地射击、射击。最后全连弹药打完了，剩下的 20 余人把心爱的大炮砸了，端起刺刀和手榴弹冲向敌阵，除 3 人突围外，全部阵亡。

这一天 62 集团军防线被德军再一次拦腰切断，德国人在拖拉机厂和街垒厂间打通了一条约 105 公里的走廊。到处发生着雅西科炮连的战斗。当德国人将苏军阵地围得水泄不通、弹尽粮绝时，苏军士兵要么与敌展开白刃搏斗、要么要求指挥所向阵地开炮。在意志顽强的守军面前，德军的进攻势头逐渐减弱了。从 15 日到 18 日，德军继续向苏军猛攻，战斗转向了“街垒”厂和“红十月”厂。守卫这两个厂的苏军，在一片七高八低的工厂残骸中殊死抵抗，使德国人的元气也渐渐丧尽、到了 10 月底，进攻已停顿下来。“危机过去了”。崔可夫向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将军汇报战况，并分析说敌人在 11 月初已无力组织象 14 日那般重大进攻时，叶廖缅科同意崔可夫的判断。

对于苏军顽强不屈的牺牲精神，一向以骁勇著称的德国人也十分佩服。战后当年战斗的参加者格拉姆斯回忆说，10 月 14 日那天，我所在的坦克 14 师运气不错，在强大的炮兵和轰炸机支援下，占领了拖拉机厂。半夜时分，该师 2 个营已抵达伏尔加河岸。但没料到防守比进攻更困难。“这场惊心动魄，令人疲惫不堪的战斗，不分地上地下，废墟、地下室，大城市的壕沟和工业区都成了激战的场所。……坦克爬过垃圾山和废墟，吱吱呀呀地冲入破坏得不成样子的工厂、车间，顺着堵塞的街道和狭窄的工厂庭院进行近距离扫射。有辆装甲车突然震动起来，敌人的地雷轰隆一声，把它炸得粉碎。这一切毕竟还能经得住。可再往前便是伏尔加河的断岩峭壁，它好象一个无底洞一样，恰恰在这里展开一场最残酷的厮杀”。一旦德国人占领了伏尔加河岸边，那么到夜间，苏联军人好象从地缝里钻出来一样，常常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们的翼侧和后方。“往往是晚上在激烈的战斗中夺回了的地方，第二天早上又给丢掉了。在低洼多林的河对岸，看不到敌人，他们的炮兵连和步兵都不显形迹，但它们是隐蔽在那里，并从那里进行炮击。每晚成百只小船穿过宽阔的激流，将增援部队运往成为废墟的斯大林格勒。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了：狂风般的炮击，俯冲轰炸的飞机，长时间的硝烟弥漫，暗无天日。但局势并没有改观。我军战斗力如同太阳下的油一样，变得软弱无力”。

许多年之后，德国人才醒悟到他们输掉了这场会战是由于背靠伏尔加河的苏军无路可退，才十分勇猛顽强，也是由于德军没有集中力量轰炸伏尔加河渡口，使岌岌可危的斯大林格勒守军不断得到补充，终于转危为安，反败为胜。

伏尔加河是俄罗斯大地的母亲河；

伏尔加河是苏军力量的源泉，是生命线；
宽阔的优尔加河紧紧护卫着斯大林格勒，最终把凶残的入侵者冲入波浪
翻滚的激流中。

第八章 强弩之末

1. 保卢斯心神不宁

10月初，一位德国士兵在战斗间隙给住在莱比锡的亲人写信：

“亲爱的露丝：

我们正在进行着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巷战。命运宽怒和佑护了我，使我免遭人世最可怕的苦难。十天内，我失去了所有的同伴。我们连打得只剩9个人时，被解散了。现在，我是一会儿编到这个连，一会儿又编到另一个连。我在摩托车排呆了好几天，可这个排在已不存在了。斯大林格勒城郊的阵地，成了我们许多人的坟墓。的确，斯大林格勒是一块只有铁牙才敢啃的硬骨，在这里打过仗的人才会明白，胜利对我们来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渺茫。”

这位名叫崔尔特·萨尔夫的士兵参加了斯大林格勒的巷战，面对苏军坚韧不拔、勇于牺牲的战斗，已变得有些魂不附体、胆战心惊。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保卢斯的首席副官亚当上校正在远离战场的一所野战医院看望第六军团的伤员。

这是一幢利用一所普通庄园改建的简陋的医院。室内并排放着一张张床位，拥挤嘈杂，空气中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亚当走进病房就感到心情压抑。一位全身被纱布包裹着重伤员在不停地呻吟，他的邻床，胳膊上吊着绷带的军士正倚靠在床头听收音机。亚当走上前去，俯身问那位躺着的重伤员：他是怎么负伤的，那位神情冷漠的军士插话道：“长官，这并不重要。我们不是在那里打仗，而是进了屠宰场。斯大林格勒没有真正的阵地，到处是废墟，俄国人就躲在那一堆堆石头后面还击我们。我们在那里只有死亡。猛攻猛打更不行，脑袋会丢得更快。”

他的话引起全室伤员共鸣。一位胸前挂着一级铁十字勋章、两颊深陷的士兵补充说：“是的，长官。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向俄国人学习。他们是巷战的老手，善于利用每堆石头、墙上的每个突击部和每处地道。这些都是我们没有料到的。”

伤员们沮丧的情绪使亚当大吃一惊，在几个月前这简直不可想象。第6军团历来以敢打硬仗、士气高涨著称，连元首有一次都对保卢斯说：“你有这样一个集团军，可以向天空冲击。”哪里料到短短两个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亚当想打断士兵们的议论，但又有些同情他们，看来他们不仅肉体负了伤，精神上也受到了沉重打击。这时周围已围了一群伤员，一位40多岁的老兵看见他脸上不悦的神情，彬彬有礼地开腔道：

“上校先生，我只能证明他俩讲的是事实。军队报纸宣扬说：‘俄国人完全没有力量了，他们已无力进行抵抗了’，这简直是笑话，应该让编辑先生到我们这里呆上一、二天，这样，他们就会停止撒谎。”

“直到现在我们还嘲笑俄国人”，那位军士接着说：“这已成为历史了。在斯大林格勒，我们一个个呆若木鸡，根本无喜笑两字可言。我们最害怕的是夜战。如果白天我们还能占领一些废墟或半条街道的话，那么到了晚上，敌人就一定会向我们发起进攻，把我们赶出去。我担心，即使我们能拿下全城，恐怕也得好几个月了。”

亚当注意到病房里的人都赞许地点着头。这次病房经历给亚当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致在战后的回忆录里他辽清晰地忆起当年谈话的场景，颇为感慨

地说：“我们又一次低估了俄国人。”

亚当从医院里回来，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敢向保卢斯提起病房中的这段插曲。此刻保卢斯已变得越来越心神不宁。

德国第6集团军司令部设在顿河边的戈卢比茨卡亚。这些日子里，军官们出出进进地汇报着战场动态，表面上一切如故，那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打字声，军官们皮靴发出的吱吱嘎嘎声响，以及保卢斯冷静沉着地发出的一道道指令，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大家的内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亚当较早地发现了司令官身上的微小的变化。与交战初期相比他变得更加沉默了，有时在与人谈话中会突然走神，陷入沉思，他在想什么呢？

这一秘密很快就揭开了。10月18日，亚当从国内休假回来，保卢斯把他召去打听一些国内的情况。亚当谈了很多，保卢斯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直到他说：“我在国内不止一次听到，第6集团军司令官很快就能战胜俄国人，那时战争就将结束。”

这时，保卢斯才作出反应。他带着倦意地笑了一下，叹息道：“如果是这样那就好了，亚当先生。但我们现在离这一天遥遥无期。我们军团在斯大林格勒付出了极大的牺牲。陆军总部一方面下允许我停止对城市的进攻，另一方面又不派兵来。”说着神情忧郁地又陷入了沉思。

亚当没料到保卢斯会说出这番话来。如果说当初在医院里听到伤员的悲观的议论吃了一惊的话，那么出自司令官口中的这番话，不仅使他大吃一惊，而且心里也受到极大震动，他简直有些目瞪口呆了，情绪直落千丈，再也没兴趣叙说国内的见闻了。

保卢斯这些天确实有些心神不宁。他有一种大祸临头的顶感，但又不知道祸从何来。起先他认为攻占斯大林格勒不会有什么麻烦，俄国人夏季的惨败已没有力量进行有力的进攻了，岂料仗越打越激烈，越打越残酷，战场从顿河草原开阔地转到被大大小小沟壑分割的、有许多小树林和山谷的伏尔加河沿岸，又打到斯大林格勒坑洼不平的工厂区。整整4个月，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每一次进攻都觉得胜利该到手了，但每一次又总差那么一点，元首一次次下命令规定攻占的日期，又一次次落空。一个马马耶夫岗、一个巴甫洛夫楼，居然炮轰火烧久攻不下。不，他保卢斯决不是胆小如鼠之辈，他有顽强的意志和决心，他决不怜悯士兵的流血牺牲，曾一次又一次把部队投进去，把城市炸得成了废墟、成了一片焦土，把苏军挤压到仅仅只剩25公里长的阵地上，可偏偏这时攻不动、打不了、炸不垮，他百思不得其解。

从军事上分析，他保卢斯采用的战术完全符合作战准则，楔形攻势、两翼包抄、纵深穿插，每次进攻只选一个方向重点突破，天上地下立体作战，德军已占领了这座城市大部分了。仗打到这种程度，抵抗已失去意义，一般来说守军不是全线崩溃就是缴械投降了。偏偏俄国人抵抗会变得越来越猛烈，如醉如狂一般。炮轰、射击、枪刺、刀劈，甚至拳打脚踢、牙咬手抓，直到苏军士兵的生命消失，阵地才被深沉恐怖的寂静笼罩。多么可怕的战场啊，不要说德军士兵受不了，他保卢斯过去也闻所未闻，这仗该怎么打啊！

每当作战受挫，保卢斯就会想起被他撤职的冯·维特尔斯盖伊姆将军，想起他说的话，现在他有些理解这个倒霉的将军了，但他不能步他的后尘。他明白他的命运是牵在千里之遥的元首手中。想到这里，保卢斯突然恍然大悟，原来他心神不宁的根本原因是怕元首追究责任。德国人几十万大军从夏天打到秋天，现在冬天也快到了，居然还不能占领这座城市，元首会怎么想，

会不会象对待哈尔德那样被撤职？眼下看还没这种危险，但仗再拖延下去就难说了。到时候即使元首不愿意也不行，前些日子，那个可恶的空军将军里希特霍芬就在元首面前说什么保卢斯如果精神振作一点，早该拿下斯大林格勒了，真是混帐，让他来试试。

冬天到了，奔腾不息的伏尔加河上漂流起大大小小的冰块，这正是河上运输的最危险的时期。苏军不少装载弹药的小船在夜色中被夹在冰块间、或撞向冰块而漏水沉没，来往于两岸间的不少航道开始停航。保卢斯正是选择这一时机开始对苏军发起进攻。进攻之前他心中有些不安，因为他刚刚收到驻扎在顿河弯曲部的步兵第 44 师报告，宣称那里发现了大批苏军。步兵第 376 师随后也反映有大量苏军集结，难道俄国人想以纵深包围的方式对第 6 集团军的翼侧实施突击？正当他心里揣测不安时，却接到元首大本营发来的进攻命令。元首对形势的判断远没有他那么悲观，11 月 9 日希特勒在慕尼黑洛恩布伦凯勒出席纳粹元老周年纪念的大会上发表演讲，他充满自信地说：“我要到伏尔加去——到一个特殊地方，一个特殊城市去。凑巧，该城有福气取了斯大林的名字……的确这是个重要城市，因为在那儿可以截住 3000 万吨河运，包括 900 万吨石抽，浩大的乌克兰和库班地区的粮食也是运到那儿，再向北方运输的，那儿有锰矿——它有一个巨大的装运企业。这就是我要夺得的，而且，你知道吗，尽管我们谦虚——我们已经把它夺到手了！仅剩下几小块孤立的地区了！现在，有人会说，‘那么你为什么不打得再快一点呢？’因为我不想有第二个凡尔登，原因就在于此。”两天后，保卢斯发动了对斯大林格勒守军的最后一次进攻。此刻，他想或许苏军真的山穷水尽，这一次他大概能旗开得胜、大功告成。

2. 崔可夫扰敌之计

10 月底，斯大林格勒城内的枪炮声渐渐地稀疏起来，紧张的局势得到缓解。

从 7 月 17 日顿河草原上第一声枪响起，三个多月来炮击和轰炸是一日响过一日，一时甚过一时。大地在炸弹的撞击下发疟疾似地抽搐颤抖，天空中布满了血腥，焦糊的气息。人们已习惯在死亡的恐怖下生活，这时忽然枪炮声稀少了，战斗减少了。蹲在战壕里每天被震昏数次的苏军战士顿时产生一种轻松欣慰的感觉，时间变得充裕了。人们开始写信、刮脸、谈笑、睡觉，战争似乎在悄悄地从日常生活中走开。

战场上还是有小规模的战斗，德军轰炸机一天也没停止过向大地倾泻炸弹，只是与 10 月中旬异常激烈、残酷的战事相比较，这一切都不算什么了。

崔可夫身边的参谋们笑着说，是不是希特勒要逃跑了？各部队在向集团军报告中称：目前阵地正面没有大量敌军集结，也没有发动攻势的迹象。

崔可夫接到报告，很理解众人的心情，但他明白德国人是不会主动撤退的。伏尔加河畔这场旷日持久的血战已愈益引起世人的关注，希特勒已经孤注一掷，不断地增加兵力。7 月，德 B 集团军群在向斯大林格勒突击时才拥有 38 个师的兵力，到 10 月底兵力已增至 81 个师。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他现在已不仅从军事上，还从政治、宣传上考虑这场战事。于是崔可夫立即通知部队加强警戒，片刻的沉寂意味着德军在调整部署，酝酿新的进攻。目前要广泛开展狙击手运动，扰乱敌人，使之不得安宁。

接到崔可夫命令后，各部队立即加以贯彻，充实了狙击手队伍，让他们埋伏在废墟中或战壕一侧，不分昼夜地向阵地前的德军射击。

于是相对沉寂的战场上狙击手零星的枪声不时响起，德国人防不胜防，日夜得不到休息。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守军常处于劣势。面对优势德军死打硬挤是莽撞的行为，苏军战士就常常躲在暗处，利用各种废墟作伪装向行进中的德国人射击，等德国人展开进攻时又找不到目标。这样日积月累，竟也夺走了不少德军士兵的生命，于是狙击手运动在苏军中推广开来。

在狙击手活动搞得较好的第 62 集团军步兵第 284 师，三个月来共歼灭德军 3166 人，相当于两个团。其中最出色的狙击手是该师的战士瓦西里·扎伊采夫，他使德国人闻之丧胆。

神枪手扎伊采夫——血染的风采之四出生在普里乌拉利那的瓦西里·扎伊采夫是第 284 师狙击手运动的发起人。他的童年是在切里亚宾斯克州阿加波夫斯基地区的乡镇中度过的。12 岁时，他就学会了打枪，与父亲、哥哥一起经常进山打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1937 年扎伊采夫应征入伍，在太平洋舰队服役。战争爆发后，他主动要求上前线，1942 年 7 月跟随步兵第 284 师来到伏尔加河畔，从此他有了用武之地。

10 月，马马耶夫岗被切割成两半，苏军占领着东部的斜坡，西部由德军占领着。德军控制着一个被称作“鬼岭”的高地，上有一水塔，德军在那里安置一观察所，指挥炮兵向苏军轰击。争夺水塔战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马马耶夫岗上的两军胜负。

一天，扎伊采夫发现德军一通信兵出现在水塔附近，扎伊采夫端起步枪就把他撂倒了。从水塔上奔出一个德国人向他同伙走去，他猫着腰溜一小跑，扎伊采夫鼻子里哼了一声又把他击倒。第三个德军吓得赶紧趴在地上，等了有半小时，见没有动静，先探出头瞧瞧又马上缩回去，扎伊采夫没动。又过一会，那家伙再次探出头，慢慢地朝两具下动的尸体爬去。等到那家伙不留神，上半身稍微露了露，只一瞬间，扎伊采夫的枪响了，德国人瘫倒在地。

扎伊采夫弹不虚发的射技出了名，团长梅捷廖夫中校亲自授予他一支带瞄准镜的狙击手步枪，并要他挑了十来个战士组成狙击手小组，活跃在阵地上。

扎伊采夫小组枪法越打越神，他们在德军经常出沒的伙房、厕所附近打埋伏，有时又潜伏到德军阵地前，专打德军炮兵的观察仪、坦克的了望镜和德军军官，一天之内竟能消灭几十名敌人。这一来闹得敌人十分恼怒，他们发誓要除掉扎伊采夫。

德国人从国内召来了神枪手考宁斯少校，他是柏林狙击学校校长，出身于射击世家，从小就学得一手好枪法。有一次与人打赌。存百步之遥，往一枚直径 5 厘米的硬币连打 5 枪，结果枪枪命中，更令人叫绝的是硬币上留下的枪孔正好把硬币圆周五等分了。考宁斯一到马马耶夫岗，果然就先射杀了几名苏军官兵，然后写了一封挑战书，让人送给扎伊采夫。

扎伊采夫也不示弱，让人回了一信，带着他的伙伴乘夜色掩护悄悄潜伏至距敌阵地百十米处，埋伏起来。这一埋伏就是 4 天 4 夜。到了第 5 天晚上，阵地上还毫无动静。天快亮时突然一声枪响，从敌人阵地传来，一名战士嘴巴上挨了一枪。

“萨福诺夫，你怎么搞的？是不是打瞌睡枪走火了？”

萨福诺夫痛得直咧嘴，他向人借来纸笔写道：“我想抽支烟，刚划亮火柴就中了一枪。”

几个人赶快替他包扎。扎伊采夫明白碰上了强劲的对手了，肯定是考宁斯。

第二天，德军阵地前一片忙碌，战壕里的人跑来跑去，这正是狙击兵理想的猎物。没等扎伊采夫细想，报仇心切的萨福诺夫瞅准机会就要开枪，这时，“叭”的一声，萨福诺夫头往后一仰，人躺倒在地不动了，原来是中了考宁斯诱敌之计。

这一天，扎伊采夫不吃不喝，在战友的墓前许下诺言：一定要向法西斯讨还血债。

以后几天，扎伊采夫都在观察德军阵地，以便发现考宁斯。一天黄昏时分，在敌人的掩体里出乎意料地露出一个钢盔，并慢慢地沿堑壕移动。射击？不行，这是诡计。肯定是考宁斯的助手拿着钢盔移动，而他本人在等待扎伊采夫射击时暴露自己。

他会藏在哪儿呢，扎伊采夫和他的助手仔细搜索着。“那不是他吗？”丹尼洛夫一激动用手指着阵地前沿，这就够了，考宁斯的枪又响了，丹尼洛夫身负重伤。

扎伊采夫循着枪声望去，未发现目标。根据射速，德国人就在附近。左边是一辆损坏的坦克，右边是一个土木发射点。在坦克里？不，考宁斯不会那么傻，土木发射点枪眼也堵上了，它们之间有一块铁板。对，他可能躲在铁板下面的掩体里。为了证实一下，扎伊采夫用一块木板套上手套，把它举起来，考宁斯上钩了，直接命中目标，他肯定就在铁板下。

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了。扎伊采夫让助手先盲目射击，以吸引敌人注意。早饭后，德军阵地在阳光照射下，铁板边有个东西闪烁了一下，扎伊采夫意识到这是光学瞄准镜在发亮。他让助手举起钢盔，德国人开火了。他以为他终于把大名鼎鼎的扎伊采夫打死了，就悄悄地从铁板下露出半个头探看究竟。扎伊采夫抓住这一机会，手指轻扣扳机“叭”，一声枪响，考宁斯眼睁睁得大大的向后倒去，他那支步枪的光学瞄准镜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扎伊采夫勇斗考宁斯的事迹在部队中流传开来，苏军中掀起了学习扎伊采夫的热潮。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发布命令，要向著名狙击手学习，在部队中广泛开展狙击手运动。命令要求每个排至少要有2—3名狙击手，每个连不少于5名机枪和冲锋枪狙击手，每个反坦克枪连至少要有5个反坦克枪狙击手小组，野战炮兵营和反坦克炮兵营至少要有2个狙击手小组。

狙击手运动在苏军中蓬勃开展起来，仅第62集团军就涌现出340名著名狙击手，至11月底，共消灭德军6,250名。闻名全军的狙击手还有戈尔季因科、佳特洛夫、马卡罗夫，与扎伊采夫齐名的还有57集团军的副政治指导员伊利英，他一人消灭了494名德军。报纸上登载了一首诗称颂狙击手：

有时，迫击炮弹寻不着匪徒的踪影。

炮弹打不着，

炸弹也击不中。

这时，在火线上空响起熟悉的枪声。

狙击手的子弹呼啸而过——

法西斯匪徒顿时丧命。

第62集团军以狙击运动骚扰敌人，使保卢斯的进攻一再推迟。但保卢斯

不会放弃进攻，他想趁冬天来临前占领斯城。11月10日晚，他把集团军师以上军官召集开会，会上他回顾了斯城作战以来取得的战果，宣称苏军已筋疲力竭。如此这般一番鼓动后，他以沉重的语调说，现在摆在第6军团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进攻，元首正等着我们的好消息。

会议在一片赌咒般的誓言中结束，再过数小时，一场血腥屠杀又开始了。

3. 德军最后一次进攻

11日6时30分，马马耶夫岗和城北工厂区又响起激烈的枪炮声。德军的炮火猛烈轰炸着苏军阵地，大批助攻的飞机也飞临上空，从腹部不断抖落出重磅炸弹、燃烧弹，城北陷入了火海中。

参加进攻的德军有5个步兵师、2个坦克师，还有从后方调来善打巷战的工兵营。

11时30分，德军击溃了苏戈里什内师的防线，包围了柳德尼科夫师，第62集团军的防御被切割成三个孤立的部分：雷诺克至斯帕尔塔诺夫卡、街垒厂东部和“红十月”工厂至码头。到了16日，第62集团军的形势恶化。德军已把守军赶至伏尔加河边。

苏军顽强战斗着，保卢斯的进攻开始呈现衰退之势。这一点从首次参战的德军工兵营的进攻就显露了出来。

11日，德工兵营营长韦利茨大尉接到第79师师长冯·施韦林将军的命令：

“1.敌以重兵守卫着‘红十月’工厂的部分地区。主要的抵抗基点是平炉车间（4号车间）。夺取该车间便意味着斯大林格勒的陷落。

2.第179加强工兵营应于11月11日占领4号车间并向优尔加河突破。”

韦利茨大尉是名富有经验的指挥官，接到命令后他立即组织了4支强击队，每队30—40人，配备有自动枪、喷火器、手榴弹、集束弹药和炸药块、烟雾弹，打算炸开车间一角，由强击队从缺口冲进，第二梯队立即占领并防守夺下来的阵地。

计划很周密，但出师不利。苏军早有防备，在通向“红十月”厂的道路上，苏军用炮火拦截成一道封锁网，韦利茨率领强击队好不容易穿过一团团炮击的火网，来到大楼的围墙下。

4号车间只剩50米，那里耸立着一座大楼和很多高大的烟囱。满脸尘土的韦利茨转身对匍匐在墙边的司务长费策尔说：“你带上150公斤炸药，把车间右边的那个角炸开。记住，明天清晨爆炸，作为总攻的信号。”

费策尔带领一排兵领命而去。韦利茨让霍尔瓦提营作为第二梯队悄悄进入攻击区域。

天快亮了，进攻即将开始。突然从伏尔加河边闪着大炮齐射的火光，苏军的几百发炮弹象大雨一样倾泻在霍尔瓦提营的埋伏地域。这怎么可能？进攻还没打响就遭到苏军炮兵袭击，韦利茨惊得目瞪口呆。

原来崔可夫早已料到德国人要重点进攻“红十月”厂。12日，他向斯捷潘·萨韦利那维奇·古里耶夫上校发去一道命令：

“敌人企图在‘红十月’工厂东南部突破我正面，前出至伏尔加河，为加强近卫步兵第39师左翼，肃清工厂里的全部敌人，兹命令近卫步兵第39师师长，使用近卫步兵第112团抽调来的1个营，去加强你师中央和左翼的

战斗队形。任务是全面恢复态势，肃清工厂之敌。”

古里耶夫接到命令，立即将新增的一个营部署在平炉车间，并且让炮兵做好准备，一有动静即向4号车间前预测之地开火。

苏军的炮火将德军打懵了，但顽强的德国人还是不顾一切地发起进攻。费策尔在炮火中敏捷地跃起，很快接近那栋大楼。

“点着了”，他喊了一声，一阵耀眼的闪光！车间的墙慢慢倒了下来，黑灰色的浓烟四起，第一批强击队冲进了烟雾中。

当烟幕消失后，韦利茨从望远镜里观测到车间的右角已被炸塌，第一批工兵通过10米宽的缺口，沿着炸碎的石块冲进车间，第二批强击队也已发起攻击。但他立刻发现冲锋的德军的窘境，那一堆堆乱七八糟的钢筋横七竖八躺着，左右是深深的弹坑，德国人只能沿着唯一一条小道鱼贯而行，一种绝望的恐惧潜上了韦利茨心头，因为他发现俄国人的机枪正瞄准那条小道疯狂扫射，在每一个建筑的突出部，都有红军埋伏着，准确地扔出手榴弹。

德国人一批批倒了下来，韦利茨身边的上等兵也被流弹打中了。他立刻跳进弹坑，匍匐到德军前沿，告诉他们用喷火器和集束手榴弹。

战斗进行得紧张激烈，但守军的顽强抵御使韦利茨束手无策。夜幕降临时，他被迫停止进攻，撤出战斗。一天战斗下来，他这个营原有190人，现已伤亡近半。韦利茨感到不可思议。在战后《被出卖的士兵》一书中，韦利茨哀叹道：

“我们这个营突破过多少坚固的正面和筑垒防线，克服过多少有工事构筑的江河障碍——河川和运河，夺取了多么精心构筑的火力点和抵抗基点，占领了多少城市和乡村……可是在这儿，在伏尔加河面前，连一个工厂也夺不下来！俄国人从哪儿来的这股力量。”

远在文尼察的希特勒密切关注着伏尔加河畔的这场激战。从地图上看，苏62集团军已被分割成孤立的三块，四个月来的血战总算到了尽头。这位狂妄的独裁者大需要这一场胜利了，如果让第三帝国的旗帜插在这座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这等于向世人宣告他希特勒征服世界的计划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他的心中早已被这幅美妙的图景所吸引和陶醉，早就迫不及待地向国人暗示斯大林格勒即将陷落，岂料前线传来的报告总是闪烁其词地暗示战斗异常激烈和残酷，他已经在那里陆续投入了100多万兵力，现在已看到了曙光。然而此刻却传来了德军攻打“红十月”厂受挫的报告。他感到不可思议，眼下在斯大林格勒的苏军各团队中只剩下憔悴不堪的几十名红军战士了。可那些微不足道的溃败之敌竟然在重重围困中，带着伤痕和病痛，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挑起了残酷战斗的重担，使英勇的帝国士兵难以越雷池一步。

红军的顽强抵抗激怒了希特勒，他只有严令保卢斯不顾一切地进攻、进攻，用猛烈的炮火将苏军防线瓦解于一片废墟中，连同红军战士生命一同消失。11月17日，热昏的希特勒给保卢斯去电：

“第6集团军司令部：

我得知夺取斯大林格勒的斗争有许多困难并且损失了大量部队。但是，现在由于伏尔加河结冻，俄国人的困难更多，假如我们利用这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能保证少流血。

我期待指挥员们，像过去多次表现得那样，再一次竭尽全力，做好各件工作，而部队也能像它们经常表现出来的作战艺术那样打好仗，至少要冲到炮兵工厂和钢铁企业区附近的伏尔加河岸边，并夺取这一部分城区。

航空兵和炮兵应尽全力为这次进攻开辟道路并坚决支援这次进攻。

阿道夫·希特勒”

这一命令规定向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团以上指挥官进行口头传达，在命令下面保卢斯又添加一行字勉励他的士兵：“我相信，这一命令会在我们英勇的部队中引起新的精神振奋。”

然而，四个多月血战已使德国人用尽了最后一点力量，他们把崔可夫的部队赶到了伏尔加河边，再往下赶却无能为力战场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了变化。希特勒要保卢斯不顾一切的进攻，德国第6军团的侧翼防线变得薄弱了。在巷战中德军已耗尽了最后一支预备队，这就为斯大林的反攻创造了条件。就在希特勒发布命令两天之后，一场风暴席卷斯大林格勒。斯大林已悄悄集结了100多万部队，从这座城市的北部和南部发起战略反攻，从而决定了这场会战的命运，也决定了第三帝国走向衰亡。

第九章 “天王星”

1. 历史记住了这一天

1942年11月18日午夜12时，苏第62集团军司令部与方面军司令部相连的电报线路活跃了起来，“博多”电传打字机哒哒地响着，打满字迹的纸带象白色长蛇在蜿蜒伸展。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政治委员古罗夫、参谋长克雷洛夫等人早已聚集在电报机旁，望着电报机蹦出的一个个字母、一行行文字，脸上现出异样的光芒，激动得难以自禁。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上将传达最高统帅部命令：

“天王星计划”：

1942年11月19日，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 1942年11月20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向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德国军队发动全面大反攻！”

正在为危在旦夕的集团军命运担忧的崔可夫等人，见到命令没立刻弄清即将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尔后才醒悟到斯大林格勒的血战结束了。一想到再过七个小时进攻就要开始了，大家高兴得击掌祝贺，不约而同地涌向窗口，遥望城北被火光映红的夜空。“真守够了”，崔可夫想：“62集团军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口号：‘决不后退一步’，现在该换成‘我们勇猛前进’”11月18日午夜时分，在斯大林格勒城北，从顿河左岸巴甫洛夫斯克至那尔佐夫卡宽约400公里的地带上，苏西南和顿河两个方面军在森林和夜幕的掩护下已全部进入最后的攻击阵地。这两个方面军是新近组建的，西南方面军拥有40万人的兵力，火炮5900门，坦克700多辆，司令员是瓦图京将军。他们要对付的是意大利军第8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虽然意大利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兵力与西南方面军相差无几，但士兵素质与装备处于明显的劣势。顿河方面军由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指挥，拥有30万人，4700门人炮和280辆坦克。在阵地另一侧，是德军第6集团军的10个师，无论数量和装备都不如苏军。

此刻，两个方面军各部队正召开军人大会，宣读最高统帅部的进攻令，以及阐述这次进攻行动重大意义的二位司令官各自签署的动员令，号召红军给敌人以坚决有力的打击：

“红军战士们、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们！严酷、但正义地惩罚卑鄙的敌人——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时刻来到了。

德国法西斯强盗背信弃义进攻我们和平的家园，破坏它和欺辱我们伟大的人民。……敌人推进到了斯大林格勒城下。在伏尔加河旁的这座坚固城堡的城下，我们阻止了敌军。由于我军英勇作战，敌人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斗中，遭到极大损失。

现在向敌人发动强大进攻的光荣使命落到了我们肩上。

为向杀害我们妻儿的法西斯暴徒讨还血债，为流血牺牲的官兵讨还血债，我们应无情地消灭敌人。

同志们，要英勇进攻！

我们要把希特勒奴役者从我国的国土上赶出去，给万恶的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同志们，向着胜利前进，消灭德国侵略者。”

类似这样的命令在部队中宣读后，做起了强烈反响。苏军士气旺盛，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进攻时刻的到来。

在阵地另一边，无论是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还是德国人对苏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并不了解。几十月来，斯大林从后方调集了大批部队，他们沿着伏尔加河左岸，绕过荒芜人烟的盐碱草原，绕过浓烟滚滚、炮声隆隆的斯大林格勒，在夜幕的掩护下，秘密集结于斯大林格勒西北和顿河中游地区。苏军大规模的集结，也曾引起敌军的觉察，但他们不清楚苏军的意图。德国人太自信了。毕竟经过几个月血战，他们已占领了斯大林格勒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始终在进攻。从没有想到苏军也会进攻，而且是一场扭转整个战局的大规模的进攻。他们只以为苏军的调动是为了弥补百孔千疮的防御地带，决没有料到自己会被包围。11月18日夜晚，在苏军大规模进攻前夕，德国人，上至元首、将军，下至普通士兵都毫无戒备地沉睡着，第二天早上，等他们醒来时，不幸已将临了。

11月19日，注定要成为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最重要的日子。7时30分，沿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一线，3000多门苏军大炮开始轰鸣，炮击持续了80分钟，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阵地上倾泻了数百吨炸弹。

8时50分，步兵和坦克兵团投入战斗。强大的炮火尽管破坏了罗军的防御，但敌人没有束手就擒，而是拼死抵抗。直到下午，苏军波浪式的进攻，才导致罗军的溃败。与此同时，在顿河方面军进攻的方向，德军的防线也被突破。战斗在广大地域上展开，罗马尼亚集团军第4军被消灭了，第11罗马尼亚骑兵师被分割包围，失去了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联系。

苏第5坦克集团军从谢拉菲宫维支西南30公里处的高地发起进攻，突破了罗马尼亚方面军第2军的阵地，迅速向南挺进，在中午时占领了别列拉佐夫斯卡娅以北的高地。苏军坦克军和骑兵转向东南，于傍晚抵达卡尔梅科夫，插入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纵深达60公里。

经过一昼夜激战，两个方面军重创了敌军，一切按计划进行。20日拂晓，集结于斯大林格勒南部卡尔梅草原的斯大林格勒部队也转入进攻。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正等待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的报告。一小时前，他与罗科索夫斯基和瓦图京通了电话，顿河和西南方面军进展顺利，先头部队已进抵奇尔河上游，深入到敌军后方的茫茫草原上。此刻，斯大林有一种自豪和自信，已经没有了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以及1942年夏天时那种震惊、失态、烦忧与不安，德军已进入了他和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共同设下的陷阱里。他想起了8月伏尔加河激战之际丘吉尔的来访，对他的盟友关键时刻背信弃义既愤怒又轻视，让西方资本家瞧瞧吧，没有他们我们照样干得挺好。这一战役不仅决定列宁创建的国家的命运，也将决定被希特勒奴役的欧洲国家的命运，决定希特勒战犯的命运。他甚至预计到战后苏联必然以强国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一切都取决于眼下的这场大反攻。

叶廖缅科的电话接通了，他获悉由于大雾进攻被推迟2小时，现在坦克已投入战斗。

20日清晨，卡尔梅克草原上飘着一层薄薄的晨雾，在芦苇和水草丛生的湖间地带，埋伏着苏军坦克和炮兵部队。预计8时开始的炮火准备由于能见度过低，到10时才开始。火炮射击了75分钟，第51、57和64集团军从三个地段上突破敌军防御，象一把利刃将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进行切割、包围。

苏51集团军的坦克进入察察湖、巴尔曼察克湖之间的突破口，迅速向西

北方向的卡拉奇推进，准备与顿河和西南方面军的坦克兵团与骑兵部队会合。

21 日下午，从谢拉菲莒维支发起进攻的苏军部队挺进至苏罗维吉诺以北，构成对保卢斯集团军交通线的威胁。当时德军尚未感觉到会被包围。德军急忙调动部队进行拦阻，但被苏军的进攻击退了。

21 日，从克列茨卡娅和谢拉菲莒维支出发的苏军改变了方向，转弯 90 度，两军会合后向北部的顿河进发，直插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正面防线的后方，苏军在行进间占领了顿河大桥，切割了保卢斯集团的退路，进入卡拉奇地区，按原定计划形成对德军第 6 集团军和第 4 坦克集团军的包围。同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击溃了德军第 29 机械化师和罗马尼亚第 6 步兵军，从契尔符林河与顿河皇后河之间向卡拉奇至斯大林格勒的铁路挺进。11 月 22 日上午，苏军进至布齐诺夫卡，成南北夹击之势的苏军三个方面军会师于距斯大林格勒以西仅 60 公里的卡拉奇。11 月 23 日前，苏步兵兵团向契尔河和阿克赛河挺进，加强了突击集团的外翼。23 日，苏军在顿河河曲和顿河右岸的卡拉奇将德军第 6 集团军和第 4 坦克集团军形成钳形包围之势，将其与德军的 B 集团军群隔开。

从 19 日至 23 日，苏军完成了预定的战术突破，德军第 6 集团军成为苏军囊中之物。

“天王星”计划第一步获得巨大成功，它是苏军在卫国战争中实施第一次大规模的战略反击，从而扭转了战争中的被动局面。11 月 19 日这一天也就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日子而被载入史册。

2. “寻找别的解决办法”

11 月 19 日苏军的大反攻——正如历史学家所说，是整个会战的转折和高潮。一支长期遭受围困的军队，已经到了朝不保夕、山穷水尽的地步，但组织者居然不动声色地集聚了三个方面军 100 万人的力量，正确地选择了出击时机，从南、北两个方向巧妙地运动兵力，掠过德军的左、右两翼，在卡拉奇会师。只用 4 天时间，居然将数十万敌人实行包围，将它围得铁桶一般、水泄不通。包围者反而遭到包围，这一结局令所有人大感意外。作为战役指导，苏军采用的包围原理并不新鲜，但其规模之大、实施手段巧妙、出击时机的把握令人深深折服。苏方最高统帅部的这一战役决策是怎样产生的？从准备到实施又如何蒙骗住了狡诈成性的德国人，从而保证了战役突然性。要揭开这些奥秘，我们应该从两个月前苏军大本营中一次高层三人会晤谈起。

9 月 12 日，朱可夫飞往莫斯科，与华西列夫斯基一起向最高统帅汇报前线战况。

这一天，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似乎同往常一样，处理着与战争有关的各种事务。倦容满面的斯大林每天要听取汇报、批阅作战电文报表，查看地图上标示的前线态势。这几天，斯大林格勒万分危急，德军已在苏军阵地上打开了一条走廊，将两个方面军分割开来。这使他们三人心情压抑，都在苦思冥想破敌良策。

先是华西列夫斯基发言，他提供了一条令人不安的消息，希特勒还在向保卢斯调派新的部队。

“看来希特勒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这座城市。”斯大林忧郁地说，然后问朱可夫，9 月 5 日苏军发起的反突击为什么没取得预想的战果？

朱可夫早有准备，答道，主要是我军力量不足，“那里地形也不利进攻，

地势开阔，撤军又占领制高点，能向所有方向机动火力。”

斯大林叹口气，拿出苏军预备队配置图，聚精会神地研究着。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在一旁悄声议论起来。如果说 10 天前，朱可夫前往斯城组织防御，整个事态还蒙着一层迷雾，那么现在迷雾已消失了，根据现有苏军力量，是难以打破僵局的。他皱着眉对华西列夫斯基说：“必须寻找别的解决办法。”

斯大林也在一直思索着同样的问题，他研究预备队配置图，就想在斯大林格勒发起进攻，现在听到他们俩的议论，突然抬起头：“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这样吧，你们好好再想一想，明晚 9 时我们碰头。”

三人最后的这几句平平常常的话，却使这一天战务会议不同往常，一场大规模的反攻计划开始酝酿。

第二天晚上，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作了一次特别报告。两人分析了战场形势。今年夏天以来，德军在苏德战场南翼展开攻势，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敌人已推进到沃罗涅日、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山脉的山前地带，对苏军构成严重威胁。

但这时希特勒犯了错误，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同时从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方向进攻。结果在高加索的德 A 集团军群（约 27 个师）被苏高加索方面军阻击在 1000 公里长的战线上。B 集团军群在沃罗涅日、斯大林格勒方向 1300 公里的战线作战，虽拥有 70 多个师，仍显兵力不足。其中第 6 集团军和坦克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陷入了苦战。

基于上述分析，两人得出结论，在斯大林格勒继续以积极防御疲惫敌人外，应组织大规模的战役反攻，使南方战线形势发生有利于苏军的变化。

那一天，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把一份草拟的进攻方案交给斯大林。这份计划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发动一次扭转战局的进攻其规模不能太小，这就需要考虑两个因素。首先是庞大的兵员需求。在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德 B 集团军群大约有 100 万的兵力，而在这一地区的苏军才 60 多万，故需重新组建一个方面军。而在苏联后方，已经组建了大量的坦克兵团和炮兵、航空兵部队，可弥补兵员不足。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时间。大规模的反攻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完成，从军队集结，弹药、物资供应、各兵种的配合协调都预示着这一进攻不得早于在 11 月之前进行。

斯大林对这一方案提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能否有那么多的力量实施进攻？其次是为什么采用南北夹击战术，“只限于沿顿河由北向南或由南向北是否风险小一些？”对前一个问题，朱可夫十分自信地回答：“根据计算，再过 45 天即 11 月初，我们能得到必要的兵力和兵器保障。”第二个问题涉及到这次战役的规模，是以收复地盘把敌人赶走还是打一场歼灭战？诚然全歼敌军尤其是几十万人的兵团是具有很大风险，但成功了就能扭转战局。在这次会上，反攻计划已初具雏形，整个战役分成两个阶段：1. 突破防御，合围德军斯大林格勒集团并建立牢固的对外正面，隔绝被围之敌与外部敌人联系；2. 歼灭被围敌人并制止敌人解围的企图。

斯大林明白这样一次进攻必然能改变战场局势，临结束时，他反复叮嘱道：“要注意保密，除我们三人，目前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在后来的两个星期里，三人对这一计划又进行了不断的充实与完善。当务之急是要弄清 B 集团军群在斯大林格勒战线的兵力和部署。B 集团军群在顿河一线由匈牙利第 2 集团军防御，该集团军有 12 个师，盘踞在 190 公里的

地带上。紧接着的是意大利第 8 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 3 集团军，共拥有 20 个师的兵力，作战范围在 350 公里宽的地带上。往下便是德国军团，由 16 个师组成的第 6 集团军，驻扎在 140 公里宽的地段上，尔后是坦克第 4 集团军，防线约 50 公里。其毗邻部队是罗马尼亚 7 个师兵力，沿顿河弯曲部，部署在斯大林格勒城南径向南延伸的丘陵地带，宽度约 200 公里。显然，希特勒为尽快占领斯大林格勒，把德军第 6 集团军和坦克第 4 集团军投入到斯城狭窄的空间，进行残酷的巷战，而机动能力和装备低劣的罗马尼亚军则承担保卢斯军团两翼的重任。斯大林推测德国人缺少机动预备队，才让他的盟国防守战线过长的阵地。

这一推测是正确的。显然，这次进攻首先要避开德军主力，把主要突击方向定在战斗力较弱的顿河中游及城南的罗马尼亚、意大利、匈牙利的部队，这些仆从国军队与德国人貌合神离，他们远离家乡，怎么可能为“大日耳曼帝国”拚命呢？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为这次进攻规定了四条准则：

- (1) 对敌力量薄弱地段实施强有力的突击；
- (2) 对敌主要集团后方进行打击；
- (3) 从各登陆场实施进攻，不强渡顿河；
- (4) 利用对进攻部队的有利地形。

准备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9 月底，斯大林采取了一项具体步骤，他下令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顿河方面军，由罗科索夫斯基，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指挥；东南方面军改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仍由叶廖缅科指挥；同时组建西南方面军，由瓦图京中将任司令员。为防止德军过早警觉，直到 10 月才·142·宣布新成立的方面军。

此刻，斯大林认为反攻计划已经成熟，在 9 月份的最后两天，由最高副统帅朱可夫大将、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上将签署、斯大林签字批准了这份计划，代号是“天王星”。

现在到了必须让战地的将军们参与计划的时候了。为了保密，直到最后一刻斯大林才让方面军司令员知晓详尽的计划。这期间他让朱可夫到顿河、西南方面军帮助司令员制订各自具体的计划，让华西列夫斯基负责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联络、指导工作。从 10 月份起一直到反攻开始，两位统帅部代表穿梭于莫斯科与斯城之间。计划不是一下子透露的，而是一点点地让方面军知晓，征询他们的意见。与此同时，后方的预备队开始源源不断地向伏尔加河进发。集结的部队选择在夜间秘密进行，采取了许多保密措施。白天部队停止行动，夜间悄悄向前推进。登上征程的指挥官并不知道行进路线和所要到达的地域，一切都在最后一刻才被告知。甚至将三个方面军的士兵与他们家庭之间的邮政通信联系都切断了。为了加强隐蔽，苏军还利用了顿河两岸弯曲的河道及岸上茂密的灌木丛，一望无际的树林，便于大规模部队集结。就这样在德军的眼皮底下，大批苏军悄悄进入了最后攻击阵地。

对最高统帅部的作战计划，方面军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但在进攻的范围、规模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到了 10 月底，同最初的方案相比，增加了实施反攻的兵力、兵器，并扩大了战役范围。在斯大林格勒西北实施重要突击的方向扩大至谢拉菲莫维奇西南地域。这样做是为了以后消灭合围德军时，能建立牢固的对外防御。战役开始的时间现在也确定了下来，西南、顿河方面军于 11 月 9 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于 11 月 10 日。日期差异是因为各方面军实施战役的纵深不同决定的，南北方向的方面军同时抵达卡拉奇会

台。而在实施过程中，进攻日期的交错反而扰乱了德军对苏军意图的判断。

直到最后一刻，苏军统帅部还在对希特勒实施欺骗行动。10月份，苏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奉命组织一次进攻，对德中央集团军实施进攻。这样做一箭双雕，一方面阻止德军从中央集团军中抽调部队增援斯大林格勒，另一方面给希特勒造成假象，苏军将在战场的中央而不是南翼开展进攻。这一欺骗获得极大成功，使希特勒对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域的频繁调动视而不见。

10月份的战事差一点使“天王星”砸锅。希特勒命令保卢斯尽快攻下斯大林格勒，不断地把精锐部队投入斯城。10月中旬，保卢斯的进攻越来越猛，苏62集团军的防线已被多次冲垮。这时候斯大林面临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他不能过早暴露集结的大部队和预定中的反攻，同时他又要让崔可夫尽可能地把德军主力拖在城内。如果德军警觉过早撤离斯大林格勒，或者在苏军反攻前拿下该城，都会影响“天王星”实施。于是斯大林一面源源不断地派出小股部队增援城内守军。让德国人造成错觉，俄国人预备队已快枯竭了，一面又命令郊外的苏军反复实施反突击，减轻城内守军的压力。结果德国人的胃口吊了上来，把防守翼侧的德军投入到城内作战，而让罗马尼亚军队守住第6集团军的两翼。从7月到11月，希特勒在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域，逐渐丧失了70万兵力，1000余辆坦克、2000门大炮，双方的优劣开始转化，反攻的条件愈益成熟。随着“天王星”最后日期的临近，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进攻部队的准备上。在11月的第1个星期里，他们两人分别在三个方面军，帮助方面军最后审查、修订计划。这一次朱可夫特别强调炮火准备和立体作战。在莫斯科战役后期，苏军由于缺少协同作战和猛烈的炮火，而使德军缓过劲来。这一次他特别强调炮兵、坦克军、空军与步兵协同配合，事先让指挥官在沙盘上进行演练。然而，还是出了差错，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弹药供应和航空兵准备在最后一刻还没完全准备好，原定11月10日的进攻日期不得不延期。斯大林把最后日期的确定权限交给了朱可夫。朱可夫发现日期越往后拖延，有可能增大夫密的危险。但为了保证成功，他毫不迟疑地把进攻日期确定了下来：11月19日，顿河、西南方面军发动进攻；11月20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反攻。

这一次进攻日期再也没有更改，强大的苏军南北突击集团已变得不可阻挡了。

3. 德军情报机构受骗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中说过一句名言：“战争时期，真实的东西太可贵了，以至于总要扯起谎言做护身。”他的这番话是切肤之谈。许多次战斗的结局都取决于情报侦察部门工作。交战各国为了获得胜利，都想更多地保住自己的秘密，紧追不舍地探明敌人计划，并布下弥天大谎迷惑敌方，到头来使敌方发现自己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卷入了一场必败无疑的战斗。

希特勒是善搞欺骗的老手。大战爆发前，他利用西方与苏联的矛盾，逼迫英法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当英国首相纳维尔·张伯伦结束同希特勒会谈，从慕尼黑返回伦敦并洋洋得意宣称：“我们的时代是和平的时代”时，希特勒正加紧入侵波兰的战争准备。从1939年到1940年，希特勒取得了一连串

的胜利，他的军队攻占了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并成功地把英国人赶到英伦三岛上。在这期间，希特勒损失微乎其微，而军事上的胜利，却盖过了德国历史上的毛奇，可与腓德烈大帝及拿破仑媲美。希特勒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自于陆军情报机构提供的准确情报，并施展了战略欺骗，从而使全世界大惊失色。

与对欧洲的了解相比，德国人对东方俄国认识却浅薄得多。负责俄国情报的德国陆军参谋总部东方外军处在“巴巴罗莎”进攻前夕，甚至还没有一份象样的对苏联军队、经济、资源作出估计的资料。多亏希特勒的“闪电”突击，弥补了情报的不足，三个月内就深入到俄国腹地，兵逼莫斯科。这时候希特勒洋洋得意，沉浸在征服世界的幻想中，而他的情报机构居然没有发现斯大林正从远东将军队源源不断调到前线，最后德军不可避免地在莫斯科城下遭到惨败。

莫斯科战役后，德军情报机构改组。有一阵子，东方外军处似乎洗心革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1942年春季，外军处通过无线电和各种渠道炮制了大量假情报，策划了子虚乌有的进攻“克里姆林宫”计划，使斯大林仍将大量军队集结到莫斯科一线，希特勒夏季攻势获得意外成功。

1942年7月，德军情报机构沉浸在乐观情绪之中。领导该处的盖伦上校被认为是一个传统的悲观主义者，他告诫部下：“情报官的预测没有成为现实不会受到人们过分指责，但是，谁要是没有提醒元首注意敌人的能力是不能容忍的。”现在他也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所收到的情报都是好消息。尤其是前线部队纷纷报告俄军在溃退，士兵中出现了逃亡现象，这一切都构成了一幅红军濒临灭亡的美妙图景。

使盖伦兴奋不已的是5月底的哈尔科夫之战，它使铁木辛哥部队溃散，被俘虏24万之众。德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对形势作了如下估计：

自4月份以来，俄国人还没有遇到过这样惨重的失败，敌人现在被迫向高加索、沃罗涅日一带退却。俄国人在挫败中变得灵活，不再死守硬拼，但敌人阵线快要崩溃。据克莱施特第一装甲军团称，有大批俄国兵开小差，苏联指挥系统似乎也失去控制能力。这样，德军有可能在今年秋天同时占领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

盖伦上校自然同意作战处长约德尔的判断。8月初，德国第52军缴获了一份斯大林在7月28日发布的命令，更使盖伦坚信了自己的判断。这份命令第一次坦率承认俄国人在人力和领土方面遭到巨大损失，接着指出任何进一步的后退只能意味着俄国的灭亡。盖伦认为它反映了斯大林的地望、沮丧的情绪，也说明红军已面临严重困扰。

然而，不久获悉战地指挥官对斯大林命令有不同看法，认为它稳定了苏军情绪，“以前敌人常常出现溃散现象，现在俄国人的抵抗加强了”（德第6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少将语）。

此刻，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情报出现在盖伦的办公桌上。有消息称，俄国人力没有枯竭，斯大林在俄罗斯东部地区以及外乌拉尔、西伯利亚，重建了庞大的军火工业，在7月份一个月里，斯大林重新组建了54个步兵师和56个装甲师。盖伦难以相信这一数字，经过核查，结果更使他吃惊，斯大林居然一个月能生产1000辆坦克，据此推断，苏军现在还有590多个师。他忐忑不安地把这一情报送给总参谋长哈尔德、作战处长约德尔。约德尔竟然面色苍白地叫了起来：“俄军比1941年还强大。”

但是元首不相信，他气愤地训斥了盖伦一顿：“我，一个发动了使全球为之震颤的攻势的人，我流血流汗地干，每月才生产 600 辆坦克。而你竟告诉我斯大林生产 1000 辆！”

然而事实却是如此。由于兵力分散，德军在列宁格勒、高加索、中央战线的进攻在 9 月至 10 月都渐渐停顿了下来，在斯大林格勒却陷入了混战。眼看保卢斯要得手了，斯大林又把士兵投了进去。

秋天来了，战争进入了僵持阶段，元首打算打持久战了。8 月 29 日，盖伦上校汇总了搜集的情报作出判断，苏军目标是在夏季保存力量，准备在冬季发动攻势，如 1941 年所发生的那样。苏军的损失要比原先估计的少，他们最可能发动进攻的方向在中央集团军群或斯大林格勒附近的 B 集团军群。

盖伦分析道，两处都有可能遭到进攻。B 集团军群战线漫长，地势平坦，即使斯大林格勒失守，苏军也能夺回来。据第 6 集团军保卢斯称，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防线的左右两翼力量薄弱，一旦受到攻击很难守住。然而进攻中央集团军群对斯大林也很有诱惑，因为它直接威胁莫斯科。报告最后称，很难判断苏军从哪里进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苏军没有力量同时发动一个以上的攻势。

在大本营对苏军秋冬攻势进行预测时，希特勒起先估计斯大林会对 B 集团军群发动进攻，苏军将在绥拉菲莫维奇附近渡过顿河；“布尔什维克在 1920 年就是这样打垮了白军”。后来他被 10 月底莱因哈德·盖伦上校提供的情报弄糊涂了，驻守在尔热夫的第 9 集团军经过几个星期的侦察，确信敌军大批部队已集结完成，随时可能发动进攻，至多推迟一星期。

这正是斯大林为掩护“天王星”战役而设下的圈套。也难怪德国人会受骗，在 1941 至 1942 年冬季，德军就是在莫斯科以西 100 英里处顶住苏军进攻，防线的支持点就是伏尔加河上游的尔热夫。在尔热夫以北，苏军又继续向西南方向推进了 100 英里，这样德军第 9 集团军的守地就象一只大拇指，指端是尔热夫，东、西两面受敌。苏军在 1942 年夏天曾经攻打过尔热夫，现在又有大批军队集结，从而使希特勒作出了错误判断。

10 月份，德国人还有机会发现苏军的真实意图，通过飞机侦察发现苏军在 B 集团军群大量集结，苏军打算干什么呢？一个最充分的理由是斯大林格勒守军处境危险，斯大林把大批部队调来是为了防御。而且有不少资料证实了这一点，伏尔加河两岸出现了大批带着财物从斯大林格勒撤退的市民，监听处截获的苏军情报表明，近期内苏军的防御加强了，没有迹象表明会在这里发动一场重大进攻。

11 月 6 日，在“天王星”战役两周前，盖伦上校向元首呈送了一份文件：

对“中央”集团军群当面敌情的估计一、总的估计 1. 德军东线当面俄国人在未来的主要军事行动方向是“中央”集团军群地带，这已越来越明显。但是尚不清楚，俄国人打不打算与此同时在顿河地区举行重大战役，或者他们考虑到兵力不足，不可能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取得成功，而把自己的目标限定在南方。但是可以断定，他们在南方所做的进攻准备工作还没有进展到这样的程度，即在不久的将来，向“中央”集团军群发动进攻的同时，在这里也进行一场重大战役。暂时还没有情报说明敌人已放弃渡过顿河实施突击。这一思想对他们先前的意图很显然产生过影响。根据时间对战役作大致划分会对他们有利，他们将把用作实施这次突击的兵力暂时编入对付“中央”集团军群的预备队，一旦那里的形势发展需要，则动用它们。

这里没有研究南翼俄国人的战役能力。

促使敌人在短期内对“中央”集团军群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最重要原因是：

(1)从军事和政治角度考虑，必须是迅速地夺取重大的胜利。敌人认为，他们对“中央”集团军群采取军事行动比对“B”集团军群采取军事行动，更易达到取得迅速和重大胜利这一目的。况且在“中央”集团军群地带内运动的军事行动，可以消除或至少减少德军会在莫斯科方向上发动进攻的担心。敌人担心这次进攻会在明年开始。

(2)“中央”集团军群的战线走向十分有利于开展大规模战役。从运输观点看，这里有方便的集结地域，对开展斯莫棱斯克战役来说具备有利的出发地域（苏希尼奇——托罗佩茨突击部）。斯莫棱斯克地域应视为对付“中央”集团军群决定性战役的第一个目标。从其距离来看，这一目标对俄国统帅部的能力完全适应。

(3)如其得逞，在击溃德军战线中央的部队之后，利用战果向西，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继续发展进攻，最后分割北翼的德军。

(4)与此不同，罗斯托夫战役在部队指挥和后勤供给方面存在着很大困难。

如果得逞，虽是这样的战役也可能会导致德军战役南翼崩溃，但对进一步扩张战果只创造了一个不大的机会。虽然如此，也应该预料到，在“中央”集团军群当面展开主要战役的同时，顿河战役也会展开。

这份报告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苏军主攻方向在中央集团军群，如果他们还要进攻B集团军群，那是在稍晚的时候，而且是对进攻中央集团军群的补充。

苏军“天王星”战役尽管进行了一系列的伪装，但几十万人的频繁调动难免会露出迹象。11月8日，东方外军处发现在绥拉菲莫维奇有苏坦克第5集团军的一个师，两天后又发现了另一个师。同时他们还发现了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所有这些都未引起盖伦的警觉，他们没有根据这两个师判断苏第5坦克集团军已在绥拉菲莫维奇，也没有从新成立的方面军得出苏军即将进攻的结论。在12日的报告中，他仍然认为局势不明朗，无法做出预见。只是在报告的最后才补充说：“在不远的将来，苏军将进攻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其目的是切断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铁路，威胁东西的德军部队，迫使德军撤出斯大林格勒。对此，必须有所考虑。”

11月中旬，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苏军要在斯大林格勒发动进攻。B集团军群，第6集团军和第4坦克集团军的指挥官开始不安了。保卢斯接到了步兵第44师、步兵第376师告急报告，在他们阵地前沿顿河弯曲部发现大批苏军。他不放心镇守绥拉菲莫维奇桥头堡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12日，B集团军群司令魏克斯同意了保卢斯的要求，让他从工兵和炮兵部队中抽调1万人为罗马尼亚军队殿后。第4坦克集团军霍特也试图想弄清苏军集结重兵的意图，有一点他明白，苏军兴师动众不会只为了防守。但他们都没有看清整个战局。“苏军已精疲力尽”的先人之见影响了他们作出正确判断，他们更不敢也不愿意想象苏军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

10月底，希特勒接到各种报告，苏军正在斯大林格勒集结，他也认识到了第6集团军两翼缺少掩护存在的危险，但他认为斯大林格勒苏军的调动是为了防御，或是配合在尔热夫的进攻。他不相信苏联人有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11月初他把大本营从潮湿的文尼察迁回腊斯登堡的“狼

穴”，随后前往慕尼黑参加 11 月 8 日和 9 日的纳粹周年纪念活动。17 日，他还向保卢斯发去电报，让他尽快占领斯大林格勒。此刻，他正在德国南部的伯格霍夫，在高山顶上呼吸着新鲜空气，他太需要休息一下了，他已沉浸在景色壮观的群山中，早已把斯大林格勒抛在脑后。48 小时后，希特勒山间别墅里的电话急骤地响了起来，陆军参谋总长蔡茨勒将军从东普鲁士声嘶力竭地喊了起来：“不好了，元首您早已料到的苏军攻势开始了。”

第十章 孤注一掷

1. 惊慌失措的六天六夜

19日拂晓，城北越来越响的隆隆炮声把保卢斯从睡梦中惊醒。睡意朦胧的他还没起床，值班参谋门也不敲就闯了进来，他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报告司令，苏军在城北顿河一带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遭到炮火猛烈袭击，阵地出现混乱。”保卢斯稳住劲：“通知参谋长到我这儿来。”城市北面顿河沿岸，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正面临一场灾难。这些罗马尼亚人不仅认为这场战争纯属德国人的事，无意为其卖命，而且他们的装备也十分低劣。简陋的防御工事在2000多门苏军大炮轰击下差不多夷为平地，继之而来的苏制坦克势不可当地冲进了堑壕。有少数罗马尼亚人起先还在抵抗，3小时后溃败发生了。保卢斯接到报告立刻向B集团军群司令魏克斯汇报，这个骄悍的日耳曼人决心堵住惯败的突破口，把坦克48军和坦克14军投入战斗。然而，溃败的大军如泄闸的湖水即刻把援军吞没了。

直到19日傍晚，保卢斯和魏克斯才了解到，苏军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阵地上倾泻了数千吨钢铁后，有2个突击集团军从克列茨卡亚和谢拉茨莫维奇的登陆场发起冲击。经一天激战，苏军坦克在冰天雪地的顿河草原击溃了斗志涣散的罗军，已毫无阻挡地向西挺进，从后方对斯大林格勒地域城内的德国第6集团军构成威胁。

晚10时，魏克斯得到元首的同意，通知保卢斯停止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在原有阵地上加强防御。

19日早上10时，在东普鲁士元首大本营，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上将接到B集团军群司令魏克斯的报告，大吃一惊。过去从没发现顿河一线有苏军集结，似乎一夜间大批部队从地下冒了出来。那一刻，蔡茨勒黯淡无光的眼神里露出了一种悲凄的表情，他意识到总参谋部对苏军冬季攻势突击方向判断出了差错，原以为斯大林会选择对中央集团军实施打击，把预备队都调往了那一线，而在斯大林格勒地域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在这个倒霉的早晨，蔡茨勒甚至不敢指望罗马尼亚的军队会守住顿河北岸。红军一旦突破罗军残缺不全的防线，汹涌而来的苏制坦克就会渡过狭窄的顿河，向西挺进，对德国第6集团军就会发生灾难性后果。失魂落魄的他不知该怎么办，急忙接通了与伯格霍夫的电话线路，向希特勒报告。

罗马尼亚军队的溃散并没有立刻在德国第6集团军司令部引起恐慌，保卢斯把希望寄托在坦克48军和坦克14军的阻击上，他还不清楚苏军突击的规模和意图，何况过去战场上也经常出现危机，但每一次都克服了，他没有理由认为奇迹不会再次发生。直到20日早晨，城南的苏军也发动了猛烈攻势，保卢斯才恍然大悟。

作战地图上原有的标记表明城北几十万的苏军已推进至上布津诺夫卡，而新的标记表明今晨城南苏军已冲垮了德坦克第4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防线，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洞察战场变化的实质，苏军的南北夹击，意图是要围歼斯大林格勒地域内的德军。

保卢斯感到脊背上一阵寒颤，思绪如麻。他急切地问参谋长施密特少将：“坦克48军和坦克14军有何消息？”

“海姆中将指挥的坦克48军出师不利，又受大雾影响，没有堵住罗军溃

退的缺口。胡贝将军指挥的坦克 14 军也没有顶住红军压力，停止了进攻。”

保卢斯脸色暗淡了下来，他在为第 6 集团军的命运担忧。

德军中流言四起，谁也不清楚前线发生了什么事，弄得人心慌慌。21 日清晨，从北面和南面溃退下来的德国兵，把这种恐慌带到了第 6 集团军指挥所。

前天晚上，有消息说，苏军坦克正向这里逼进。为防万一，保卢斯指令参谋们将多余的资料和文件烧毁。顷刻间，每个房间烟雾腾腾。随着烟火升起，司令部人员出现了心理恐慌。此时，一个上等兵惊慌失措跑进楼里，大声喊道：苏军坦克来了，再不走就晚了。

司令部骚动起来。参谋长施密特少将断然否定，这是士兵恐惧产生的幻觉，“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苏军不会插上翅膀。”如果苏军已在指挥所所在地戈卢宾斯基镇出现，那么敌人已深入德军防线有 200 多公里了。

被派出去的一支侦察分队很快证实，有小股苏制坦克离顿河西岸戈卢宾斯基镇不超过 20 公里。保卢斯一声断喝：撤退。司令部人员分成五路纵队向下奇尔斯卡亚出发。

希特勒现在每隔数小时就要与参谋总部的大本营通话，蔡茨勒将军不停地将最新动态报告给他。21 日中午，希特勒意识到苏军南北夹击，如两只巨型钳子很快就要在斯大林格勒周围闭合了，第 6 集团军已处在危险之中。他有些惊诧，过去一向认为苏军指挥官都是头脑迟钝的笨伯，怎么一夜间学会了运用灵活机动战术，能象德军在战争初期那样发动大规模进攻。但他心灵深处还是怀疑俄罗斯这个二等民族能与世上最优秀的日耳曼人抗衡。不过，眼下得让第 6 集团军摆脱困境。有两条出路：一是让保卢斯率部往西南方向突围，避免被敌围歼。但这么做等于放弃了斯大林格勒，德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拚杀到伏尔加河就这么让出地盘，实在于心不甘。如果不这么作，只能采用第二种办法，让保卢斯就地组织环形防御，拖住苏军，等待援军。但风险太大，万一教授不成，几十万人就消失了。按照他的性格，他倾向于就地防御，这就需要向被围部队空投大量弹药、食物，举棋不定的希特勒想听听空军司令戈林元帅的意见，在作出决定前，先让蔡茨勒告诉保卢斯不要惊慌，原地待命。

保卢斯带领司令部人员火速离开戈卢宾斯基镇。汽车在顿河高高的岸上公路急驶，保卢斯心情沮丧，战况比他想象得还要糟，在通往下奇尔斯卡亚的公路上，丢弃着大量德国造的大炮、坦克、钢盔、步枪，还不时见到躺着呻吟的伤员。保卢斯怜悯地看着那些人，他现在没法救他们，他得将指挥所安置好后组织部队反击，尽量使苏军进攻受阻，让上帝保佑他们吧。越住前行，公路上堵塞得越厉害。汽车、小车、摩托车都拚命按着喇叭住前行，中间夹杂着马车、骑兵，身穿黄褐色军服、疲惫不堪的步兵在车流中钻来钻去，更增加了混乱局面。保卢斯看看实在没法通行，就叫司机停下，整理起秩序。大家见是一位将军都听从着指挥，公路秩序开始好转。

此时，一串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人群四散开来，有的就地卧倒，汽车在四下寻找隐蔽场所。保卢斯盯着又陷入混乱状态的场景，镇静自若地站着。周围的人受到感染也安定下来。“就在这一刻，我产生了极强的欲望”，后来他对施密特私下说：“一定要让第 6 集团军逃过厄运。”他这么想的时候，一群神情沮丧的德国兵从他身旁走过，为了活命，溃败的士兵不再注意将军愤怒又有些悲伤的神情。

22日，保卢斯司令部各路纵队抵达下奇尔斯卡亚，还未安置好，就收到了元首发来的电报：

“命令：

第6集团军司令官连同司令部一起开赴斯大林格勒，集团军占领环形防御，待命。

阿道夫·希特勒”

保卢斯带领司令部人员匆匆上车，沿原路返回苏军正在合龙的大包围圈内。

希特勒以异常紧张的神情关注着斯大林格勒战场上发生的每一点变化，形势正在恶化。他认识到必须提早结束休假，返回东普鲁士大本营。

11月22日晚上9时55分。希特勒的专列离开伯希特斯加登车站奔往“狼穴”。每过4小时列车就停下来和参谋总部的蔡茨勒将军通话。陪同他的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约德尔将军不时把苏军的进展用红铅笔标在地图上。情况不容乐观，他坐卧不安，不时地踱步，望着窗外，他似乎嗅到了斯大林格勒血腥厮杀的气息，他想到了去年冬天莫斯科城下的惨败。他相信克劳塞维茨的名言：“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对，绝不能后退，他要用成千上万德国人的生命去进行赌博，只要狂热地守住阵地，俄国人就会不知所措。

当蔡茨勒在又一次停车时给他打来电话，心急慌忙地恳求他下指示让保卢斯军团向西突围，否则就晚了。希特勒断然拒绝：“不行。我们找到了更好的出路，明天我会告诉你的。”

那天晚上，保卢斯把指挥所重新安置在斯大林格勒近郊古姆拉克一带后，对他的参谋长说：“我们还有时间决定该怎么办。让我们各自回去想一想。一个小时以后你再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

一小时后两人碰头，两人的意见不谋而合：“撤退。”保卢斯立即把各军军长召来商议，发现他们也持同样的看法。

保卢斯接到报告，苏军坦克离卡拉奇只剩几公里了，更让人泄气的是，卡拉奇附近具有战略意义的顿河大桥在数小时前丢失了。

顿河大桥位于卡拉奇别廖佐夫斯基农庄附近，它是苏西南方面军强渡顿河的唯一通道。苏军进攻次日，保卢斯指着地图上标示的这座钢筋水泥桥，果断地说：“必要时炸了它，阻缓南、北苏军会师。”守桥的德军当夜把炸药安置在桥下。

22日凌晨3时，在夜色掩护下，苏军一支装甲坦克部队经过伪装悄悄驶进大桥。守桥的德军看到坦克上有德军第22装甲师的标志，以为是一支开往前线的增援部队，立刻挥旗放行。坦克隆隆地驶向大桥。在大桥中央，领头的一辆突然停了下来，士兵们跳下装甲车手持冲锋枪，向四周毫无戒备的德国人开火。德国兵象傻瓜一样地倒下了。苏军在黑黑的江面上，把大桥下的爆破装置拆除了。大批的坦克车隆隆驶过大桥，向东南方挺进。

这天晚上，苏南、北突击集群在卡拉奇顺利会师，德国第6集团军被装在一个大口袋里。

现在除了突围，已没有其它办法可想。在保卢斯看来，元首显然还不清楚这里正在发生什么。鉴于形势已万分危险，他决定把情况电告魏克斯，以引起大本营的重视。22日下午18时，保卢斯动用无线电台向B集团军群报告：

“集团军被包围。尽管部队英勇抵抗，但整个皇后河谷，从索维茨克至卡拉奇的铁路、这一地区的顿河大桥、以及顿河西岸的高地统统落入俄国人之手。集团军燃料储备将

尽，坦克和重型火炮一旦没了燃料将动弹不得，弹药也发生了危机，粮食仅能维持 6 天，假如无法形成环形防御。请给予酌情采取自由行动的权利。那时局势可能迫使我们放弃斯大林格勒和北部防御地段。

保卢斯（签字）”

B 集团军群司令魏克斯也赞成保卢斯撤军的主张，他收到保卢斯报告后，即刻给统帅部去电，并摆了充足的理由：

“ 尽管在作出这个决定时，感到责任重大，但我应该报告，必须支持保卢斯将军关于撤出第 6 集团军的建议，理由如下：

1. 给集团军 20 个师空运补给是办不到的，动用全部现有的运输机，好天气每天也只能往大包围圈里运送一昼夜所有补给的十分之一。

2. 我未必能在 12 月 10 日以前展开以解救被围部队为目标的进攻。

第 6 集团军的储备消耗很快，充其量只能对付几天的时间。如果向西南方向突围，对整个局势会产生有利的影响。

我充分认识到，上述做法必然导致技术兵器和器材的严重损失。不过保住了第 6 集团军为今后反攻提供了可能。 ”

希特勒大本营此时正为保卢斯军团的命运争论不休，但是陆军参谋总长蔡茨勒上将坚决支持魏克斯和保卢斯关于放弃斯大林格勒地区的观点，他认为向陷入重围的大批部队空投弹药和给养是不可思议的。

11 月 24 日凌晨 2 时，蔡茨勒电告魏克斯，他终于说服了希特勒放弃斯大林格勒。他说元首将于 24 日早晨签发关于第 6 集团军突围的命令。

接到电告，魏克斯和保卢斯都松了一口气。那天早晨，他们正焦急地等待着柏林的突围命令。等接到柏林的命令时，两人大吃一惊：

“ 第 6 集团军暂时被俄国人包围。我决定该集团军集结于斯大林格勒北郊、科特卢班、137 高地、135 高地、马里诺夫卡、齐边科、南郊。集团军可以相信我，我将尽我所能，尽一切努力保障集团军的供应，并及时解除对它的封锁。我相信集团军也一定能够完成自己的职责。

阿道夫·希特勒 ”

希特勒信誓旦旦地向自己的部属作了保证。他没想到，这一保证却决定了斯大林格勒保卢斯集团军覆灭的命运。然而，元首的意志是任何人都个能违抗的。

2. 希特勒的如意打算

阿道夫·希特勒和蔡茨勒上将形成了一种相当奇特的关系，两个月前，希特勒挑选他接替哈尔德，除了他确有非凡能力，能迅速判断形势、足智多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47 岁的蔡茨勒资历浅，提拔他任总参谋长，使他成为陆军中最年轻的三星上将，他必然感激不尽，俯首帖耳。希特勒讨厌身边总是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哪里想到蔡茨勒慢慢变得象哈尔德一样，在元首面前总要陈述己见。但这一回希特勒没有打发他，而是容忍了他的“ 耿直 ”。

11 月 23 日午夜前不久，希特勒在随从簇拥下回到了阔别三周的东普鲁士大本营。蔡茨勒将军正在混凝土暗堡外恭敬地迎候他。蔡茨勒奇怪在这样危急时刻，元首居然有着良好的心境。他大步向蔡茨勒走来，一边举起右手问候，脸上还露出一丝笑容：“ 别担心，我的总参谋长，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我本人在这儿，也不会比现在更好。 ”

蔡茨勒对希特勒的奖赏并不领情，他跟在希特勒旁边走进“狼穴”，一边喋喋不休汇报着战况。也难怪他现在满脑子是伏尔加河的战斗，希特勒在办公室刚一坐下，总参谋长就一五一十摆出了让保卢斯撤军的理由。最后把魏克斯也搬了出来：“魏克斯和我看法一致，第6军团如果死守必定垮台。”

元首听着蔡茨勒唠唠叨叨的述说，头脑开始发胀。这几天他一直为第6军团守还是撤的问题绞尽脑汁，他前前后后，权衡再三，终于想出一个大胆的方案。刚才见到蔡茨勒的瞬间，他了解固执的总参谋长不会同意他的看法。为了避免一见面就争论，他故作轻松地赞扬了他几句。蔡茨勒不知趣，惹得他心头火起，一脸阴沉他说道：

“撤迟决不能考虑。你清楚得很，一旦后撤别想再回到那里。今年夏天的努力也全白费了。”

说到这，他想到每当出现危机时，瞻前顾后的将军们总要自作聪明干扰他英明的决策，不由得怒气冲冲地嚷了起来：“不，我们一步也不离开伏尔加河。”

希特勒突然大发雷霆，使蔡茨勒愣住了，他不明白元首为何大动肝火，两眼死死盯着墙上地图，呼吸急促，沉默了几十秒钟。他觉得此刻应当冷静下来，不能与元首顶撞。他耐心劝道：

“我的元首，谁也不想离开斯大林格勒，那里战略地位太重要了。可是，现在保卢斯军团已四面临敌，给养只够维持一周，怎么能固守待援呢？何况，现在又是冬季，俄罗斯的冬天常常是迷雾和风雨交加，这几天空军已无法出动，怎么能保证从空中长期为几十万人提供弹药和食物呢？趁现在苏军立足未稳，让保卢斯趁早突围，否则就晚了。”

蔡茨勒自以为理由充足，但希特勒主意已定，左说右说仍然回答两个字：“不行。”已是24日凌晨了，见蔡茨勒仍不罢休，希特勒打出一张“王牌”：

“你担心给养无法解决，请放心空军已作了保证，这是空军的报告，戈林保证通过空运解决被围部队供应。”

蔡茨勒看完报告，气得火冒三丈：“戈林根据什么提供这样的保证？”于是希特勒把空军司令戈林叫来。

扛着元帅肩牌的戈林睡眼惺忪地来到晴堡。一见两人都阴沉着脸，就明白他们一定在为保卢斯军队安排发生争吵。前些天，希特勒曾语重心长地征询过他的意见：“行吗？戈林，空军如果去救援，第6集团军的末日恐怕就要到了。”善于察颜观色的戈林一听话音，就知道该怎么说。他马上迎合道：“是，元首，就这么干，空运决没有问题。”他太了解元首了，万一说不行，希特勒必然把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他和空军头上。

此时他见希特勒和蔡茨勒僵持着，心里骂着这位总参谋长死脑筋，一开口就说：“报告总统阁下，空军将全力支持第6集团军。”

蔡茨勒反唇相讥：“这一点，空军绝对办不到。元帅先生，您知道一天之内要向斯大林格勒运多少物资吗？”

“我不知走”，戈林一时语塞，随即回答：“可是我的部下知道。”

为了揭穿戈林谎言，蔡茨勒耐心地把空运的具体数字计算一遍，按每人每日需七磅的最低需要计算，30多万人每天合计需850吨物资。第6集团军要求每天空运700吨物资，这样一天需飞行380架次，冬季气候条件不好，白昼又短，机场有限，即使这样，需要调用1000架载量2吨的容克52型飞机投入空运，这怎么可能呢？蔡茨勒嘴里不停地说：“按最低标准，每天要

空运 500 吨啊！”

戈林谎言被揭穿，早已恼羞成怒，为了在元首面前保持面子，他保证说：“这完全办得到，空军有这个能力。”

“你胡说！”蔡茨勒再也无法克制自己，情不自禁喊了起来。

戈林也不甘示弱，喘着粗气，举起拳头，仿佛要对总参谋长大打出手。

两人争吵声浪一阵高过一阵，一直冷眼旁观看的希特勒早已听出戈林的许诺掺着假，但他不过利用这个胖子堵住总参谋长的嘴，用冷冰冰的声音打断了他们：

“好啦，好啦，既然空军元帅作了保证，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决定不能再改啦！”

戈林的许诺为希特勒推行他的主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第 6 集团军 33 万人马只得呆在斯大林设下的陷阱里。

希特勒明知戈林的承诺并不保险，为什么要固执地拒绝撤军呢？原来希特勒自认为是一个伟人，他发动战争，点燃奥斯维辛之火，创建盖世大保，成为伟大德意志的缔造者，这都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的。在一般人眼里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经过他这位非凡人物努力，却能将梦幻变成现实。

在这场指挥德国争取生存的战争中，希特勒把自己看作是德意志的化身，他常常凭“直觉”指导战局，而对训练有素的总参谋部的分析置之不理。直觉曾引导了他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占领了波兰、挪威、丹麦，征服了法国和南斯拉夫，1941 年发动“巴巴罗莎”时，也是直觉告诉他必须彻底消灭苏联，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从地球上抹去。在 1941 年冬季东方战场上出现极其下利的情况下，又是直觉给他信心和力量，使他发布了不准后撤的命令，终于稳住了阵脚。

这一次在斯大林格勒面临的败局，与 1941 年冬季莫斯科城下多么相似，他本能地意识到德军如果一旦从伏尔加河后撤，就再也止不住溃退的浪潮，对蔡茨勒将军有理有据的分析，他讲不出多少反驳的理由，只是从心底里反感。他宁愿让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流血牺牲，也不愿不经战斗就放弃已经占领的地盘。他相信自己的直觉不会错，他要让第 6 集团军作为诱饵，让斯大林吃不下吐不出，自乱阵脚，从而反败为胜。

这在东方战场上是有过先例的。

1941 年冬天，漫天飞舞的大雪把德军坦克阻止在莫斯科城下，给斯大林造成反攻良机。在战场北部，红军突破了德军防线，长驱直入。1942 年 2 月，苏军在伊尔门湖南部迭米扬斯屯附近，成功地包围了德军 6 个师共 10 万人。此时德军战线与苏军之间拉开了 120 公里的距离，10 万德军完全处于苏军控制下。

拯救被围困德军免于灭亡的唯一办法是实施空中补给，不仅要运粮食、药品，还要运武器、弹药，这 10 万人能在严寒下顶住苏军的围攻吗？但希特勒没有别的选择，命令空军进行总动员。

接受任务的德国第 1 航空队每天出动 150 架次飞机，在整整三个月时间里，为被围困的德军提供了一座空中桥梁。

奇迹出现了，德国空军向被围部队运去各种物资 24,300 多吨，平均每天 276 吨，还运去 2,400 万公升汽油和换防的士兵 15,446 名。返航的容克飞机运出伤员 22,093 名。空军共损失飞机 265 架，与所取得的成绩比，这一损失就显得微不足道、完全可以承受。

5月18日，德军发动了夏季攻势，迭米扬斯克解围了。

想到迭米扬斯克一役，希特勒更坚定了让第6集团军坚守的决心，既然奇迹已经产生过，为什么就不能再来一次呢？

于是，11月24日早晨8时38分，保卢斯出乎意外地收到了从大本营传来的希特勒的命令，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岸要不顾一切代价地固守。在随后从陆军总部得到的指示里，第6集团军被告知，一支强大的部队正准备杀开一条血路，力挽狂澜，转败为胜。援救行动预计在12月初开始，而负责此项救援行动的是第11军团司令曼施坦因元帅，他现在已被任命为新组建的顿河集团军群司令。保卢斯的眼睛在“曼施坦因”这一名字上注视良久，两眼闪光，心里如一块巨石落地，浑身变得轻松起来。现在他对元首固守的决策深信不疑。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保卢斯已从最初接到希特勒电报的沮丧情绪中摆脱了出来，此刻他已领会了元首意图，让第6集团军在伏尔加河畔拖住苏军主力，而曼施坦因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将过来，在苏军阵地中打开一条走廊，等到来年春天再发动一场迅猛的攻势。他想，有元首亲口保证和曼施坦因救援，大概解围不成问题，说不定还会创造出因祸得福的奇迹。

3. 曼施坦因元帅

曼施坦因元帅在德军中享有传奇般的声誉，早年他为征服法国制订的曼施坦因计划使他一举成名，而在东线战场上，他又成了实施包围战的专家。1942年初夏攻克克里木的武功，使他获得了元帅军衔，同样也得到希特勒格外的尊重。

在众多德军将官中，没有几人象曼施坦因那样受到上下交口称赞。战争初期，希特勒把一批不听话的指挥官清洗掉了，留在他身边的将领有的拜倒在独裁者人格的迷惑力下，有的则溜须拍马，迎台元首说话，而那些战地指挥官，则习惯以电话加强与元首的联系。曼施坦因从不这样做，他平时沉默寡言，不爱冲动，在元首面前，也不会悞于其淫威不敢亮出自己的观点。相反，希特勒对他也是热情有加，每次在腊斯登堡召见时，总是十分礼貌地握手致意，对他的意见也格外重视。而每当战局紧张时，曼施坦因也总是被考虑解决难题的首要人选。当斯大林格勒出现危机时，希特勒十分自然地想到了曼施坦因。11月24日，即希特勒向保卢斯下达固守阵地的那一天，曼施坦因一身风尘来到斯塔罗别尔斯克“B”集团军群司令部。几天前他刚被委以重任，担任“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去解救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在奔赴新司令部诺沃切尔卡斯克途中，他先来到这里了解形势。魏克斯将军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告诉曼施坦因，局势很糟，第6集团军现在已被包围，有4个军、1个装甲军、14个步兵师、3个摩托化师，3个装甲师，罗马尼亚的2个师，还有其它部队约23万人。命运已岌岌可危。接着他阐述了自己与元首的分歧，给他看了保卢斯发给希特勒的电报。“情况就是这样”，魏克斯对他的使命有些担忧：“时间非常、非常仓促，你必须做出超人的努力，才可能解除危机。”

曼施坦因信心十足回答：“你放心，我会尽力的。”随后他给围困中的保卢斯发去一份电报，称：“我会竭尽全力来解围的，你无论如何要坚守住阵地。”

在仔细分析了战局后，曼施坦因认为形势虽糟，但远不是毫无希望，一切都取决于能否及时发动救援，而对他自己的指挥才能他是颇自信的。

顿河集团军群防线由顿河上的韦申斯卡亚至马内奇河约 600 公里，其军群编成内约有 30 个师。第 6 集团军名义上也归顿河军群（因在重围中，无法调用）。然而使曼施坦因烦恼的是征调的军队迟迟未到，救援的行动一再延期。直到 12 月 1 日，曼施坦因用以救援行动的军队还少得可怜、从 B 集团军群调来的霍特指挥的部队（约 3 个步兵师、2 个空军野战师和第 48 装甲军）、从 A 集团军群抽来的第 57 装甲军、以及德军坦克第 4 集团军和一些罗马尼亚的残部。

然而，时间不能再等了，曼施坦因着手制订救援计划：

坦克第 4 集团军作为救援主力从顿河以东的科捷利尼科沃地域发起进攻，向占据斯大林格勒以南或以西合围对内正面的苏军后方和翼侧实施突击，并击溃那里的苏军；

“霍利特”战役集群内的坦克 14 军由下奇尔斯卡亚车站一带顿河和奇尔河上的登陆场向苏军后方实施突击；

第 6 集团军固守在伏尔加河和顿河间狭长地带的原有阵地上，一旦救援德军靠近时，由里向外突围出去。

这一计划当日下发各部队，代号“冬季风暴”。

担任主攻的霍特将军收到曼施坦因签发的救援计划后傻了眼，这个作战方案似乎没有什么惊人的地方，只要按照方案执行就是了。但霍特心里总认为没那么简单，也不应该这么简单，久负盛名的帝国元帅一定在里面藏有玄机。

霍特请作战参谋对照作战方案在地图上画箭头，画着画着他终于发现了曼施坦因的神机妙算。

这次作战，表面上看兵分两路，一路由下奇尔斯卡立附近奇尔河一岸出击，另一路由科捷利尼科沃突击，但一佯攻，一主攻，从地形上看，担任佯攻一线（下奇尔斯卡亚）至被围德军距离只有 40 公里；而担任主攻方向（科捷利尼科沃）距保卢斯军团长达 120 公里。一般人眼里，距离近的方向应是主要突击方向，但曼施坦因偏偏舍近取远，肯定是考虑到苏军在这一带会设下重兵，让少量德军进行牵制。而主要突击方向远离目标，表面上增加了作战困难，但却能出乎苏军意料，造成进攻的突然性，而使苏军被动。等第 4 坦克集团军冲破苏军防线，长驱直入时，必然使苏军陷于混乱，此时，被围德军向外突围，里外夹击，就必定能冲出重围。想到此，霍特将军对曼施坦因肃然起敬：“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一出平常的救援行动，也深藏着玄妙的招数。”他对这次“冬季风暴”开始寄予了厚望。

对曼施坦因寄予厚望的不止霍特一人，希特勒对这次救援行动也是望眼欲穿，寝食难安。

在“冬季风暴”开始的前一晚，12 月 11 日午夜，希特勒的失眠症又复发了。他已经好几夜没合眼了，刚一上床，脑子里就清晰地浮现出那一张张作战图，一整夜折腾没完。再过几小时，曼施坦因的救援行动就要开始了，可是第 6 集团军的给养要耗尽了。尽管戈林没有食言，整编了一组巨大的运输机群投入空运，但天气不帮忙，冰天雪地，浓雾弥漫，从十一月二十四空运开始，接连几天每日才运去 50 多吨物资，与每天至少 400 吨相差大远。到 12 月 1 日 却只有 15 架容克和 25 架海因克尔飞机到达了这座被围困的城市。

两大之后，因为大雾和冰冻飞机甚至没法起飞。第6集团军的保卢斯多次拍电报求援，他说：“像现在这样空运，不要说部队作战，连维持生命也很困难。”被围的德军已开始杀马、吃马肉了，但愿他们能挺住，预计中的“冬季风暴”要在18日才能取胜。

那一晚上，希特勒反反复复掂量着，难道三周前就该放弃斯大林格勒？可是放弃了，就别想再回来了。1942年冬季，德军开始走下坡路了，作为掌握战局的最高元首，他大知道目前的处境了。就在斯大林发动攻势的前夜，在北非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率领着第8军团开始了对隆美尔军队的毁灭性打击。

11月8日，英、美联军又顺利地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这虽然发生在欧洲外国地区，但若不制止溃败，结果是灾难性的，英、美军队就可以绕过克里特，向已尔干挺进。如果德军再从斯大林格勒撤军，必然波及德国在全球的战略，德国人在东方战场上付出的巨大牺牲也就失去意义了。现在只能寄希望这位能干的曼施坦因元帅，希望他能挽救危局，他才能腾出力量对付丘吉尔和罗斯福。渐渐地他眼前产生了幻觉，英勇的帝国军队在曼施坦因指挥下杀人重围，与保卢斯军队顺利会师。

在德军里外夹击下，苏联人溃散了。现在轮到帝国士兵在冰天雪地中穷追猛打，在柏林人人奔走相告，举杯庆贺。迷迷糊糊中希特勒熬到了天亮。

第二天早上，冬季风暴开始了。

第十一章 千钧一发

1. “我们还会输掉这场会战吗？”

斯大林以万分欣喜的心情注视着苏三个方面军南北夹击、在卡拉奇胜利会师，将德国第6集团军合围起来。从19日反攻至今，短短5个昼夜，战场上的变化，都是按照苏方大本营的设想进行的。

如此大规模的战役，进程竟与计划完全一致，这不能不说是军事史上的奇迹。

23日，当合围成功的消息传来，大本营里充满欢乐，人人脸上堆满笑容。

这也是斯大林渴盼已久的，斯大林发现这次胜利进攻，已影响了全国战局。它不仅消除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防区的缺口，崔可夫集团军已转危为安，而且减轻了全国其它战线苏军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人们心头那种焦虑不安、被包围的感觉消失了。相反，现在轮到德国人尝尝被包围的滋味进入反攻的时机成熟了，眼下一定要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正在西南方面军指挥作战的华西列夫斯基，一方面为苏军进攻顺利而踌躇满志，同时也在策划着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23日晚上，他在听取了三个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后，通过电话，向最高统帅汇报：

“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的防线已经溃散了，但希特勒一旦清醒过来，心定派重兵不借一切代价解救被围敌军。我们建议早打、快打、打速决战，赶在敌人援兵到来前消灭被围德军。”

电话另一端的斯大林赞同华西列夫斯基判断，提醒道：“我们已经胜利在望，但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告诉参战全体官兵，再加一把劲，胜利结束会战。眼下，你和费奥多罗夫（即瓦图京），伊万诺夫（即叶廖缅科）和顿佐夫（即罗科索夫斯基）要保持冷静头脑，在围歼保卢斯时，要防止德军派兵解救，还要利用有利形势扩大战果，组织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在顿河中游发动一次进攻，不让德军有喘息时机。”

两人在电话中经过长时间讨论，终于定下了下一步作战步骤。

苏军的作战计划兵分两路，一路主要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承担，围歼被围德军，兵力安排是：顿河方面军第24、65、66集团军从北面突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62、64、57集团军从东面和南面突击；西南方面军第21集团军由西向东挺进；三路人马以德军第6集团军指挥部所存在地古姆拉克为中心，实施向心突击，将保卢斯军队分割、围歼这次战役代号为“指环”。为了保障战役实施，在合围对外正面上，布置西南方面军近卫第1集团军、坦克第5集团军在克里瓦亚和乔尔河沿岸设防，从西南方向堵住德军退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近卫骑兵第4军和第51集团军防守在南面格罗莫斯拉夫卡——阿克萨伊——乌曼采沃一线。

另一路筹备“土星”作战，由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从南面和西面向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德国“霍利特”部队发起进攻，尔后向罗斯托夫进军。这次战役预计紧接着在“指环”作战之后在12月中旬展开。

24日午夜，华西列夫斯基向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发出了进行“指环”作战的动员令。几个小时后，在被围德军的四面八方升起了进攻的红色信号弹，顿时，在顿河和斯大林格勒南郊炮声隆隆，杀声

四起，斯大林格勒会战掀起了它最为辉煌的一页。

古姆拉克，德国第6集团军司令部。

保卢斯站在地图前，脑子里乱纷纷转着许多念头。苏军开始动手了，对这一招他早有预料。当元首决定部队在斯大林格勒组织环形防御时，他就明白将有一场血战、恶战。幸亏部队情绪稳定，他们相信元首一定会来救他们。

德国第6集团军几十万人现在如同一只刺猬，它们占据着1500平方公里的地盘，东西长不过70至80公里，南北宽约30至40公里。内有大量构筑完好的工事，明碉暗堡形成密集的火力网。阵地前沿还有阻挡坦克的桩寨、障碍物及大片的雷区。保卢斯看着地图，一丝自信的微笑浮上了他的嘴角。他转身对施密特说：“命令各部队坚守阵地，惊慌失措者按军法处置。”

从11月24日至30日，苏军的进攻十分缓慢。

战斗异常激烈。依仗着有利地形的德军拼死阻挡着苏军如潮的攻势。或许是预感到无路可退，德国人即使被包围了也决不弃阵而退。阵地前一拨拨的苏军倒了下来。

从那尔佐夫卡往奥尔洛夫卡突击的苏军第66集团军，原本打算与第62集团军会师，但受到德军坦克16师、24师顽强阻击，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进展也不大。

顿河方面军第65集团军稍好一些，他们从韦尔佳奇、佩斯科尔特卡发起进攻，遇到德军殊死抵抗。德军在韦尔佳奇一带构筑了强大的工程防御体系，火力密度高，但在苏军炮火轰炸下，终于摧毁了敌军阵地。

保卢斯军团久攻不下，使华西列夫斯基心头上火。

德军的疯狂抵抗，大大出乎苏军大本营的预料。原先判断被围敌军不过8、9万人，现在看来远不止这个数目。而苏军越向内挤压，德军反抗越激烈。德国人现在龟缩在一块狭小的地带，如同摊开的手掌握成了拳头，切不开、割不断，出现了本不希望出现的时间对峙局面。冷不防保卢斯还反突击一下，阵地上出现了胶着状态。几天来，敌人阵地缩小了一些，但苏军损失很大。吃，一下子吃不了，拖又没法拖，该如何是好呢？

进退两难的华西列夫斯基埋头于地图上苦思良策，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也焦虑不安，12月4日，他给华西列夫斯基拍来一份急电：

“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您的任务是要把叶廖缅科和罗科索夫斯基的行动联合起来。但是，在您那儿至今却仍是分散力量。

叶廖缅科在2日和3日发起进攻，而罗科索夫斯基却没有动手。4日，罗科索夫斯基发起进攻，这时叶廖缅科又没有能力进攻了。给敌人获得了机动的可能，请你们以后不要再犯这类错误了。在发布叶廖缅科和罗科索夫斯基联合进攻命令之前，要检查一下是否有能力实施进攻。

斯大林

12月4日7点零6分

华西列夫斯基心悦诚服地接受最高统帅批评，但同时认为战役失利主要原因是苏军力量不够，仅靠2个方面军的力量还没法消灭被围敌军。现在他盼望着筹备中的“土星”战役早日打响，或许会使保卢斯军团军心动摇。

“土星”作战在11月底已形成初步方案：它是由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进攻在顿河中游防守的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奇尔河及托尔莫辛一带的德军“霍利特”战役集群，尔后向罗斯托夫发动总攻。为了这次作战，大本

营给两个方面军增派了大量精锐部队，预计在12月12日发起攻击。后来战役虽一再延期，但却为击退曼施坦因进攻起了关键作用。

到了12月上旬，围歼保卢斯作战依然进展缓慢。华西列夫斯基不得已改变作战计划。决定组建由波波夫中将指挥的第5突击集团军，分阶段歼灭被围德军。计划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由顿河方面军在罗索什卡河、沃罗波诺沃歼灭敌西部和南部集群；第二阶段，顿河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发起总攻，歼灭斯大林格勒西面和西北面敌军主力。战役预计在12月18日开始。

11日零时20分，斯大林批准了经修改的“指环”计划。然而，30个小时后，“指环”作战被推迟了。曼施坦因指挥的德军霍特集群在科捷列尼沃发起了进攻。

12月初，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希特勒打算派兵救援被围德军。苏军情报部门获悉德国人组建了新的集团军群，从该集团军群名称（顿河）上就能洞察希特勒的目的。这时，苏军对保卢斯军团进攻又出现僵局。如果德军冲破苏军合围，里外夹击，就会出现很复杂的局面。在军事史上，以胜转败的战例并不少见，一场意想不到的大雨注定了拿破仑惨败滑铁卢；抢先渡过普比肯河使绝境中的恺撒军团大获全胜。这样的事例，斯大林大熟悉了，所以他决不会忽视德军细微的动向。

何况，这一次希特勒是准备大动干戈，指挥顿河集团军的又是德军中精通兵家韬略的曼施坦因元帅。

斯大林与华西列夫斯基不敢怠慢，他们决定推迟“土星”和“指环”作战，集中力量先击退救援之敌。

曼施坦因会在哪里选择进攻的突破口呢？面对着地图，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一致认为下奇尔斯卡亚一带最为可能，那里距被围的保卢斯军团只有40公里。于是把15个师的重兵布置在这一带。而在顿河东南的科捷利尼沃只设置了5个师的兵力。

科捷利尼沃一带属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防区。与一个月前相比，司令员叶廖缅科上将心情要轻松许多。那时，整个方面军朝不保夕，他身上的担子多重啊。现在好了，苏军开始反攻了，他既欣喜又有些窝火。

欣喜的是战局出现根本好转，眼看胜利在望了；窝火，就不大好说。如今虽还是方面军司令，但兵马却不如其它2个方面军，他的部队在守卫斯大林格勒时损失惨重，反攻的重任自然就落在友军肩上。自认韬略在胸的叶廖缅科，未免有些失落感。

在反攻的最初几日，西南和顿河方面军进展神速、战果辉煌，相比之下，他的部队要逊色一些。这次在阻止曼施坦因突击时，他的部队被安置在顿河东南科捷尼科沃方向，这大概是前沿最为平静的一段防线了。作为为国尽忠的军人，他当然愿意战斗在最为激烈的战场。

然而，在12月初的几天，他发现他的判断错了。在科捷尼科沃一线，德军部队调动频繁。在视察这一带前沿时，叶廖缅科发现苏军防守力量薄弱。只有3个步兵师、1个骑兵军和一个坦克旅，他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德军从这里进攻，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立刻他觉得这想法很可笑，这里与被围德军相距120公里，曼施坦因从这里进攻将无法实现他的目标。何况，一旦战役打响，最高统帅部会作出反应，立刻派兵增援。

这一想法说服了他。但几天后他又变得不安起来。因为从战场形势分析，下奇尔斯卡亚一带现在已成为注目焦点，德国“霍利待”集群已日益受到越

来越强大的苏军牵制。叶廖缅科想，德国人如果再从那一带进攻，就失去了突然性，而如果在科捷利尼科沃进攻，却能收到出其不意效果。于是他赶紧和华西列夫斯基联系，讲了他的忧虑和不安。

华西列夫斯基权衡半天，却不能轻易抉择：“这样吧，你把51集团军调上去，加强阵地防御力量。”他现在必须冒一点风险，科捷利尼科沃防线垮了还有补救措施，而在下奇尔斯卡亚一带却不能有半点闪失。

叶廖缅科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向华西列夫斯基讨救兵只是看到防线的缺陷，他也无法肯定德军真的就在这一带发动猛攻。但他还是要表示一下不满以引起统帅部的重视：“如果德军冲破合围我们还可能输掉优尔加河畔的这场会战。”

其实，在他这么说的時候，他也不会真的认为德军会冲破合围，华西列夫斯基也没有认真对待，只是把它作为一句玩笑而已。

2. “冬季风暴”

12日凌晨，“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曼施坦因元帅向霍特将军下达了进攻命令：

“沿季霍烈茨克——斯大林格勒铁路成一狭窄地段实施突击，一周之内突破苏军合围。”

酝酿半个多月的“冬季风暴”作战终于打响了。

霍特集团军群在一阵猛烈炮火之后，对坚守着科捷利尼科沃——斯大林格勒铁路线的苏步兵第302师、第126师发起进攻。耀武扬威的坦克轰轰震颤着从三面围逼过来，坦克后的士兵一步步向前冲，头上飞机呼啸着，大炮轰鸣着，战火仿佛把时间缩短了。

当夕阳的余辉溅落在战壕上时，那进射的红光犹如浸漫着苏军战士的鲜血，红得令人心颤，呛人的硝烟在那个冬日似乎凝固了，呈现一种悲壮惨烈的气氛。那一天，德军突破了苏军前沿阵地，进至阿克赛河南岸。

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上当德军进攻开始后，就穿校般地来往于方面军指挥所和各师前沿。事前他和叶廖缅科虽然对德军进攻科捷利尼科沃有些预感，但对德军进攻规模和投入兵力之多仍感到吃惊。在这一带主要有苏51集团军把守，约34,000人，坦克77辆，火炮147门，而德军兵力和火炮都高出一倍以上，约76,000人，500辆坦克，340门大炮，空中还拥有大批德机支援。

华西列夫斯基从前沿回来，心情沮丧，显然由于兵力单薄，弹药不足，第51集团军已处在危急之中。经过与叶廖缅科协商，决定设法将方面军预备队派往前线，抽调一个师、一个旅前往增援。

第二天，德军依然保持凶猛的进攻势头，增援的部队如杯水车薪无法阻挡德军进攻。黄昏时分，德军坦克出现在阿克赛河的登陆场，并向上库姆斯基进发。

起初，最高统帅斯大林对科捷利尼科沃的战斗并不在意，他把全部注意力投入到“土星”作战筹备和对保卢斯军团的围歼。顿河方面军近卫第2集团军已将保卢斯几个疲惫之师围困住了，不出几天就可以消灭了它们。所以，当12日午夜，华西列夫斯基向他汇报战况，并提出要迅速调集部队增援时，

他不同意把近卫第2集团军抽走：“你查一下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还有没有预备队，能否靠自己对付这场危机？”

“方面军已山穷水尽，再不增援，苏军包围圈将被突破。”

显然，斯大林不相信事态已如此严重。直到第二天他才着急起来。14日22点30分，华西列夫斯基接到最高统帅命令，“指环”战役暂缓实施，近卫第2集团军前往增援，电话中，斯大林担忧他说：“近卫第2集团军到达叶廖缅科处尚需4天至5天路程，告诉叶廖缅科，拿出守卫斯大林格勒的劲头，在援兵到来前一定要顶住德军进攻。”

同一时刻，腊斯克登堡，希特勒大本营。

这些天“狼穴”里出现了欢乐情绪。进攻前一晚，希特勒十分担忧曼施坦因兵力不足，原先设想救援行动两路出击，从科捷利尼科沃和奇尔河登陆场同时进攻。不料斯大林在奇尔河一带集结重兵，把“霍利特”集群拖住了。枪未打响，两路突击已成一路独进，使希特勒有一种不祥预感。

数小时后，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带来了好消息，“曼施坦因已顺利抵达阿克赛河，苏军力量已被大大削弱。”连日来笼罩着“狼穴”的沮丧不安情绪一扫而空，大家纷纷赞扬元首英明决断，谈论起斯大林格勒将是第二个哈尔科夫，形势很快会发生逆转。

蔡茨勒仍然有些悲观，他对希特勒说：曼施坦因的进攻几天后会停顿下来，因为兵力太少了，总共只有13个师，9万多人，一旦苏军援兵到达，仗就难打啦。

希特勒表示同意，不过他更担心顿河中游意大利军团的防线，“那里是最危险的，同盟军力量单薄，又缺少纵深防御，不过无论多么困难，我决不放弃斯大林格勒。”

希特勒又开始歇斯底里叫嚣一通。当讨论结束时，希特勒颇有预感他说：“现在就看往后的几天了，如果我们从欧洲抽调援兵及时赶到，意大利军队的防线也不出纰漏，”他把手捶着桌子说：“我们就打赢了这场战争。”

从14日起，上库姆斯基地域的战斗异常激烈。这里是由南向北通往斯大林格勒的咽喉，也成为双方争夺焦点。迎战德军的是沃尔斯基将军的机械化第4军，战斗持续了三天，后被德国历史学家称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坦克会战规模最大和最激烈的一次。”

现在我们很难想象当时坦克会战情景。那一定是炮火连天，整个大地为爆炸的旋风所席卷。地平线上出现了黑压压的坦克，它们翻过山丘，密密麻麻布满了整个草原。坦克在咆哮、在奔驰、在射击、在碰撞、在翻滚。滚滚浓烟遮天蔽日，烈焰腾腾的坦克如一堆堆巨大簧人，又似一条条吞没一切的火龙，场面一定十分悲壮和惊心动魄。

我们从当年战斗参加者、原独立坦克55团库尔科夫中尉回忆里可略知一、二。

15日早晨，库尔科夫中尉奉团长阿斯拉诺夫中校的命令，带领全排前出至距团主力前方1000米处，担任警戒侦察任务。

库尔科夫带领战士驾驶着三辆T—70，悄悄隐蔽在草丛里。下午2点，前方出现了敌军两个坦克纵队，共有50多辆坦克，它们悄悄绕过机械化第4军主力，向苏军步兵阵地开来。

这时有一路坦克直往库尔科夫隐蔽处冲来，库尔科夫想与团部通话，发现坦克上的无线电台出了故障。幸亏他预先通知了其它2位车长，没在他开

火前不要开火。

第一辆黑色坦克已横冲直撞逼近到 800 米的距离，德军发现了苏军坦克上的杂草堆，怀疑有诈，纷纷开起炮来。不能再迟疑了，库尔科夫第一炮就击中了一辆坦克，其它车长也开了火。又有二辆、三辆坦克冒起了烟。

在激战中，库尔科夫示意其它二辆坦克边战边退，将德军引至团主力阵地附近。正追赶着 T—70 的德军坦克没料到已中埋伏，一阵密集炮火将德国人打垮了，但很快后面的坦克绕过了燃烧的伙伴，压向苏军防御前沿。这一场战斗打得昏天黑地。苏军一次次击退德军进攻，直至全团三分之二的官兵阵亡，余部趁夜色才强行突围。

16 日，德军占领了上库姆斯基，德坦克 16 师立即向梅什科瓦河冲击，德军在行进间夺占了沿途桥梁，距被围的保卢斯军团只剩 48 公里了。

形势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霍特的部队在白雪覆盖的大地上稳步向前推进，积雪下面的大地冻得僵硬，对这支装甲部队来说，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突破了上库姆斯基后，一路上除了遭到小股苏骑兵部队骚扰外，还未遇上重大威胁。这支钢铁巨流昼夜不停向前驱驰，它的后面尾随着一支由各种车辆组成的行动迟缓的运输车队，车上装着三千吨被围的第 6 军团急需的物资。一旦霍特装甲车队冲开一条血路，身后的车队就全速驶入斯大林格勒。到那时，经过输血的第 6 军团就会发疯似地冲出重围，消失在顿河茫茫的草原上。

此时，曼施坦因脑海里已不止一次出现了与第 6 军团会师的情景，他在战后的回忆录里，把这次救援行动称作是与苏军展开的一场“生死竞赛”。

尽管曼施坦因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场生死竞赛中，但是这场竞赛主动权仍掌握在苏方手中。斯大林这时下了一招高明的棋，使曼施坦因连日来的努力都白白断送了。

战后苏联学者曾长篇宏论探析斯大林这一招棋，连他的敌手德国人也赞扬为这是“致命的一招”，具有“深刻的战略洞察力”，其实，按照古代中国兵家说法用四个字就能涵盖其全部精髓，叫做“围魏救赵”。

这是一则家喻户晓的故事。公元前 353 年，中国战国时期的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王向齐国求援。齐王命田忌、孙臏率军往救。孙臏以魏国精锐在赵，内部空虚，乃引兵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诱使魏将庞涓兼程赶回应战，又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设伏袭击，大败魏军，生擒魏将庞涓。

这则故事，或许斯大林并不知晓，但他在德国霍特军团长驱直入时，决定动用重兵攻打顿河中游的意大利军队，进而威胁霍特军团后方，其思路与“围魏求赵”如出一辙。

13 日夜间，斯大林作出一项重要决定，修改了“土星”作战计划，将原突击方向由南改为东南，设想苏军在击溃了意大利军团后，将锋芒指向曼施坦因，抄其后路，并全歼之。这项作战，代号“小土星”。

16 日，苏军第 6 集团军和近卫第 1 集团军向顿河桥头两侧 30 英里长的意大利第 8 军团发起攻击。在一阵猛烈炮火轰炸后，趁着战场上的弥漫硝烟，450 多辆苏制 T—34 坦克隆隆碾过厚厚的冰层。意大利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苏军士兵几乎未遇真正的抵抗就在意军阵地上撕开了许多缺口。

苏军的进攻象一个巨大的楔子，在沃罗涅什南面向西挺进。与此同时，苏军在下奇尔斯卡亚也发动了另一场进攻，把德军从那里的桥头堡中逐出，

驱回到河对岸。

德军在顿河和奇尔河上长达 340 公里的阵线被击溃，苏西南方面军向前推进 150 至 200 公里。形势危急。德国人不得不将第 48 装甲军去堵出现的缺口，原定让第 48 军协同霍特军队进攻斯大林格勒的计划只得放弃。

“小土星”作战，不仅击溃了意大利军团，而且对德军顿河集团军群左翼实施纵深包围，甚至威胁到远征甫方宫饶的高加索地区的德军。

意大利军团的垮台，使曼施但因意识到，要救援陷入围困中的城中德军，唯一办法是让保卢斯在霍特部队在外围发起冲锋时，也集中全力从内向外突破苏军包围。

19 日下午 6 时，保卢斯收到“顿河”集团军群司令部的一项命令，曼施坦因在命令中声称局势的发展必须要让第六军团直接参与“冬季风暴”，该集团军应尽早做好突围准备，数小时前曼施坦因已向总参谋部蔡茨勒将军请求批准第 6 军团突围。

保卢斯收到这份指令后，立刻向曼施坦因报告，集团军突围还缺少足够燃料。如果在突围同时还要坚守斯大林格勒，那是不可能的。

曼施坦因自然理解保卢斯的苦衷，根据目前局势必须让保卢斯军团采取行动，而这一切又与希特勒不能放弃要塞的命令相抵触。于是他在当天下午呈报元首大本营的报告中，特意指出形势严峻，让“集团军在西南方向上的突破，至少是保存基本兵力和还有作战能力的集团军快速部队的最后机会。”

如同常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元首的目标远远超出了战地指挥官的想象，这一次也是如此，曼施坦因对这次救援行动的企图是让德军装甲部队尽量在苏军阵地中打开一条走廊，解除保卢斯之围，然后让保卢斯迅速带部队撤离斯大林格勒。如果把第 6 军团钉死在一个狭小的地域里，这在战略上是愚蠢的，而且也很难设想它在苏军重围中能安然渡过冬季而幸免于难。希特勒的计划不仅要曼施坦因用可怜的一点兵力去解救保卢斯，而且命令保卢斯不能放弃斯大林格勒地域，待来年春天作为新一轮攻势的桥头堡。

这种异想天开的计划，注定了曼施坦因的救援行动会变得毫无意义，但在救援行动开始前，曼施坦因暂时搁置了他与元首的分歧，除了从科捷利尼科沃迅捷地插入苏军腹地外，其它问题可以不考虑。但随着斯大林军队从顿河中游击垮意大利人，从而使霍特军队后方受到威胁，而且，霍特军队遇到的阻击也日益增大，从 17 日起，苏军的援兵已纷纷抵达，“冬季风暴”到了最后抉择的关头。

在过去的几天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紧张而忙碌。在一天大部分时间里，他在指挥所与前沿阵地保持，频繁联系。他研读着前线每一份电文，眼睛注视着地图上德军步步进逼的蓝色箭头，这些不祥之兆的箭头已穿过了阿克赛河，在上库姆斯基停顿了一会，又指向了梅什科瓦河一带。焦虑中的叶廖缅科等划着把他手中仅有的一点兵力派到最需要的地方，又思考着怎样在尚未被察觉的方向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

身为统帅者，叶廖缅科最擅长于打这一类狙击战，三个月的斯大林格勒巷战，使他对这一类作战应付裕如、得心应手，知道什么时候动用预备队，或投入主力，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

当 17 日德军付出惨重代价逼近了阿克赛和梅什科瓦河一带时，叶廖缅科及时地将机械化第 4 军派了上去，就显示了胜敌一筹的谋略。

时间对德军来说显得十分重要。当霍特指挥部队不顾一切向梅什科瓦河

一带挺进时，他没料到在一望无垠的茫茫雪地里，苏机械化第4军正埋伏在溪谷沟壑中严阵以待，行进间的德军遭到了苏军迎头痛击，德军立刻扩散成战斗队形，涌浪般地向苏军发起冲击。

坚守在146.9高地上的反坦克炮第20旅在布勃诺夫上校指挥下，一天内打退了德军7次进攻。17日晨，德军坦克飓风般地射击着席卷而来，隐蔽在战壕里的苏军沉着应战。他们把坦克放到距离100米处，用反坦克枪瞄准炮塔或履带射击。

横冲直撞坦克被击中后化成一团熊熊烈火，后面坦克却依然逼进。有时苏军让德军坦克在掩体上象熨斗一样压过去，等坦克压过掩体一瞬间，早有准备的战士将集束手榴弹或炸药包塞进坦克履带里，然后就地打滚隐蔽起来。行进中的坦克过了掩体后就摇摇晃晃爆炸了。

这么做要冒很大风险，在战士跃出掩体一瞬可能会被枪弹击中。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黄昏时分，第20旅伤亡惨重。

第二天，德军攻克了146.9高地。德军一名少将来到阵地前，眼前的景象使他心惊。四、五十辆被击毁的坦克横七竖八躺在那里，有的坦克发动机还在转动，旁边躺着德军坦克手烧焦的尸体。

他看见一位苏军上士身上已中数弹，他躺下时手里还握着反坦克枪，枪筒冲着被击毁的坦克，整个战场被炮火熏成黑乎乎的一片。

这位德军少将意志受到冲击，他就是德第57军军长基尔希纳。他在向上司霍特将军汇报时哀叹道：“没有新锐兵力投入，部队已无法组织新的进攻。”

17、18、19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三天，也是叶廖缅科最难熬的三天，直到19日黄昏，近卫第2集团军经过180公里的急行军赶来，叶廖缅科才定下心来，危机过去了，他可以挡住德军的进攻。

这时，尽管觉察到了战场形势出现逆转，曼施坦因还是没有放弃救援计划，一方面他敦促元首同意第6集团军突围，一方面命令霍特继续进攻。

突进到梅科什瓦河的霍特军队，离被围的保卢斯军团只剩40公里，然而这时德军已遭到重大伤亡。连日征战部队已呈疲惫之态，而苏近卫第2集团军到来，使苏军阵地坚如磐石。德军已耗尽了它积存的蛮劲，骤然松弛了下来，它再也无法向前跨越一步，由进攻逐渐转入防御。当苏西南方面军击垮了意大利军队，出现在霍特部队的后方时，精疲力竭的德军获悉：他们的归路快要被切断了。

这时，希特勒终于同意保卢斯军团向西南突围，条件是不准放弃斯大林格勒已有的阵地。保卢斯电告曼施坦因：“他的部队缺少粮食、弹药、燃料，坦克只够行驶20公里燃料，无法兼顾两头，既守住阵地又拨出兵力冲出重围，只能呆在包围圈里。”

曼施坦因回天乏术，不得不痛苦地面对现实：“冬季风暴”宣告终结。

3. “早该教训这个德国佬了”

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发现，苏近卫第2集团军司令部正酝酿着重大事情。

接到通知的集团军军长们一走近上察里津斯科附近的一所普通农舍，就注意到今天站岗的卫兵精神格外振奋，司令部参谋们也显得神情严肃，他们在司令部出出进进，步履匆忙地一晃而过。

这间奇迹般地幸免于战火的农舍临时成了集团军指挥所，在农舍一面墙上钉着一张地图，上面布满了各种箭头和线条。司令员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中将正坐在地图前的桌子旁，面对门口，见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宣布开会。

马利诺夫斯基情绪很好，一开口就使会场气氛活跃起来：“同志们，总参谋部已批准了我们反攻计划，明晨（24日）10时我们要转入进攻了。”

与会者悄悄议论开了：“让我们收拾一下这位曼施坦因元帅吧。”

“早该教训教训这个德国佬了。”

马利诺夫斯基没有阻止大家，几小时前他在方面军司令部听到这一消息也差点失态。叶廖缅科郑重地对他说：“在科捷利尼科沃方向，形势已朝着对我有利方向发展。友军在顿河中游给意大利人狠狠一击，曼施坦因快沉不住气了。”临别时他拉着马利诺夫斯基的手，叮嘱到：“我等着你们好消息。”

想到这，马利诺夫斯基转身对集团军参谋长比留佐夫说：“怎么样，你看这次进攻有什么困难。”

比留佐夫站起身，拿着指挥棒面对地图扼要地阐述了这次作战计划：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要求，在科捷利尼科沃方向进行一次围歼霍特集团的战役，华西列夫斯基和叶廖缅科命令，近卫第2集团军担任战役主攻任务，第51集团军在侧翼配合作战，作战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近卫第2集团军4个军在第51集团军2个军的协同下，将德军挤压至阿克赛河，消灭德军坦克17师，23师，并顺利渡河。

第二阶段：从右面突击科捷利尼科沃，同时从西面和西南面将科捷利尼科沃德军围歼。

比留佐夫报告完后，马利诺夫斯基充满激情地作了一番动员，在结束时他要求大家对一下时间：“现在是23日晚上10时，再过12个小时，进攻就要开始了。同志们，快回去最后检查一下，我相信，这一回曼施坦因逃不了啦。”

直到最后一刻，曼施坦因还在期待着奇迹发生。他几次三番与保卢斯联系要求他向西南突围，为此他还派集团军群情报处长飞临包围圈内与保卢斯磋商。

艾斯曼少校作为曼施坦因的全权代表与保卢斯、施密特通报了突围计划。

施密特和艾斯曼一直是好朋友，此刻他就征询艾斯曼意见：“在当前困境下，如果是你该怎样决断？”

艾斯曼毫不犹豫地说：“我会全力以赴向西南突围。”

“燃料不够怕行不通吧。”施密特说。

艾斯曼回答：“一定要试试，利用高炮平射突围，用人把高炮拖过草原，弹药也用人扛。”

施密特说：“难啊，在开阔的冬季草原行走数十公里才能列达顿河，何况敌人前堵后追，我们没有重武器和燃料，肯定会重蹈当年拿破仑的覆辙。”

艾斯曼无言以对。

保卢斯将军听着两人谈话，他最后下了决心。突围是一次巨大赌博，成功了固然使第6集团军获救，但如果军队陷在半途中，而霍特的装甲部队又无力前行，那第6军团命运就不堪设想。不如坚守在“刺猬”阵地，等待时机。

当苏近卫第2集团军发起反攻时，曼施坦因感到：第6集团军已彻底完蛋了，最后的一次突围机会被保卢斯葬送了。

发起进攻的第一天早晨，草原上正刮着暴风雪，狂风怒吼，大雪掩埋了道路。

叶廖缅科在指挥所得知，风雪迷茫，不利于部队进攻时，他的心猛地一颤，看了下手表，离炮火准备时间还有一小时。

“敌人在大雪中也会不自在的”，叶廖缅科对前线的指挥官说。

奇迹出现了，一小时内风雪停了。10时整，几百门火炮、迫击炮齐鸣，烈火和钢铁向德军防线倾泻。

交战开始了。在苏军进攻面前，德军防线开始溃退。德军机枪打完了最后几梭子弹后，哑然无声，敌炮兵阵地上的炮手也逃之夭夭。

德军开始后撤。撤退中德军飞机起了很大作用。“容克”飞机密集地向苏阵地轰炸，尔后在坦克掩护下逐渐后撤。一路上，德国人烧毁了阿克赛河上的各种桥梁，在浅滩和岸边敷设地雷，敌主力逐渐向科捷利尼科沃地域靠拢。

霍特中将怀着莫大耻辱撤离上库姆斯克、梅什科瓦河一带。

他在接到撤退命令当天，向曼施坦因司令官提出异议。他内心的强烈愿望是要冲进合围圈与第6集团军会合。

他与第6集团军有着深厚的感情。想起7月末他奉命率师南下，配合第6集团军攻打斯大林格勒，与保卢斯一样，把它看成是立功授勋的良机。岂料4个多月来，战斗越来越残酷，11月中旬苏军反攻，竟使他蒙受了战败耻辱。

霍特咽不下这口气。当曼施坦因召集他为保卢斯解围时，他二话没说，一路上冲锋陷阵，心想无论如何要把重围中的德军解救出来。

结果，他尽了最大努力，还是功亏一篑。

他觉得这是军人的耻辱，为了这次解围，他的军团又损失了万把人，他感到回去无法向死去士兵的亲属交待。不如与保卢斯一起效死沙场。

然而，前线的德军开始溃退了，战况的发展，使霍特终于明白再不撤退就要全军覆没了。

马利诺夫斯基将军的进攻，只是一场大规模攻势的前奏。

进攻第4天，近卫第2集团军坦克第7军已从北面威逼科捷利尼科沃城，守城的德军殊死抵抗。28日，苏军攻占科捷利尼科沃西南一机场。负隅顽抗的德军见大势已去，弃城而去，霍特部队残部向罗斯托夫退却。

战斗意外的顺利。科捷利尼科沃被攻克后，盘踞在托尔莫辛地区的德军孤立了起来。马利诺夫斯基转换方向，向托尔莫辛进军。

托尔莫辛是德军的重要基地，它不仅供应奇尔斯卡亚德军的粮食和弹药，而且也直接威胁着苏军交通线，离被围保卢斯军团距离40多公里。过去苏德双方在这一带集结重兵，战斗呈僵持局面，现在科捷利尼沃丢失后，托尔莫辛德军三面被围。

12月30日日终，决定性的时刻到了。近卫第2集团军在炮火掩护下发起进攻。黄昏的寂静被成百上千人强劲而猛烈的“乌拉”声打破。连成一片的苏军波浪般地冲向敌阵。枪炮齐鸣，杀声四起。战壕里传来了刺刀撞击声和德军哀嚎声。他们还没来得及从这猛烈袭来的狂澜中清醒过来，就成百成千地倒下，幸存下来的只得乖乖地举起双手。

31日，托尔莫辛被攻占了。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在除夕之夜整夜没合眼。他兴奋异常。曼施坦因的解围企图破产了。叶廖缅科的部队现在已推进到上鲁别日内——托尔莫辛——茹科夫斯基——科米萨罗夫斯基——格鲁博基一带。在科捷利尼科沃战役中，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被全歼，霍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遭到重创，“顿河”集团军群残部已逃至马奇河，远离斯大林格勒城。

这一夜使斯大林难以入眠的好消息接踵而来。“小土星”作战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西南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在歼灭了意大利军团后，从12月下旬起又直插德军后方。尤其是巴达诺夫指挥的坦克第24军进展神速，5天内推进200多公里，如一把尖刀插进德军重镇塔钦斯卡亚。机场上停留着300多架飞机还未起飞就被苏军缴获了。德军已惊慌失措，希特勒不断派兵增援，但兵败如山倒。到12月31日，苏西南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已向纵深推进200多公里，挺进到新卡利特瓦——威索奇诺夫——别洛沃茨克——伊列英卡——切尔内什科夫斯基一线，解放了1246个居民点。全歼意大利5个师、3个旅、击溃6个师，德军4个步兵师和2个坦克师遭到重创。苏军俘虏敌军官兵60,000余人，缴获飞机368架、坦克176辆、火炮1927门。斯大林想，希特勒已无力恢复伏尔加河战线了。歼灭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俾卢斯军团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斯大林再也睡不着了，他起身来到窗前。窗外星光满天，皎洁的月色倾泻在莫斯科冰封的大街上，城内不时传来对空扫射的枪弹声。斯大林笑了，他明白这是战时莫斯科人迎接新年的特殊方式。1943年马上就要来临了，他喃喃自语道：这真是一个美妙的夜晚。

第十二章 末日来临

1. 运筹帷幄

1942年12月31日午夜，阿道夫·希特勒在党务秘书马丁·鲍曼陪同下，坐在“狼穴”的暗室里，等候新年的降临。

暗堡呈现死一般的寂静。没有鲜花，没有香槟，也没有往年惯有的喧闹。除夕的午后，将军们已三三两两悄悄地离开“狼穴”，回家团聚去了，连形影不离的女秘书也难觅芳踪。几天前，有人提议举行一次小规模的新年茶话会，希特勒摇头婉拒了。东线濒临崩溃的局势，使他没有雅兴欢度节日。

晚饭后，希特勒把自己关在一间密室里，除了忠实的马丁·鲍曼，还有那条法国名犬“贝尔”趴在他脚旁。

谁也没说话，接连数小时，希特勒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姿势，茫然的、毫无表情的脸上，只有一双眼睛偶而眨一下，发着幽幽的光。

12月27日，希特勒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上，戈林为空军空运遭到惨败百般辩解；曼施坦因则打来电报指责意大利人溃退使他被迫停止“冬季风暴”；而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则三番五次劝说希特勒撤军。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理由。他认为任何一个神智清醒的军人都可以看出，曼施坦因的救援行动已彻底失败。现在不仅仅要考虑斯大林格勒城下被围的保卢斯的命运，更要关注整个战局面临的危机。苏军向罗斯托夫进军，使北高加索的德军处境危险。他强烈要求希特勒同意克莱施特后撤，警告说：“如果你现在不下令从高加索撤兵，就会出现第二个斯大林格勒。”

希特勒被说得心烦意乱，在蔡茨勒一再催促下，犹豫了半天，说：“好吧，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会后，希特勒立即反悔了，他打电话给大本营附近的参谋总部：“关于从高加索撤军的事——先等一下，我们再谈谈。”

蔡茨勒回答：“太晚了，命令已发出了。”

希特勒被噎了一下，气恼地把听筒放回原处。

希特勒是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尽管德军防线已千疮百孔，他还想着进攻。他规定A集团军群从高加索撤退时不可后撤太多，还要不时突击苏军；顿河集团军群要为解救第6军团创造条件，某些关键地段，无论如何要死守；保卢斯军团仍然留在斯大林格勒，等候来年春天德军卷土重来。

昏暗的灯光把希特勒佝偻的身躯投射在墙上。天渐渐发亮，马丁·鲍曼早就趴在桌上睡着了，脚下的爱犬变得烦躁不安，它在室内太久了，想去户外活动一下。

希特勒仍然纹丝不动坐看，他头痛欲裂，眩晕症又犯了眼下正是隆冬，暗堡外飘起了雪花，天地间白茫茫一片。他叫醒鲍曼，让他牵狗去户外溜达，他自己把门窗关得紧紧的。经过一夜苦思冥想，他终于拿定主意：眼下最要紧的是给保卢斯鼓劲、打气。

新年前夕，斯大林在莫斯科召开军事会议，审议歼灭合围圈中保卢斯军团的“指环”作战计划。

“指环”作战在11月底就开始筹备了，后因曼施坦因刮起的“冬季风暴”而被迫推迟。12月底，苏军击退了曼施坦因进攻，苏西南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在顿河中游又重创了意大利军团，这样斯城下的德国第6集团军已无被解救

的一丝希望，成了瓮中之鳖。

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厅里苏军高级将领济济一堂。出席会议的有叶廖缅科、罗科索夫斯基、瓦图京以及炮兵上将沃罗诺夫，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最高副统帅朱可夫。

“指环”作战任务主要由顿河方面军承担，为此苏最高统帅部将原属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 62、64、57 集团军也划归顿河方面军。今天的会议首先听取罗科索夫斯基汇报。

罗科索夫斯基中将身材魁梧，淡蓝色的眼睛习惯性地眯缝着，闪着机智的光芒。这时他站在会场前方，压抑着内心激动，对斯大林格勒的作战态势及被围德军动向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

“……侦察结果证明了我们的判断，第一，保卢斯的军队虽然已穷途末路，面临着粮食、弹药和燃料的不足，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会主张放下武器投降。第二，被围德军兵力还有 20 多万，他们盘踞在 170 公里的地盘负隅顽抗。这一带多为丘陵地形，有许多断崖陡岸的小山谷，居民点星罗棋布，易守难攻。下面我着重谈一下我军的对策。”

罗科索夫斯基才思敏捷，他没有看桌上摊开的地图，敌我双方兵力部署、态势和走向，他早已研究透彻；说起来滔滔不绝，语气中流露着一种强烈的自信：

“这个计划是由大本营副代表沃罗诺夫同志帮助我们制订的，同时听取了集团军司令员的想法。我军的防线是：在市内沿河区由第 12 集团军防守，北面是第 66 集团军防区，与崔可夫第 62 集团军相隔 5 公里，接着是第 24 集团军防区。西部地段由第 65 和 21 集团军共同防守；南部是第 57 和 64 集团军。我军从四面八方把保卢斯军队围得水泄不通。

“再看德军，其阵地呈鸡蛋形，几十万人缩成一团，攻北南救、攻南北援，能从四面机动兵力，其核心在卡尔波大卡、马里诺夫卡、德米特里耶夫一带。

“我军的主要突击方向应放在哪里呢？从北面突击，不行。保卢斯早在 8 月份就从此地突向伏尔加河，那里工事坚固，防守严密。南面也只能作配合性的辅助突击。我们计划从西面沿韦尔佳奇、大罗索什卡、古姆拉克、戈罗季谢一带，从第 65 和 21 集团军的相邻翼侧实施猛攻。”

罗科索夫斯基说完，大家都沉浸在思索中。

斯大林吸着烟斗，注视着大家：“5 个月的血战，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终于迎来了总攻。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华西列夫斯基，你对计划有什么意见？”

“我看不错。敌人现在已龟缩一团，如果只从一个方向或从外面零打碎敲，既费时伤亡又大。顿河方面提出中间突破，大胆穿插，把围困中的德军切割成一股股，使他们群龙无首，迅速瓦解”。

斯大林回头看朱可夫：“你有什么建议吗？”

朱可夫道：“总的设想不错，只是我担心主要突击力量是否是以撕开敌人防线，还有主攻和助攻如何配合？”

“对，敌人阵地已经过几个月的苦心经营，虽已面临绝境，但狗急跳墙，垂死之敌不好对付噢。”

会场气氛活跃起来，大家各抒己见，出谋献策。

最后，斯大林集思广益，对“指环”作战作了重大修改，以命令形式下

发给顿河方面军：

“你们提交的‘指环’计划的主要缺点是：主要突击和辅助突击方向不够集中。两股突击力量不可能会师，以致使人感到战役胜利的把握不大。

按照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意见，战役第一阶段，你们的任务是分割和消灭克拉夫措夫、已布尔金、马里诺夫卡、卡尔波夫卡地区内被围敌军的西部集团，使我军的主要突击从德米特里耶夫卡、一号农场和巴布尔金地区转向南方的卡尔波夫斯卡亚车站地区，而第57集团军的辅助突击从克拉夫措夫、斯克利亚罗夫地区接应主要突击，这样两支突击力量应在卡尔波夫斯卡亚车站地区会师。

与此同时，应该组织第66集团军经奥尔洛夫卡向‘红十月’居民区方向实施突击。第62集团军也实施突击，为了接应他们的突击，以使两军会合，这样便可将工厂区的敌人同敌主要集团拦腰切断。

在总结第一阶段战果的基础上，请于1月9日前将战役第二阶段的计划经总参谋部呈报上来。

N·斯大林

T·朱可夫”

沃罗诺夫和罗科索夫斯基接到大本营命令后，立刻修改了计划，1月4日，计划被批准。

最终确定的方案是苏军由西向东突击，支解被围德军，消灭包围圈西南突击部德军为战役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苏军继续分割被围德军，将其各个击破。

“指环”作战定于1月10日开始。

为避免不必要流血，炮兵司令沃罗诺夫上将和顿河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中将在进攻前2天向保卢斯发出最后通牒：

“围困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德军第6集团军保卢斯上将并副司令官：

德军第6集团军，坦克第4集团军各兵团及其配属的加强部队从1942年11月23日起，已陷入完全包围之中。

红军已把你们围得水泄不通。从南和西南面挽救你们的曼施坦因集团已被击溃，其残部正向罗斯托夫撤退。给你们运送少量食品、弹药的德军航空兵也遭到苏军猛烈炮兵袭击，已无法完成空运任务。

你们被围部队忍受着饥饿、疾病和严寒折磨。作为司令官，你非常清楚，突围已不可能，抵抗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投降，才是出路。

……

倘若你们拒不投降，我们红军和红军空军将全歼你们，一切后果由你们承担，特此警告。

红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

炮兵上将 沃罗诺夫

顿河方面军司令 罗科索夫斯基中将”

1月8日清晨，顿河方面军司令部参谋斯梅斯洛夫少校作为军使，在翻译佳特连科大尉协同下，穿越德军阵地，将最后通牒交给了前沿德军军官，让他转交保卢斯本人。保卢斯接到苏军最后通牒，立即召集集团军各军军长商议。

四面楚歌中的德军将采取什么对策呢？

2. 困兽犹斗

古姆拉克，德第6集团军司令部。

六神无主的保卢斯在办公室不停地走来走去，此刻他就象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猛兽，头脑乱纷纷的，昔日矜持自信、坚定沉着风度已荡然无存。

从7月中旬攻打斯大林格勒，至今不过半年光景，竟落到如此下场，是他始料未及的。

当初他挥师攻城，决没有想到斯大林格勒是一只大陷阱，几十万的兵马竟然都消失在那残破不全的建筑物和废墟瓦砾之中。等到10月，部队已呈疲惫之态，预备队也抽空了。竟然还利令智昏地一再攻城，结果给苏军以可乘之机。11月中旬，苏军反攻开始后，又没有及时洞察苏军意图，延误战机，等醒悟过来已落入合围圈中。

至于被迫坚守在斯大林格勒，筑成环形攻势，从兵力调度到作战指挥，保卢斯认为那都是无可指责的。怪只怪过于轻信戈林的保证，说什么一天最低限度供应500吨物资。可自从11月19日空运以来，不是天气恶劣，飞机无法起飞，就是苏军炮火太猛损失巨大。每天空运量最多不超过300吨，一般都在50—60吨维持着。随着包围圈越缩越小，德国飞机到斯大林格勒的飞行距离也越来越远，一旦飞行停止，就意味着第6集团军的灭亡，到时该怎么办呢？

保卢斯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出路，不由得长叹一声，早知如此，不如听从曼施坦因建议从西南突围，不过这谁又说得准呢？

突围他不是没想过。可部队缺少燃料、弹药、粮食，坦克只够行驶几十公里，冲出苏军包围圈，还要在茫茫草原上行军100多公里，才能到达顿河，这无异于加速灭亡。就是突出去，与元首命令相违背，不被撤职查办才怪呢？

看来，失败已成定局了。

这时参谋长施密特少将走进屋里，他铁青着脸，手里拿着一张纸。

保卢斯接过一看，倒抽一口冷气，隔了半晌才回过神来：“通知各军军长马上到总部开会。”

步兵51军第79师工兵营营长韦尔茨从他的同乡师作战科长那获悉军长被紧急召见去开会时，就立刻猜到总部的这次会关系重大，说不定与早晨苏军飞机散发的传单有关。

今天清晨，韦尔茨忍着饥饿去查哨。此时，天空中传来飞机引擎声。那是苏军飞机，他立刻卧倒。那飞机转了几圈后飞走了。他觉得奇怪，突然发觉空中有无数张纸片在迎风飘，四下飘散。快落到地面上时，韦尔茨注意到那些纸片红、绿、黄、蓝各种颜色都有，他拾起落在脚边的一张彩纸，啊，原来是苏军传单，最后通牒，他惊恐地看看四周，见没人发现，就悄悄地把那张传单塞进怀里。

10月初，韦尔茨大尉率工兵营调到斯大林格勒攻打“红十月”工厂时，他是一个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纳粹分子，他是元首所喜欢的那一类理想的军人。进攻受挫后，他对胜利还充满信心，就是被苏军包围的最初几周，他虽然意识到局势严重，但仍然十分镇定。他指挥士兵修筑工事，向大家鼓劲道：“别泄气，元首一定会拯救我们。”他相信希特勒会用更大的包围圈来包围苏军，变“形式上的失败为辉煌的胜利”。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12月中旬，“曼施坦因要来了”就象口令瞬时传遍军营，包围圈中的德军士兵如盼救星般翘首期待着，反复念叨着曼施坦因拍

给第6集团军的电文：“请坚守住！我们马上去拯救你们！”然而，援兵没来，曼施坦因又退向了罗斯托夫。

德军中弥漫着沮丧失望的情绪，韦尔茨也开始消沉起来。看地图时，他发现集团军主要基地塔钦斯卡亚已成了战场。军火库被炸，飞机被缴获，他血管里的血都快凝住了。

这时他才预感到要失败了。集团军已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各分队弹药和粮食补给实际上已停止供应。每天每人只发100克面包片。大家饿得眼冒金星，开始杀马、杀狗、捉猫、吃树皮草根，凡是能产生热量的物品都往肚里塞。可还是不解决问题，身边的人一个个快饿死了。

每天夜里，韦尔茨和士兵们一起围坐在土屋里，倾听着空中飞机的引擎声，猜想这一回该有多少德军飞机飞来，真想饱饱吃一顿，可每一次都落空了。

圣诞那天，营里士兵一早就盼望着圣诞礼物。到了黄昏时，屋门口有人喊道：“快来呀，元首送圣诞礼物来啦。”大家一听，立刻拥了过去。可打开箱子一瞧，是不能充饥的贺卡。要在过去韦尔茨看到这些有元首亲笔签署的精致的贺卡会奉为宝贝，可这会儿他连一点兴致都没有。晚上，躺在屋子角落里，又冷又饿，他把那张精美的贺卡撕成碎片，一行眼泪流了下来。

在斯大林格勒西边几里的皮特姆尼克机场，一架Tu—290运输机刚起飞就突然失去平衡翻转过来，在跑道尽头烧了起来。一架He—177式飞机在空中盘旋。德军坦克14军军长胡贝中将的脸紧贴着舷窗，心情紧张地注视着跑道，他看见下面德国人在激动地挥舞着手臂，这说明皮特姆尼克还未陷落。

飞机着陆了，机场里一片忙乱，士兵们涌了上来卸下各种物质，同时，跑道一边的伤员神情激动地看着这一切，再过几分钟，他们就要被送回国。

胡贝将军走下飞机时，与机长打了招呼，机长喊道：“祝你好运”。一小时后飞机轰鸣着飞走了。

机场乱作一团，堆满了刚卸下的货物，胡贝知道，这些物资集团军是远远不够的。这次回柏林，他代表第6集团军向元首汇报了被围德军困境，如果不是军务在身，他真想找个机会留在柏林。

机场上人来人往，可他竟没有找到一部小车回司令部。他知道这是近来保卢斯司令官发布了一道命令，所有燃料全部归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管理，结果被围德军不仅士兵打火机无法点燃，连堂堂将军的汽车用油也没有保障。

没办法，只能搭一辆邮车回去。

司机是一个20岁的上士，他看看胡贝肩上的牌子，爽快的同意了。

汽车沿着高低不平的道路飞驰，胡贝随车子颠簸左右摇晃着身子，道路上空不时有炮弹呼啸而过，传来了爆炸声。但汽车没有减速，上士对这一切早已司空见惯。

车子却在一交叉口停了下来，上士连招呼都来不及打，跳下车朝路边跑去。

围了一群人。胡贝定神细看，只见人群中躺着一匹倒毙的马，周围的人正用军刀、匕首在死马上割着一块块血淋淋的肉。由于气候寒冷，死马早已僵硬，割起来挺费劲。上士也挤进圈里，用匕首熟练地在马腿上割下一块约四、五磅重的肉，用铁丝串着在篝火上烧烤，这时，他才想起向车上的胡贝将军打招呼，他抱歉地对他笑着，让他下来一起聚餐。

看得出周围的士兵早饿坏了，大概有几天没好好进食了，没等篝火上的冻马肉烤熟，就一个个把半生不熟的冻肉往嘴里塞，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好象正吃着山珍海味，胡贝觉得一阵恶心，国内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战场上德军会吃血淋淋的冻马肉，只有在远古蛮荒时代，人类祖先才如此进食。他感到悲哀，怎么能指望这些饥饿的士兵打仗呢？

然而，元首命令是不能违抗的，这次他是带着元首嘱托返回包围圈的。

上士大嚼了一顿马肉后，回到车上情绪高涨起来，边开车边哼着小调，对胡贝说：只要天天有这么一餐马肉吃，在包围圈里坚持几年都不成问题，胡贝无言以对，默默地看着车外。

一月的白昼越来越短了，下午3点刚过，天色就变得昏暗了。总算到了古姆拉克。在苍茫暮色中，胡贝心思重重走进第6集团军指挥所。

他到的正是时候。他走进会议室，会议才开始不久。参谋长施密特将军把苏军最后通牒一事作了通报。与会者正议论纷纷，胡贝的到来，带来了元首的指示。

保卢斯接过胡贝郑重其事递来的文件，只看了一眼，就恭敬地立正宣读起来，各军军长也垂手倾听着。

元首第2号命令补充件

1. 为解救第6集团军，将于2月中，在哈尔科夫东南地域将集结由坦克兵团组成的重兵集团。

为此，从西面正在迅速调遣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帝国’和“Totenkopf”3个师，及‘中央’集团军群的‘伟大的日耳曼’师。与此同时，还将在基辅以南地域集结3个从西面撤下来的步兵师。他们将在快速集群后面，从这里沿铁路开往前线。

2. 定下决心：根据天气情况，从2月中大约在顿河以南向斯大林格勒方向发动进攻，目的是解救第6集团军。此项任务将由坦克集群和从‘A’集团军群和‘顿河’集团军群调来的其它快速兵团执行。

3. ‘顿河’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应为快速集群创立和保障投入战斗所需的最好条件。

阿道夫·希特勒”

如一群垂死病人注射了一剂强心针，元首的新保证使在场军官精神重又振作起来，一个个变得慨慷激昂。

“我们决不投降！”

“为了帝国荣誉，为了元首，也要战斗到底。”

“好”，保卢斯也情绪亢奋地喊道：“几小时前，我们将苏军最后通牒向大本营作了汇报。现在答复刚刚收到，全文如下：‘不许投降，集团军每坚守一天，对整个前线都是一个支援，可牵制苏军几个师的兵力’。我命令，立刻将大本营来电，通过无线电晓谕全军。第6集团军全体同仁，一定要振奋精神，为军人的荣誉而战，为第三帝国而战。”

在一阵赌咒发誓般的喧闹声中，军官们各自散去。

3. 摧枯拉朽

1月10日晨，离总攻还有一小时。

最高统帅部代表沃罗诺夫上将、顿河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来到第 65 集团军指挥所。担任主攻的第 65 集团军司令员巴托夫将军已好几次看表了，他觉得时间凝固了。

罗科索夫斯基理解巴托夫心情，这会儿身经百战的 he 手心上也微微出汗了，他的目光紧紧盯着桌上的作战图。主要突击方向：“马利诺夫斯基突击部，由第 65 集团军主攻，第 21、24 集团军助攻。在齐边科以南，第 64、57 集团军向巴萨尔基诺、新罗加哥克会让站发起攻击；而第 66、62 集团军则从叶尔佐夫卡西南地区向戈罗季谢发动进攻。

三箭齐发，能否穿透面前龟缩一团、状如刺猬的德军阵地？

罗科索夫斯基把目光投向观察所外。

湛蓝的天空下，皑皑白雪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光芒。65 集团军集结在那一片树林中，那里没有枪炮声、也没有鸟飞禽鸣，呈现一种特有的宁静。

罗科索夫斯基知道，那里潜伏着一排排望不到尽头的炮兵阵地。为这次进攻，他调给第 65 集团军 25 个加强炮团、8 个近卫迫击炮团和 4 个重炮旅，在部队突击正面，大炮密度达到每公里 338 门，这在 1942 年的战场上是少有的。他回过头，正好与沃罗诺夫眼光相遇，两人相视一笑，心有默契地等待着。

巴托夫中将再一次看表，秒针指向 8 时零 5 分。

“为了祖国”，巴托夫雄浑的声音通过电话传遍前沿，大地被数千门大炮雷鸣般的轰击震得颤抖。炮击闪射汇成的橙红的弹幕，在空中织成一片蔚为壮观的奇景。敌军前沿霎时浓烟滚滚，遮天蔽日。硝烟里，空中的太阳也变成灰蒙蒙的。

9 时，炮火向德军阵地纵深延伸。田野里响起成千上万人震天动地的“乌拉”声，步兵开始冲锋。

指挥所电话铃不停地响着。

德军第一道堑壕已被攻占，战斗正向纵深发展。

日终前，第 65 集团军已深深楔入敌防御阵地 1.5 至 4.5 公里，其它集团军也突破了德军主要地带的防御。

11 日、12 日两天，苏军继续扩大战果，第 65、21 集团军已前出至罗索什卡河西岸和卡尔波夫卡一带。在南部作战的第 57、64 集团军，虽遭到德军疯狂反扑，但亦进抵卡拉瓦特卡山谷和切尔夫连纳亚河南岸。皮托姆尼克机场已陷入了苏军围困之中。

在莫斯科，斯大林用满意的目光看着桌上红蓝线不断变化的地图，他吩咐工作人员准备庆功用的演说词、嘉奖令，他要大范围地嘉奖和晋级作战有功者。

德军第 6 集团军司令部乱成一团。

10 日早晨越来越猛烈的炮声使司令部的人惊恐不安，这意味着苏军的总攻开始了。保卢斯明白他的部队无法抵挡这样猛烈的攻势。但他仍然强作镇静，命令集团军全体官兵在战斗中用他们血肉之躯去阻挡正滚滚而来的苏制坦克。

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

12 日午后，保卢斯办公室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报告司令，皮托姆尼克机场附近出现苏军。”

“什么？”保卢斯一急，话都说不全了，他知道这个机场是集团军的命

根子，无论如何不能失去机场：“赶快给我守住，援兵立刻就到。”

放下电话，保卢斯在地图前犹豫再三，已答应派兵救援，但部队在哪里呢？预备队早已没有了，现在各个防线都吃紧，抽哪都不行。再说，部队缺弹药、燃料，怎么去增援？大炮不能肩扛，坦克又开不了。士兵也早已饿得半死不活，让他们拿着轻武器上阵，岂不是送死？

气急败坏的保卢斯，绝望中只能向大本营发报：

“陆军总参谋长即呈元首：

苏军主力从西、北、南三面冲破了第6集团军的防线，矛头指向卡尔波夫卡和皮托姆尼克。步兵第44师和第76师遭到严重损伤。机械化第29师仅有一部分有战斗力的部队。恢复态势没有任何希望。德米特里耶夫卡、齐边科和拉科季诺被放弃了。”

报告最后向大本营请示该怎么办？

答复很快从东普鲁士传来，没有提供任何援助和措施，却一味指责、训斥：

“第6集团军司令：

无论如何也要保住齐边科、卡尔波夫卡、罗索什卡。竭尽全力保住皮托姆尼克，下让俄国人占领。要想设法夺回齐边科。集团军司令官要上报采取反攻的措施，并要讲清楚，是在什么情况下，未经陆军参谋总部允许，放弃齐边科的。”

保卢斯按到这份荒谬的电文，气得当场骂开了。他本是一个谨慎、谦虚、注意谈吐和风度的人，但在陷入包围圈数月后，早已变得一反常态，动不动就骂人。这些陆军总部的混蛋、白痴，难道我愿意丢失阵地，要人没人，要粮没粮，这仗怎么打。

保卢斯发泄了一通，骂累了又重新拿起电文，这时他发现电文中每一个字都透露着杀机，他仿佛看到元首正暴跳如雷地训斥着。他把作战参谋叫来：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阵地。凡丢失的阵地都要想办法夺回来。”

保卢斯命令等于一纸空文。德军阵地除陆续丢失外，已没能力再夺回来，第6集团军已逃不脱覆灭的命运。

德军士兵比保卢斯更深切体验到灾难降临，阵地上一片惊慌。12日，皮托姆尼克机场附近出现了几辆红军坦克，引来了一场混乱。“俄国人来啦”的消息不胫而走，德军从帐篷里、壕沟里、各个角落里一齐向外跑，伤员们拄着棍棒，在寒风中一瘸一瘸地向市中心走去。不少人在途中倒下了，但谁也没去搭理，几小时后都成了僵硬的尸体。一群人涌向机场跑道附近停驶的一辆汽车，大家你挤我拥，连汽车两侧挡泥板、脚踏板和前边的散热器盖上都挤满了人。汽车开动时，因超负荷行驶差一点翻转下来。

眨眼间，机场里能走的都走了，留下重伤号在寒风中哀叫着：“谁能来救救我呀！”

情况很快弄清了，那天苏军只是侦察一下，并没有进攻，但在混乱中不少人被踩死了。

一场虚惊，德国人松了一口气，陆陆续续返回机场。但是，仅仅过了48小时，返回来的德国人都当了俘虏。

苏军的进攻也遇到过德军的抵抗。

13日，苏近卫第15师第44团在向切尔夫连纳亚河东岸的德军进攻时，遭到德军顽强阻击。德军依据岸边陡峭地形，用机枪疯狂扫射苏军前进通道。

第2营奥西波夫中尉和别雷赫少尉身先士卒，抢在全排面前把一捆手榴弹缚在腰上，匍匐着向敌火力点爬去。全排战士用机枪扫射掩护着他们。奥西波夫和别雷赫利用河岸边的石块迅速前行，一个侧身滚分别来到德军2个火力点前沿，举起手榴弹扔了过去，敌军机枪哑了，但两人也中弹牺牲了。

苏军战士正要冲锋，德军第三个火力点又喷出凶猛的火焰。机枪手谢尔久科夫勇敢地冲上前去，迅捷地扔去两捆手弹，硝烟四起。但敌机枪架在两块巨石凹处，仍肆无忌惮地扫射着。不能再犹豫了，英勇的壮士谢尔久科夫起身扑向敌机枪，用身负重伤的身体堵住了正吞噬战友生命的机枪眼。苏军趁此发起冲锋，把暗堡中的德军一个个射死。“为谢尔久科夫报仇”，烈士用生命谱写了一首不朽的壮歌。

50多年后，笔者初次接触到谢尔久科夫的材料时，第一个反应就是“黄继光式英雄”。不，应该说黄继光是“谢尔久科夫式”的战士，勾起了我探寻这位英雄的浓厚兴趣。翻遍国内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史料，我不由得深深失望了。在许多苏联人写的斯大林格勒会战史中，并没有谢尔久科夫的名字，只在一本《200天大血战》中见到了他的事迹，但文字简单如同上述。我失望了，但后来仔细一想又释然了，发生在50多年前的这场血的厮杀、血的拼搏、血的鏖战中，涌现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实在不用去追述每个烈士的姓名和生平，斯大林格勒的每寸土地、每堆瓦砾、每条街道，都谱写着一首首血的史诗、血的壮歌，他们的精神将永远镌刻在我们每个生者的心中。

德军溃败已难以阻挡了。苏军占领了大罗索什卡、巴布尔金和阿列克谢耶夫斯基一线，占领了皮托姆尼克机场，溃败的德军丢下了毁坏的大炮、坦克、汽车，还有许多掠夺来的货物。在德军占领的地方，他们把商店和住宅都洗劫一空，临走时还企图带走这些货物，只是愈益逼近的枪炮声使他们只顾逃命。

保卢斯开始吓唬他的士兵不许投降，在一份命令中他威胁道：

“如果部队停止抵抗，我们将受到什么样的威胁；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是被敌人子弹击毙，就是在西伯利亚可耻的俘虏营中饿死、冻死或者被折磨死。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谁要是投降，谁将永远看不见自己的亲人。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在严寒和饥饿中打尽最后一颗子弹，战斗到最后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用不了多久，这位司令官就主动当了俘虏，并没有履行他自己下达的命令。

4. 垂死的哀号

从苏军总攻的那一刻起，保卢斯就明白他的部队已无法在伏尔加河上继续战斗了。德军在夏季取得胜利的那些条件，无论是战术、心理条件，还是武装装备或气象条件都已不复存在了。

但他还存着一丝侥幸，他期望他的部队能尽量拖到2月，等到元首援兵到来。

然而，七天来，他的希望终于渐渐熄灭了。

苏军进攻越来越猛，包围圈也越收越紧。

大罗索什卡丢了。

齐边科丢了。

卡尔被夫卡丢了。

皮托姆尼克机场也丢了。

德军不战自溃，七天来，德军袋形阵地已缩小一半，保卢斯感到大难临头了。

第6集团军司令部被迫从古姆拉克撤往斯大林格勒城内，他的部下又开始烧毁公文，然后分乘几辆幸存的汽车出发了。一路上，看见一群群饿得面黄肌瘦的德军士兵和伤员，他们象幽灵一样缓慢地往前移动，苏军坦克正在逼近，保卢斯明白这些人不是倒毙在途中就是被苏军俘虏，但他现在已自顾不暇，只能带着司令部随员逃窜。这一次保卢斯对他的下属已没有任何怜悯，因为他明白他也逃不远，最终等待他的仍然是西伯利亚的战俘营。

皮托姆尼克机场失陷后，德机曾在古姆拉克备用机场着陆，负责空运的德军第27“伯格”轰炸航空团第3大队大队长蒂尔少校，1月19日驾机飞进包围圈，在降落时，他的飞机遭到苏军炮火猛烈袭击，飞机被打坏，机械员被打死，与他同来的6架飞机都已葬身在弹雨里。大难不死的蒂尔在第6集团军司令部强调了空运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飞机已无法着陆了”。

“飞机不着陆”，保卢斯心绪愁苦地说：“就宣判第6集团军死亡。当士兵们向我伸出手，乞求道，‘阁下，给我一片面包吧’我身为集团军司令，该如何回答呢？当初空军为什么担保空运没问题，当时还有突围可能，现在什么都晚了。”

保卢斯眼里流出了眼泪，他继续说：“我是一个将要死的人了，好象在另一个世界说话，我这个要死的人对战争已不关心了。”

愤怒与绝望感动了蒂尔，但他也无能为力，只能将空运物资从空中直接投向包围圈内，大量的面包和弹药都送给了苏军。

已经意识到抵抗毫无意义的保卢斯，生的欲望使他再一次向大本营发出请求：

“粮食、燃料和弹药发生了灾难性的困难，部队战斗力急速下降，16,000名伤员得不到任何护理，精神崩溃已在士兵中产生。我再次请求给予行动自由。趁现在还有继续战斗的可能，就继续抵抗下去，如果没有可能，就停止不可能再进行的战斗。

保卢斯1月20日。”

然而，希特勒没有丝毫怜悯之心，他给保卢斯回电：

“不许投降。部队要执行自己的历史任务，抵抗到最后一刻，以便促进在罗斯托夫及其北面建立起新的战线，以及高加索集团军群撤出。”

1月22日，当苏军再次建议保卢斯投降被拒绝后，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22公里突击面集结了4100门大炮。炮群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天地间充溢了轰轰烈烈的巨响，瓦砾、铁丝网被掀到空中，德军阵地被轰塌了，罗科索夫斯基从望远镜里看见德军们正惊慌失措地弃阵而逃，高兴地对身旁的沃罗诺夫说：“怪不得斯大林称你们炮兵是战争之神啊。”两人发出一阵畅快的笑声。

4天后，顿河方面军向斯大林报告：“苏军进攻顺利，已向前推进10至15公里。占领了占姆拉克、亚历山大罗夫卡、戈罗季谢等。敌人死伤达10万人，现德寇被包围在不足10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带，并分割成两部分，南部被钳制在市中心，北部被压缩在‘街垒’工厂和拖拉机厂地区。预料几天内，‘指环’作战顺利结束。”

1月24日，保卢斯再次向希特勒请求：

“部队弹尽粮绝，……继续抵抗毫无意义，请即刻允许我们投降。”

远在东普鲁士的希特勒打算让第6集团军为第三帝同殉葬了，第二天，回电来了：

“不许投降！部队应该固守阵地，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粒子弹。”

在元首命令下，德国第6集团军一步步走向坟墓。

保卢斯军队已被分割成南、北两块。城北德军有3个坦克师、1个机械化师和8个步兵师的残部；城南德军只剩下6个步兵师、2个机械化师和1个骑兵师的残部。保卢斯任命步兵第31师师长罗斯凯少将为南部集群司令；第11军军长施特列盖尔将军为北部集群司令。

肃清残敌的战斗打响了，德军士气沮丧，开始成批成批地缴械投降。

1月30日，布尔马科夫上校指挥的摩步第38旅在向“阵亡战士”广场进军中，从一个俘虏口中得知，德第6集团军司令部设在附近一座百货公司的地下室。苏摩步38旅立刻将百货公司大楼包围，并切断了通向德第6军团司令部的所有电话线。

此刻，在昏暗的地下室，保卢斯坐在一张行军床上，神思恍惚。

隔壁电报室，传来了“哒哒哒”的键盘声。

参谋长施密特少将走了过来，交给他一张纸条，轻声对他说：“祝贺你荣升元帅。”并获得了帝国最高勋章——带橡叶的骑士十字勋章。

希特勒用一把德国军人梦寐以求的元帅节杖“行贿”，用它来换取保卢斯的忠诚，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一位德国陆军元帅投降过，现在他把一支手枪塞在保卢斯手里。保卢斯果然“英勇无比”起来，回电称：为了元首和祖国，他将“坚守自己岗位，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希特勒把保卢斯和几十万德军都当作了圣徒和殉难者，为鼓励他们尽快走向圣坛，希特勒对第6集团军采取的最后一次实际行动，是把远程战斗机派到斯大林格勒上空，对濒临死亡的德军一再广播他在国内的演讲：“在这场战斗中，上帝在我们这边。我们不害怕流血，有朝一日，每一块新的土地将为倒下去的人而开满鲜花。我们条顿国家，我们日耳曼民族，一定会胜利。”作为回报，31日上午7点30分，保卢斯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

“我们在掩体里聆听元首的公告。我们向国歌敬礼，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紧接着他补充一句：“俄军就在门外，我们在歼灭，请不要联络，我正在毁坏电台。”电讯中断了，千里之外的元首大本营沉浸在悲伤之中。

事实上，最后关头并没有发生血战。当一群苏军出现在地下室门口时，保卢斯命令下属举起了白旗。

元帅投降了。

两天后，据守在工厂区的德北部集群也放下了武器。

1943年2月2日16时，统帅部代表沃罗诺夫炮兵元帅（1月18日晋升元帅）和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上将（1月15日晋此衔）向最高统帅斯大林发报：

“顿河方面军执行了您的命令，完成了击溃和消灭斯大林格勒方面被围的敌军集团的任务……斯大林格勒城内和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战斗已告终结。”

5. 辉煌的转折

胜利了。

沃罗诺夫、罗科索夫斯基签署完最后一份呈报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战况报告后，顿河方面军指挥所驻地扎瓦雷基诺已一片欢腾。一群群战士用各式各样的武器朝天上射击着，大家叫呀、笑呀，又是拥抱，又是接吻；到处是“胜利啦，胜利啦”的呼喊声，刚刚经历了枪林弹雨的军人们，人人眼眶里竟盈满了泪水。

胜利了。

在“红十月”厂一座毁坏的大楼里，第62集团军司令部也正尽情地为胜利狂欢着，崔可夫神色激动地望着周围一张张幸福的面孔，喃喃自语道：“难道真的结束了。”他望着这座已被夷为平地的城市，到处是一堆堆烧焦的瓦砾和钢铁，这座被大火吞噬的城市上空，眼下静得出奇。

欢庆胜利的人群开始涌上街头，一辆辆炮塔上插着红旗的坦克从四面八方驶向“战士广场”、“巴甫洛夫楼”、“马马耶夫岗”、中央火车站，马达的吼叫、人群的欢呼再也不能把躺在这里的许多战士唤醒了。

崔可夫眼睛湿润了：“6个月，180个白天和黑夜。”

在顿河草原，在伏尔加河畔，雪地里，道路旁停留着被击毁的德国坦克、火炮、汽车，躺着德国兵和罗马尼亚人的尸体。死神和严寒为人们的视觉保留了这幅歼灭敌军的图画。到处是炮火和硝烟留下的痕迹，雪地里不时露出被焚烧过的黑糊糊的土地。一眼望不到头的俘虏队伍在缓慢蠕动着，朝着他们一直想突破的伏尔加河、伏尔加河彼岸走去。此刻，他们蓬乱的胡须上挂着冰碴，头上和肩上裹着毛毯、皮靴以上的大腿上用铁丝缠着破布。许多人脸上生着一块块黧黑的冻疮，挂在腰带上的军用饭盒发出一阵叮叮当当响声，使人联想到囚犯手上的镣铐。曾经想征服世界、不可一世的这支军队，凭着残忍好斗和精良武器，纵横驰骋了大半个欧洲，如今却一步步走向车站、走向西伯利亚的战俘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正举起伏尔加酒向周围的将军们纷纷祝贺着，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伏罗希洛夫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一个个畅怀痛饮。开战以来他们还没有如此痛快淋漓地喝过，餐桌上是珍禽美味，酒杯里斟满了烈性酒、白兰地、威士忌、葡萄酒、香槟，五颜六色，光彩夺目，斯大林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

此时，全世界都在倾听着莫斯科的广播：“今天，2月2日，顿河方面军部队彻底肃清了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北部的敌军的反抗，迫使其放下武器，最后一个抵抗基点被粉碎了。

具有历史意义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我军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

历时180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结束了。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共损失兵力一百五十万，坦克3500辆，火炮12000门，飞机3000架。第6集团军残存的9万人，包括总司令保卢斯元帅和23名将军，都当了俘虏。

从此，苏军由战略防守转入战略进攻，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

从此，德国一步步走向衰亡，斯大林格勒战役也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祝捷电报雪片般飞来。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发来贺信：

“我谨以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名义向斯大林格勒发去此信，以表达我们

对英勇的保卫者的敬意。他们在 1942 年 9 月 13 日至 1943 年 1 月 31 日受围攻期间所表现的坚毅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将永远鼓舞一切自由的人们，他们的光辉的胜利制止了侵略的狂澜，成为同盟国反侵略战争的转折点。”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给斯大林发去贺信，称这是一次惊人的胜利。英国国王赠与斯大林格勒这座英勇的城市一把宝剑，剑上用俄英两种文字刻着“赠给斯大林格勒坚强如钢的公民们，聊表英国人民深厚的敬意——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敬赠。”

柏林处在悲哀中。希特勒听到保卢斯投降消息，暴跳如雷，咒骂他不能为“元首”手身成仁，表面上却假惺惺向全国发表一项公报：

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结束。第 6 集团军在保卢斯元帅的卓越领导下，忠实地履行了他们打到最后一息的誓言，为优势的敌人和不利我军的条件所压倒。”

全国致哀 4 天，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如丧考妣。

红军乘胜追击。

2 月 3 日，会战结束第二天，罗科索夫斯基率领顿河方面军跨上了新的征途。

一个月后，经过休整的近卫第 8 集团军（原苏军 62 集团军），在崔可夫带领下，也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苏军战士在离开这座城市时，都默默地祈祷着：

再见了，伏尔加河！再见了，你这饱经沧桑、受尽战火煎熬的城市！再见了，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战友。

伏尔加河上空一片寂静，斯大林格勒从此远离战争。

